

高祖纪一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讳敬瑭，太原人也。本卫大夫碯、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关辅乱，子孙流泛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与沙陀军都督硃耶氏自灵武入附，宪宗嘉之，隶为河东阴山府裨校，以边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为孝安皇帝，庙号靖祖，陵曰义陵。祖妣秦氏，追谥为孝安元皇后。三代祖郴，早薨，赠左散骑常侍，追尊为孝简皇帝，庙号肃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谥孝简恭皇后。皇祖讳翌，任振武防御使，赠尚书右仆射，追尊孝平皇帝，庙号睿祖，陵曰康陵。祖妣米氏，追谥孝平献皇后。皇考讳绍雍，番字臬捺鸡，善骑射，有经远大略，事后唐武皇及庄宗，累立战功，与周德威相亚，历平、洛二州刺史，薨于任，赠太傅，追尊为孝元皇帝，庙号宪祖，陵曰昌陵。皇妣何氏，追谥孝元懿皇后。

帝即孝元之第二子也，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汾阳里，时有白气充庭，人甚异焉。及长，性沈淡，寡言笑，读兵法，重李牧、周亚夫行事。唐明宗为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爱女。唐庄宗闻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请隶大军，从之。后明宗从庄宗征行，命帝领亲骑，号“三讨军”，倚以心腹。

天祐十二年，庄宗并有河北之地，开府于鄴，梁遣上将刘鄩以兵五万营于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于城下。

庄宗至自甘陵，兵未阵，多为郟所掩。帝领十余骑，横槊深入，东西驰突，无敢当者，卒全部伍而还。庄宗壮之，拊其背曰：“将门出将，言不谬尔。”因颁以器帛，复亲为啖酥，当时以为异恩，由是知名。明年，郟兵阵于莘之西北，明宗从庄宗酣战。久之，尘埃四合，帝与明宗俱陷阵内，帝挺身跃剑，反复转斗，行数十里，逐郟于故元城之东。是日，郟军杀伤过半。

十五年，唐军拔杨刘镇，梁将贺瑰设伏于无石山，明宗为瑰所迫，帝为后殿，破梁军五百余骑，按辔而还。十二月，庄宗与梁军大战于胡柳陂，众号十万。总管周德威将左军，杂以燕人，前锋不利，德威死之。庄宗率步众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敌之锐。明宗独完右广，伏于土山之下，顾谓帝曰：“梁人首获其利，旌旗甚整，何计可以挫之？”帝曰：“腊后寒如此，出手堕指，彼多步众，易进难退，莫若啜糲饮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势不等，一击而破，期在必胜。”明宗曰：“是吾心也。”会日暮，梁军列于平野，五六万人为一方阵，麾游骑以迫唐军，帝曰：“敌将遁矣！”乃请明宗令士整冑，宽而罗之，命左射军三百人鸣矢驰转，渐束其势，以数千骑合之。迨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溃，三面踵之，其牙竿相击，若火爆之声，横尸积甲，不可胜计。由是梁人势削，庄宗进营德胜渡。

十八年十月，又从明宗战梁人于德胜渡，败其将戴思远，杀二万余人。十九年，战胡卢套，唐军稍却，帝睹其敌锐，拔剑辟道，肩护明宗而退，敌人望之，无敢袭者。

二十年十月，从明宗观梁人之杨村寨，部曲皆不擐甲，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挟战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是岁，庄宗即位于鄴，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悬军深入以取郟。郟人始不之觉，帝以五

十骑从明宗涉济，突东门而入。郢兵来拒，帝中刃，翼明宗，罗兵通衢，巍然不动。会后骑继至，遂拔中城以据之。既而平汴水，灭梁室，致庄宗一统，集明宗大勋，帝与唐末帝功居最，庄宗朝官未显者，以帝不好矜伐故也，唯明宗心知之。

同光四年二月，赵在礼据鄴为乱，朝廷遣元行钦招之不下，群议纷然，以为非明宗不可，庄宗乃以明宗为统帅。时帝从行，至魏，诸军有变，叩马请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彦威劝，将自诉于天子，遂佯诺。诸军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众，明宗所全者，唯常山一军而已。西次魏县，帝密言于明宗曰：“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夷门者，天下之要害也，据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将与三军言变，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顷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骁骑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阳济河，自汴西门而入，因据其城。及明宗入汴，庄宗亲统师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来归明宗。明宗寻遣帝令率兵为前锋，趋汜水关。俄而庄宗遇内难而崩。

是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总管府都校署陕府兵马留后。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五月，加帝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充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岁未期而军民之政大治焉。二年二月，加检校太傅兼六军诸卫副使，进封开国伯，增食邑四百户。是月，帝赴阙，以倅六军诸卫事故也。八月，加食邑八百户，实封一百户，旌为政之效也。十月，明宗幸汴，以帝为御营使。车驾次京水，飞报汴州节度使硃守殷叛，明宗命帝董亲军倍道星行，信宿及浚城，一战而拔之。寻以帝为宣武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五百户，赐耀忠匡定保节功臣。四月，车驾还洛，制加检校太

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唐尹、鄴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五月丁未，加驸马都尉。

长兴元年二月，明宗南郊礼毕，加检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户，寻诏归任。时鄴都繁富为天下之冠，而土俗犷悍，民多争讼，帝令投函府门，一一览之，及逾年，盈积几案，滞于狱者甚众，时论以此减之。九月，东川董璋叛，朝廷命帝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兼知东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众西征。二年春，以川路险艰，粮运不继，诏班师。四月，复兼六军诸卫副使。六月，改河阳节度使，仍兼兵柄。

是时，秦王从荣奏：“伏见北面频奏报，契丹族移帐近塞，吐浑、突厥已侵边地，戍兵虽多，未有统帅，早宜命大将一人，以安云、朔。”明宗曰：“卿等商量。”从荣与诸大臣奏曰：“将校之中，唯石敬瑭、康义诚二人可行。”帝素不欲为禁军之副，即奏曰：“臣愿北行。”明宗曰：“卿为吾行，事无不济。”及受诏，不落六军副使，帝复迁延辞避。十一月乙酉，明宗复谓侍臣曰：“云州奏，契丹自幽州移帐，言就放牧，终冬不退，其患深矣。”枢密使范延光奏曰：“已议石敬瑭与康义诚北行，然其定夺，即在宸旨。”帝奏曰：“臣虽不才，争敢避事，但进退惟命。”明宗曰：“卿为吾行，甚叶众议。”由是遂定。丁亥，加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改赐竭忠匡运宁国功臣。翌日，宴于中兴殿，帝捧觞上寿，因奏曰：“臣虽微怯，惟边事敢不尽其忠力，但臣远违玉阶，无以时申补报。”帝因再拜告辞，明宗泣下沾衿。左右怪其过伤，果与帝因此为诀，不复相见矣。十二月，明宗晏驾，帝闻之，长恸若丧考妣。应顺元年正月，闵帝即位，加中书令，及增食邑。

帝性简俭，未尝以声色滋味辄自燕乐，每公退，必召幕客

论民间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难犯，事多亲决。有店妇与军士讼，云“曝粟于门，为马所食”。而军士恳诉，无以自明。帝谓鞠吏曰：“两讼未分，何以为断？可杀马剖肠而视其粟，有则军士诛，无则妇人死。”遂杀马，马肠无粟，因戮其妇人。境内肃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移镇常山。所历方镇，以孝治为急，见民间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绳而杀之。勤于吏事，廷无滞讼。常山属邑曰九门，有人鬻地与异居兄，议价不定，乃移于他人。他人须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诉于令。令以弟兄俱不义，送府。帝监之曰：“人之不义，由牧长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价，顺之则是，沮之则非，其兄不义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以高价者取之。”上下服其明。

及岐阳兵乱，推潞王为天子，闵帝急诏帝赴阙，欲以社稷为托。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相遇于途，遂与闵帝回入卫州。时闵帝左右将不利于帝，帝觉之，因擒其从骑百余人。闵帝知事不济，与帝长恻而别，帝遣刺史王宏贄安置闵帝于公舍而去，寻为潞王所害，帝后长以此愧心焉。

清泰元年五月，复授太原节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二年夏，帝屯军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谕，后军人遽呼万岁者数四，帝惧，斩挟马将李晖以下三十余人以徇，乃止。

三年五月，移授郢州节度使，进封赵国公，仍改扶天启运中正功臣。寻降诏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议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与卿北门，一生无议除改。’今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乱兵见迫，过相猜乎？又今年千春节，公主入觐，当辞时，谓公主曰：‘尔归心甚急，欲与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状固且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沈

涵荒惑，万机停壅，失刑失赏，不亡何待！吾自应顺中少主出奔之日，睹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颠，愤愤于方寸者三年矣。今我无异志，朝廷自启祸机，不可安然死于道路。况太原险固之地，积粟甚多，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则外告邻方，北构强敌，兴亡之数，皎皎在天。今欲发表称疾，以俟其意，诸公以为何如？”《玉堂闲话》：晋祖在并部，尝从容谓宾佐云：“近因昼寝，忽梦若顷年在洛京时，与天子连镳于路，过旧第，天子请某入其第，某逊让者数四，不得已即促辔而入，至事下马，升自阼阶，西向而坐，天子已驰车去矣。其梦如此。”群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盖晋祖怀不轨之志久矣，故托梦以惑众也。掌书记桑维翰、都押衙刘知远赞成密计，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诏，降旨削夺官爵，即诏晋州刺史、北面副招讨使张敬达领兵围帝于晋阳。帝寻命桑维翰诣诸道求援，契丹遣人复书诺之，约以中秋赴义。

《辽史太宗纪》云：七月丙申，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遣赵莹求救，时赵德钧亦遣使至，河东复遣桑维翰来告急，遂许兴师。八月庚午，自将以援敬瑭。六月，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以部曲数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屯将安元信率一军，与西北面先锋指挥使安审信引五百骑俱至。八月，怀州彰圣军使张万迪等各率千余骑来降。是月，外众攻我甚急，帝亲当矢石，人心虽固，廩食渐困。

九月辛丑，契丹主率众自雁门而南，旌骑不绝五十里余。

《辽史》：九月丁酉，入雁门。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先使人报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贼，可乎？”帝使人驰告曰：“皇帝赴难，比要成功，贼势至厚，可明旦稳审议战，未为晚也。”使未达，契丹已与南军骑将高行周、符彦卿等合战。时张敬达、杨光远列阵西山，土未及成伍，而行周、彦卿为伏

兵所断，舍军而退，敬达等步兵大败，死者万人。是夜，帝出北门见契丹主，契丹主执帝手曰：“恨会面之晚。”因论父子之义。《辽史》：敬瑭率官属来见，帝执手抚慰之。《契丹国志》云：敬瑭见契丹帝，问曰：“皇帝远来，士马疲倦，遽与唐大战而胜，何也？”帝曰：“始我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不可得进。使人侦视皆无之，是以长驱而深入。我气方锐，乘此击之，是以胜之。”敬瑭叹服。明日，帝与契丹围敬达营寨，南军不复出矣。帝与契丹本无结好，自末帝见迫之后，遣腹心何福，以刀错为信，一言亲赴其难，迅若流电，信天意耶！己酉，唐末帝率亲军步骑三万出次河桥。辛亥，末帝诏枢密使赵延寿分众二万为北面招讨使，又诏魏博节度使范延光统本军二万人屯辽州。十月，幽州节度使赵德钧领所部万余人自上党吴兒谷合延寿兵屯团柏谷，与敬达寨相去百里，弥月竟不能相通。《辽史》：初围晋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绝援兵之路。赵延寿等皆逗留不进。

十一月，契丹主会帝于营中，曰：“我三千里赴义，事须必成。观尔体貌恢廓，识量深远，真国主也。天命有属，时不可失。欲徇蕃汉群议，册尔为天子。”帝饰让久之。既而诸军劝请相继，乃命筑坛于晋阳城南，册帝为大晋皇帝，契丹主解衣冠授焉。《辽史太宗纪》：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为晋王。十一月丁酉，册敬瑭为大晋皇帝。文曰：

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戏！元气肇开，树之以君；天命不恆，人辅惟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乱而汉图昌，人事天心，古今靡异。

咨尔子晋王，神钟睿哲，天赞英雄，叶梦日以储祥，应澄河而启运。迨事数帝，历试诸艰。武略文经，乃由天纵；忠规

孝节，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国也，与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孙顺承，患难相济。丹书未泯，白日难欺，顾予纂承，匪敢失坠。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

朕昨以独夫从珂，本非公族，窃据宝图，弃义忘恩，逆天暴物，诛剪骨肉，离间忠良，听任矫谏，威虐黎献，华夷震悚，内外崩离，知尔无辜，为彼致害。敢征众旅，来逼严城，虽并吞之志甚坚，而幽显之情何负，达予闻听，深激愤惊。乃命兴师，为尔除患，亲提万旅，远殄群凶，但赴急难，罔辞艰险。果见神祇助顺，卿士协谋，旗一麾而弃甲平山，鼓三作而僵尸遍野。虽以遂予本志，快彼群心，将期税驾金河，班师玉塞。

矧今中原无主，四海未宁，茫茫生民，若坠涂炭。况万几不可以暂废，大宝不可以久虚，拯溺救焚，当在此日。尔有庇民之德，格于上下；尔有戡难之勋，光于区宇；尔有无私之行，通乎神明；尔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尔躬，是用命尔，当践皇极。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旗，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于戏！补百王之阙礼，行兹盛典；成千载之大义，遂我初心。尔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执厥中。亦惟无疆之休，其诚之哉！

礼毕，帝鼓吹道从而归。

始梁开国之年，即前唐天祐四年也，潞州行营使李思安奏：“壶关县庶穰乡乡人伐树，树倒自分两片，内有六字如左书，云‘天十四载石进’。”梁祖令藏于武库，然莫详其义。至帝即位，识者曰：“‘天’字取‘四’字中两画加之于旁，则‘丙’字也；‘四’字去中之两画，加‘十’字，则‘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晋者，进也。”国

号大晋，皆符契焉。又，帝即位之前一年，岁在乙未，鄴西有栅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侧。栅有桥，桥下大鼠与蛇斗，斗及日之申，蛇不胜而死。行人观者数百，识者志之。后唐末帝果灭于申。又，末帝，真定常山人也，有先人旧庐，其侧有古佛刹，刹有石像，忽摇动不已，人皆异之。及重围晋阳，帝遣心腹何福轻骑求援北蕃，蕃主自将诸部赴之。不以缯帛，不以珠金，若响应声。谓福曰：“吾已兆于梦，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契丹国志》引《纪异录》云：契丹主德光常昼寝，梦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辎辘并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带，执骨朵，有异人十二随其后，内一黑兔入德光怀而失之。神人语德光曰：“石郎使人唤汝，汝须去。”觉告其母，母忽之，不以为异。后复梦，即前神人也，衣冠仪貌，俨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来唤汝。”既觉而惊，复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乃召巫筮，言：“太祖从西楼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尔为助，尔须去。”未浹旬，唐石敬瑭反于河东，为后唐张敬达所败，亟遣赵莹持表重赂，许割燕云，求兵为援，契丹主曰：“我非为石郎兴师，乃奉天帝敕使也。”时援兵未至，伪将张敬达引军逼城设栅，栅将成，忽有大风暴雨，栅无以立。后筑长城，城就，又为水潦所坏，城终不能合。晋阳有北宫，宫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门天王，帝曾焚修默而祷之。经数日，城西北闾正受敌处，军候报称，夜来有一人长丈余，介金执旻，行于城上，久方不见。帝心异之。又，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坊之庑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烟生，其腾郁如曲突之状。坊僧奔赴，以为人火所延，及俯而视之，无所有焉。事寻达帝，帝召僧之腊高者问焉，僧曰：“贫道见庄宗将得天下，曾有此烟。观此喷涌，甚于当时，兆可知矣。”自此，日旁多有五色云气，如莲芰之状。帝召占者视之，谓曰：“此验

应谁？”占者曰：“见处为瑞，更应何人！”又，帝每诘旦使慰抚守陴者，率以为常。忽一夕已暝，城上有号令之声，声不绝者三。帝使人问之，将吏云：“从上传来者。”皆知神助。时城中复有数家井泉，暴溢不止。及蕃军大至，合势破之，未帝之众，似拉朽焉。斯天运使然，非人力也。

是日，帝言于契丹主，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契丹主许之。

高祖纪二

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帝御北京崇元殿，降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十一月九日昧爽已前，应在京及诸州诸色罪犯，及曾授伪命职掌官吏，并见禁囚徒，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罪无轻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应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其在京盐货，元是官场出余，自今后并不禁断，一任人户取便余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开场余货。其曲每斤与减价钱三十文。”以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守尚书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以节度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守尚书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以观察判官薛融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太原县令罗周岳为左谏议大夫，节度推官窦贞固为翰林学士，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太原少尹李 为尚书工部侍郎。

闰十一月甲子，晋安寨副招讨使杨光远等杀上将张敬达，以诸军来降。丙寅，制以翰林学士承旨、知河东军府、户部侍郎、知制诰赵莹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以翰林学士、权知枢密事、礼部侍郎、知制诰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依前知枢密院事，并赐推忠兴运致理功臣。甲戌，车驾至昭义，受赵德钧、延寿降。是日，契丹主举酒谓帝曰：“予远来赴义，大事已成。皇帝须赴京都，今令大详袞勒兵相送至河梁。要过河者，任意多少。予

亦且在此州，俟洛京平定，便当北辕。”执手相泣，久不能别。脱白貂裘以衣帝，赠细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仍诫曰：“子子孙孙，各无相忘。”己卯，至河阳北，节度使苻从简来降，舟楫已具。庚辰，望见洛阳烟火相次，有将校飞状请进。辛巳，唐末帝聚其族，与亲将宋审虔等登元武楼，纵火自焚而死。至晚，车驾入洛。唐兵解甲待罪，皆慰而舍之。帝止潜龙旧第，百官稍稍见焉。诏御史府促朝官入见，诏文武两班臣僚应事伪廷者并释罪。是日，百辟谢恩于宫门之外。甲申，车驾入内，御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制：“大赦天下，应中外诸色职掌官吏内曾有受伪命者，一切不问。伪廷贼臣张延朗、刘延皓、刘延朗等，并奸邪害物，贪猥弄权，罪既满盈，理难容贷。除此三人已行敕命指挥外，其有宰臣马允孙、枢密使房皓、宣徽使李专美、河府节度使韩昭允等四人，并令释放。少帝宜令中书门下追尊定谥，择日礼葬；妃孔氏，宜行追册祔葬。应天下节度使、刺史下宾席郡职及将校等，委中书门下各与改转官资。其北京管内盐铛户，合纳逐年盐利，昨者伪命指挥，每斗须令人户折纳白米一斗五升，极知百姓艰苦。自今后宜令人户以元纳食盐石斗数目，每斗依实价计定钱数，取人户便稳，折纳斛斗。其洛京管内逐年所配人户食盐，起来年每斤特与减价钱十文。应诸道商税，仰逐处将省司合收税条例，榜于本院前。榜内该设名目者，即得收税。”

十二月乙酉朔，幸河阳，饯送大详袞、蕃部兵士归国，诏降末帝为庶人。丁亥，制以司空冯道守本官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以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为滑州节度使，以河阳节度使苻从简为许州节度使，以泽州刺史刘凝为华州节度使，以皇子重义为河南尹。庚寅，以滑州节度判官石光赞为宗正卿。辛卯，以旧相姚顛为刑部尚书。时自秋不雨，经冬无雪，

命群官遍加祈祷。癸巳，以邠州节度使张希崇为灵武节度使，邓州节度使皇甫遇为定州节度使。诏国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阁，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镇州衙内都虞候秘琼作乱，逐副使李彦琦，杀都指挥使胡章。同州小校门铎杀节度使杨汉宾，烧劫州城。丙申，帝为明宗皇后曹氏薨举哀于长春殿，辍朝三日。诏封故东丹王李赞华为燕王，遣前单州刺史李肃部署归葬本国。以右拾遗吴涓为左补阙，充枢密院学士。己亥，以汴州节度使李周充西京留守，以前河中节度使李从璋为邓州节度使。磁州奏，草寇攻城，三日而退。庚子，帝为皇弟故彰圣指挥使敬殷、沂州指挥使敬德、检校太子宾客敬友举哀于长春殿。以旧相卢文纪为吏部尚书；以皇城使周环为大将军，充三司使；以左赞善大夫马重绩为司天监。青州奏，节度使房知温卒，诏郓州王建立以所部牙兵往青州安抚。中书门下奏：“请以来年二月二十八日帝庆诞日为天和节。”从之。

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乙卯，日有蚀之。是夜，有赤白气相间，如耕垦竹林之状。自亥至丑，生北浊，过中天，明灭不定，遍二十八宿，彻曙方散。丁巳，故皇弟敬德、敬殷并赠太傅，皇子重义、重进、重英并赠太保。右神武统军康思立卒，辍视朝，赠太子少师。是日，诏曰：“唐庄宗陵名与国讳同，宜改为伊陵。应京畿及诸州县，旧有唐朝诸帝陵，并真源等县，并不为次赤，却以畿甸紧望为定。其逐处县令，不得以陵台结衔。考满日，依出选门官例指挥，隔任后准格例施行。其宋州、亳州节度使、刺史，落太清宫使副名额。”庚申，以前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王松为左谏议大夫，水部郎中王易简本官知制诰。定州奏，契丹改幽州为南京。中书奏，请立宗庙，从之。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和凝为礼部侍郎，依前充职。诏内外文武臣僚并与加恩，皇基

初造，示普恩也。太子少保致仕华温琪卒，赠太子太保。是日，诏：“应朝臣中有藉才特除外任者，秩满无遗阙，将来拟官之时，在外一任同在朝一任升进。其就便自求外职及不是特达选任者，不在此限。”安州上言，节度使卢文进杀行军副使，率部下亲兵过淮。以前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王建立为平卢军节度使，以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冯道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天雄军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改封秦国公，加食邑实封；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王李从严加食邑实封。

乙丑，以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吕琦为检校工部尚书、秘书监。丙寅，改中兴殿为天福殿，门名从之。湖南节度使、楚王马希范加食邑实封，改赐功臣名号。前昭义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高行周起复右金吾卫大将军，依前昭义军节度使。泰宁军节度使李从温、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从诲、归德军节度使赵在礼，并加食邑实封，改功臣名号。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李崧为兵部侍郎、判户部，以左谏议大夫王松判度支。魏府范延光奏：“当管夏津镇捕贼兵士，误杀却新齐州防御使秘琼。”初，延光将萌异志，使人潜结于琼，诺之。及是，以琼背其谋，密使精骑杀之，由是延光反状明矣。以工部侍郎李检校右仆射，为汾州刺史，以前彰国军节度使尹晖为左千牛卫上将军。是日，诏曰：“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卫国大菩提寺三藏阿闍梨沙门室利缚罗，宜赐号宏梵大师。”庚午，泾州节度使李德珣、徐州节度使安彦威、秦州节度使康福、延州节度使刘景严、襄州节度使安从进、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并加食邑实封。壬申，正卫备礼册赠故皇弟、皇子等。丙子，故契丹人皇王归葬，辍视朝一日。改汴州雍丘县为杞县，避庙讳也。戊寅，以兵部侍郎、判户部李崧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

枢密使；以权知枢密使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桑维翰为枢密使。是日，诏曰：“应天开国，恭己临人，宜覃继绝之恩，以广延洪之道。宜于唐朝宗属中取一人封公世袭，兼隋之酈公为二王后，以后周介公备三恪，主其祭祀，及赴大朝会。”《五代会要》载原敕云：其唐朝宗属中，旧在朝及诸道为官者，各据资历，考限满日，从品秩序迁。已有出身，任令参选。以前镇国军节度使皇甫立为神武统军，以前宗正卿李郁为太子宾客。庚辰，以吏部侍郎龙敏判户部。

二月丙戌，以尚食使安友规充葬明宗皇后监护使，以河阳节度使安审晖为酈州节度使。癸巳，诏停北京西北面计度司事。吴越国王钱元瓘加食邑实封，改赐功臣名号。己亥，诏：“应诸道行军副使等得替后，且就私家取便安止，限一年后方得赴阙，当便与比拟。”壬寅，诏：“应诸道马步都虞候，自今后朝廷更不差补，委自藩方，于本州衙前大将中，慎选久历事任、晓会刑狱者充，以三年为限，仍不得于元随职员内差补。”以左散骑常侍孔昭序为太子宾客，尚书左仆射刘昫、右仆射卢质并加食邑实封。甲辰，以沧州留后马全节为横海军节度使，以太子宾客韩恽为贝州刺史，左羽林统军罗周敬为右金吾卫上将军。丙午，以皇子左骁卫上将军重信为检校太保、河阳三城节度使，以权知河阳军州事周瑰为安州节度使。诏：“中外臣僚，或因差使出入，并不得荐属人于藩镇，希求事任。如有犯者，并准唐长兴二年敕条处分。”戊申，中书舍人陈乂改左散骑常侍。应在朝文武百僚及见任刺史，先代未封赠者，与加封赠；母、妻未叙封者，并与叙封。辛亥，天和节，帝御长春殿，召左右街僧录威仪殿内谭经，循旧式也。

三月甲寅，制北京留守、太原尹、皇子重贵封食邑三百户，刑部侍郎张鹏改兵部侍郎。己未，御史台奏：“唐朝定令式，

南衙常参文武百僚，每日朝退，于廊下赐食，谓之常食。自唐未乱离，常食渐废，仍于入阁起居日赐食。每入阁礼毕，阁门宣放仗，群官俱拜，谓之谢食。至伪主清泰年中，入阁礼毕，更差中使至正衙门口宣赐食，百官立班重谢，此则交失唐朝赐食之意，于礼实为太烦。臣恐因循，渐失根本。起今后入阁赐食，望不差中使口宣，准唐明宗朝事例处分。”从之。《五代会要》载：其年四月，御史台奏：“文武百官，每月朔望入阁礼毕，赐廊下食。在京时只于庙堂幕次两廊下，今在行朝，于正衙门外权为幕次，房廊隘狭，伏恐五月一日朝会礼毕，准例赐食于幕次，难为排比。伏见唐明宗时，两省官于文明殿前廊下赐食，今未审入阁日权于正衙门内两廊下排比赐食，为复别有处分？”敕：宜依明宗时旧规，廊下赐食。中书奏：“准敕。故庶人三月七日以王礼葬，其妻男等并以礼葬，请辍其日朝参一日。”从之。以宣徽南院使杨彦询为左监门卫上将军，依前充宣徽使。兖州李从温奏，节度副使王谦构军士作乱，寻已处置。丙寅，诏：“王者省方设教，靡惮于勤劳；养土抚民，必从其宜便。顾惟凉德，肇启丕图。常务去于烦苛，冀渐臻于富庶。念京城倣扰之后，属舟船焚蕪之余，馈运顿亏，支费殊阙。将别谋于飞挽，虑转困于生灵。以此疚心，未尝安席。今以夷门重地，梁苑雄藩，水陆交通，舟车毕集，爰资经度，须议按巡。宁免暂劳，所期克济。取今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云。《通鉴》：范延光聚卒缮兵，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将作乱。会帝谋徙都大梁，桑维翰曰：“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彼若有变，大军寻至，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诏，托以洛阳漕运有阙，东巡汴州。以前贝州刺史史圭为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副使；前泽州刺史阎至为户部侍郎。诏：“车

驾经过州府管界，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庙、名臣祠墓，去路十里者，令本州排比祇候。驾经过日，以酒脯祭告。”左仆射刘昫等议立宗庙，以立高祖已下四亲庙，其始祖一庙，伏候圣裁。御史中丞张昭远议，请依隋、唐之制，立四庙，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为太祖。诏下百官定义。百官请依唐庙，追尊四庙为定。从之。甲戌，以右龙武统军杨思权为左卫上将军。乙亥，前鄜州节度使张万进加检校太傅，前宋州节度使李从敏加检校太尉。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薛融为左谏议大夫，以兵部郎中段希尧为右谏议大夫。戊寅，以户部尚书王权为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崔居俭为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李麟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致仕裴皞为工部尚书，东上阁门使李守贞为右龙武将军充职。庚辰，车驾离京。

四月癸未朔，至郑州。防御使白景友进牲饩器皿，帝曰：“不出民力否？”景友曰：“臣畏陛下法，皆办于己俸。”命收之。甲申，驾入汴州。丁亥，制：“应天福二年四月五日昧爽已前，诸道州府见禁囚徒，大辟已下，罪无轻重，并释放。天福元年已前，诸道州府应系残欠租税，并特除免。诸道系征诸色人欠负省司钱物，宜令自伪清泰元年终已前所欠者，据所通纳到物业外，并与除放。昨者，行至郑州荥阳县界，路旁见有虫食及早损桑麦处，委所司差人检覆，量与蠲免租税。河阳管内酒户百姓，应欠天福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敷年额曲钱，并放。其诸处应经兵火者，亦与指挥。当罪即诛，式明常典；既往可悯，宜示深仁。伪清泰中，臣僚内有从诛戮者，并许收葬。天下百姓，有年八十已上者，与免一子差徭，仍逐处简署上佐官。梁故滑州节度使王彦章，效命当时，致身所事，禀千年之正气，流百代之令名，宜令超赠太师，子孙量才叙录。应诸道州府管界，有自伪命抽点乡兵之时，多是结集劫盗，因

此畏惧刑章，藏隐山谷，宜令逐处晓谕招携，各令复业。自今年四月五日已前为非者，一切不问。如两月不归业者，复罪如初。”丁酉，宣武军节度使、侍卫亲军使杨光远加兼侍中。己亥，陕州节度使、侍卫都虞候刘知远加检校太保。庚子，北京、鄴都、徐兖二州并奏旱。诏：“今后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将、封亲王公主，宜令并降制命，余从令式处分。”

夏五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诏洛京、魏府管内所征今年夏苗税物等，宜放五分之一，以微旱故也。丙辰，御史中丞张昭远奏：“汴州在梁室硃氏称制之年，有京都之号，及唐庄宗平定河南，复废为宣武军。至明宗行幸之时，掌事者因缘修葺衙城，遂挂梁室时宫殿门牌额，当时识者或窃非之。一昨车驾省方，暂居梁苑，臣观衙城内斋阁牌额，一如明宗行幸之时，无都号而有殿名，恐非典据。臣窃寻秦、汉已来，寰海之内，銮舆所至，多立宫名。近代隋室于扬州立江都宫，太原立汾阳宫，岐州立仁寿宫。唐朝于太原立晋阳宫，同州立长春宫，岐州立九成宫。宫中殿阁，皆题署牌额，以类皇居。请准故事，于汴州衙城门权挂一宫门牌额，则其余斋阁并可取便为名。”敕：行阙宜以大宁宫为名。湖南青草庙旧封安流侯，进封广利公；洞庭庙进封灵济公；磊石庙旧封昭灵侯，进封威显公；黄陵二妃庙旧封懿节庙，改封昭烈庙，从马希范之请也。戊午，以前成德军节度判官张彭为太府卿。壬戌，诏在朝文武臣僚，每人各进封事一件。仍须实封通进，务裨阙政，用副虚怀。甲子，以虞部郎中、知制诰于峤为中书舍人，以户部郎中于邁为虞部郎中、知制诰，故太子少保致仕硃汉宾赠司空。乙丑，六宅使王继宏送义州衙前收管，前洛州团练使高信送复州收管。二人于崇礼门内喧争，为台司所劾故也。戊辰，翰林学士、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窦贞固改工部郎中、知制诰；

翰林学士、都官郎中、知制诰李慎仪改中书舍人，仍赐金紫，并依旧充职。庚午，制封皇第二十一女为长安公主，封皇第十一妹乌氏为寿安长公主，皇第十二妹史氏为永寿长公主，皇第十三妹杜氏为乐平长公主。壬申，天雄军节度使、守太傅、兼中书令、兴唐尹范延光进封临清王，加食邑三千户；凤翔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李从严进封岐王。丙子，平卢军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建立进封临淄王；昭信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改宁江军节度使，典军如故。太常卿梁文矩奏定四庙谥号、庙号、陵号，太常少卿裴垣奏定四庙皇后追尊谥号，从之。戊寅，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王延为御史中丞，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崔暹为兵部侍郎充承旨，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程逊为检校礼部尚书、太常卿，以检校吏部尚书、太常卿梁文矩为吏部尚书，以御史中丞张昭远为户部侍郎，以吏部尚书卢文纪为太子少傅。己卯，诏太社内先收掌唐朝罪人首级等，宜令骨肉或先旧僚属收葬，其丧葬仪注不得过制。

六月壬午朔，制：“宗正卿石光赞奏：荥阳道左有万石君石奋之庙，德行懿美，宜示封崇，用光远祖之徽猷，益茂我朝之盛典。赠奋太傅。”癸未，契丹使伊勒希巴来聘，致马二百匹，及人参、貂鼠皮、走马、木碗等物。乙酉，翰林学士、司封员外郎、知制诰王仁裕改都官郎中，右赞善大夫卢损改右散骑常侍，前有朝贬故也。以秘书少监致仕刘颀为鸿胪卿致仕，前光禄少卿尹玉羽以少府监致仕。丙戌，宰臣李崧上表让枢密使于赵莹，以莹佐命之元臣也。诏不允。以前义成军节度使李彦舜为左武卫大将军，以左散骑常侍唐洎为检校礼部尚书、国子祭酒，以前左龙武统军李承约为左骁卫上将军。戊子，宰臣赵莹自契丹使回。癸巳，东都奏，瀘、汭间河溢，坏金沙滩内

舍屋。幽州赵思温奏：“瀛、莫两州，元系当道，其刺史常行周、白彦球乞发遣至臣本府。”诏遣行周等赴阙。甲午，六宅使张言自魏府回，奏范延光叛命。滑州符彦饶飞奏，有兵士自北来，传范延光到黎阳，乞发兵屯御。宣遣客省使李守贞往延光所问罪。寻命护圣都指挥使白奉进领骑士一千五百赴白马渡巡检。乙未，魏府范延光男闲厩使守图送御史台。摄荆南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太保、归州刺史王保义加检校太傅，知武泰军节度观察留后，充荆南行军司马兼沿淮巡检使。襄州奏，江水涨一丈二尺。丁酉，遣内班史进能押信箭一对，往滑州赐符彦饶。以前磁州刺史刘审交为魏府计度使，以东都巡检使张从宾充魏府四南面都部署；遣侍卫使杨光远领步骑一万赴滑州。以东都副留守张延播充魏洛京都巡检使。白奉进奏：“捉得贼卒张柔，称范延光差澶州刺史冯晖充一行都部署，元从都押衙孙锐充一行兵马都监。”帝览奏，谓侍臣曰：“朕虽寡德寡谋，自谓不居延光之下，而冯晖、孙锐过于儿戏，朝夕就擒，安能抗拒大军为我之患乎！”天平军节度使安审琦起复旧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和凝改端明殿学士。乙巳，范延光差牙将王知新赍表到阙，不令朝见，收付武德司。丁未，诏侍卫使杨光远充魏府四面都部署；以张从宾充副，兼诸军都虞候；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充魏府西面都部署。是日，张从宾亦叛，与范延光协谋，害皇子河阳节度使重信、皇子东都留守重义。己酉，以奉国都指挥使侯益、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领步骑五千往屯汜水关，备从宾之乱也。《通鉴》：七月，张从宾攻汜水关，杀巡检使宋廷浩。帝戎服，严轻骑，将奔晋阳以避之，桑维翰叩头苦谏曰：“贼锋虽盛，势不能久，请少待之，不可轻动。”帝乃止。

七月辛亥，两浙钱元瓘奏：“弟吴越土客马步诸军都指挥

使、静海军节度使元球，非时入府，欲谋为乱，腰下搜得匕首，已诛戮讫。”诏削元球在身官爵。甲寅，奉国都指挥使马万奏，滑州节度使符彦饶作乱，屠杀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白奉进，寻以所部兵擒到彦饶，差立功都虞候方太押送赴阙。寻赐死于路。是日，削夺范延光在身官爵。以马万为滑州节度使；以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东都留守，充西面行营诸军都部署；以护圣左右厢都指挥使杜重威为昭义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充西面行营副部署；以奉国都指挥使侯益为河阳节度使；以右神武统军王周充魏府行营步军都指挥使；以滑州节度使马万充魏府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以左仆射刘昫充东都留守，兼判河南府事。杜重威等奏：“收下汜水关，破贼千人。张从宾及其残党奔投入河。兼收到护圣指挥使曹再晟一百人骑，称背贼投来，并送赴行阙。”升贝州为防御使额。皇子故东都留守重义赠太傅，皇子故河阳节度使重信赠太尉。敕：“朋助张从宾、逆人张延播、张继祚等十人，宜令收捕，亲的骨肉并处斩。”

丁卯，以唐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兼中书令、西平王李晟五代孙 戡为耀州司户参军，示劝忠之义也。壬申，帝御崇元殿，备礼册四庙，亲授宝册于使摄太尉、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冯道，使副摄司徒、守工部尚书裴皞，赴洛京行礼。甲戌，以宰臣赵莹判户部，以吏部侍郎判户部龙敏为东都副留守。诏洛京留司百官并赴阙。安州军乱，指挥使王晖害节度使周瑰于理所。遣右卫上将军李金全领千骑赴安州。

八月辛巳，以许州节度使苻从简为徐州节度使，以陕州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刘知远为许州节度使，以权北京留守、徐州节度使安彦威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宰臣监修国史赵莹奏：“请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内廷公事及言动之间，委端明殿学士或枢密院学士侍立冕旒，系日编录，逐

季送当馆。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当馆，旋要编修日历。”从之。丁亥，以前宋州节度使李从敏为陕州节度使。戊子，以尚书左丞郑韬光为户部尚书致仕。改元德殿为广政殿，门名从之。庚子，华州奏渭河泛溢，害稼。宰臣冯道加开府仪同三司、食邑实封；左仆射刘昫加特进，兼盐铁转运等使。故东京留守判官李遐追赠右谏议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子孙量才叙录，仍加贖赠，长给遐在身禄俸，终母之世。先是，遐监左藏库于洛阳，会张从宾叛，令强取钱帛，遐拒而不与，因而遇害，故有是命。乙巳，诏：“天下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放火劫舍、持杖杀人、合造毒药、官典犯赃、欠负官钱外，其余不问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并从释放。应自张从宾作乱以来，有曾被张从宾及张延播胁从染污者，及符彦饶下随身军将等，兼安州王晖徒党，除已诛戮外，并从释放，一切不问。张继祚在丧纪之中，承逆竖之意，显从叛乱，难贷刑章。乃眷先臣，实有遗德，遽兹乏祀，深所轸怀。其一房家业，准法虽已籍没，所有先臣并祖父母坟庄祠堂，并可交付骨肉主张。应自梁朝、后唐以来，前后奉使及北京沿边管界掳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给钱物，差使赍持，往彼收赎，放归本家”云。继祚，故齐王全义之子也，故有是诏。丙午，诏：“天下刑狱系囚染疾者，宜差医工治疗，官中量给药价。事轻者仍许家人看候，合杖者俟损日决遣。”

九月庚戌朔，以前太府卿兼通事舍人陈瓚为卫尉卿兼通事舍人。壬子，故安远军节度使周瑰赠太傅。甲寅，皇子北京留守、知河东军府事、太原尹重贵加检校太保，为右金吾卫上将军。以右龙武统军安崇阮为右卫上将军，以前保大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张万进为右龙卫军统军，以右领军卫上将军、权知安州军州事李金全为安远军节度使。魏府招讨使杨光远进攻城图。

戊午，以太子宾客孔昭序为工部尚书致仕。将作少监高鸿渐上言：“伏睹近年已来，士庶之家死丧之苦。当殡葬之日，被诸色音声伎艺人等作乐搅扰，求觅钱物，请行止绝。”从之。庚申，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马希杲加阶爵及功臣名号，以前兵部侍郎杨凝式为检校兵部尚书、太子宾客，故右金吾卫上将军罗周敬赠太傅。乙丑，邓州节度使李从璋卒，赠太师。改兴唐府为广晋府，兴唐县为广晋县。癸酉，以左谏议大夫、判度支王松为尚书工部侍郎。甲戌，贝、卫两州奏，河溢害稼。乙亥，以将作监王岷为太子宾客。

十月壬午，以宣徽南院使、左监门卫上将军杨彦询为邓州威胜军节度使。诏选人试判两道。以左司郎中张彖为右谏议大夫；以刑部侍郎、盐铁转运副使史圭为吏部侍郎；以曹州刺史宋光业为宣徽北院使；以左金吾卫大将军高汉筠为左骁卫大将军，充内客省使；以宣徽北院使、左骁卫大将军刘处让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丙戌，遣使祀五岳四渎。故天平军节度使阎宝追封太原郡王，故大同军节度使李存璋赠太师，故瀛州刺史李嗣颀赠太尉，故相州刺史史建瑭、故代州刺史王建及并赠太保，故幽州节度使周德威追封燕王。

十一月庚戌，赐杨光远空名官告，自司空至常侍凡四十道，将士立功者，得补之而后奏。中书上言：“准唐贞元二年九月五日敕，文官充翰林学士及皇太子诸王侍读，武官充禁军职事，并不常朝参。其在三馆等诸职事者，并朝参讫各归所务。自累朝以来，文武在内廷充职兼判三司，或带职额及六军判官等，例不赴常朝，元无正敕。准近敕，文武职事官未升朝者，按旧制并赴朔望朝参。其翰林学士、侍读、三馆职事，望准元敕处分。其诸在内廷诸司使等，每受正官之时，来赴正衙，谢后不赴常朝，大朝会不离禁廷位次。三司职官免常朝，唯赴大朝会。

其京师未升朝官员，只赴朔望朝参，带诸司职掌者不在此例。文官除端明殿翰林学士、枢密院学士、中书省知制诰外，有兼官兼职者，仍各发遣本司公事。”从之。丙辰，太子宾客王岷卒。改洛京潜龙宅为广德宫，北京潜龙宅为兴义宫。戊午，中书奏：“准杂令，车驾巡幸所祇承者，赐会并同京官。”从之。戊辰，镇海镇东节度使、吴越王钱元瓘加天下兵马副元帅，封吴越国王。庚午，以右拾遗李浣充翰林学士。甲戌，命太常卿程逊、兵部员外郎韦棫充吴越国王加恩使。丙子，以户部侍郎张昭远守本官，充翰林学士，仍知制诰。丁丑，湖南马希范贡宝装龙凤器用、结银花果子等物。帝览之，谓侍臣曰：“奇巧荡心，斯何用耳！但以来远之道，不欲阻其意。”闻者服之。壬午，安州李金全上言：“奉诏抽臣元随左都押衙胡汉筠，其人染重病，候损日赴阙。”汉筠本滑吏也，从金全历数镇，而滥声喧闻。帝知之，欲授以他职，免陷功臣。汉筠惧其罪，遂托疾。由是劝金全贰于朝廷，自此始也。

十二月，以监察御史徐台符为尚书膳部员外郎、知制诰，以右补阙史官修撰吴承范为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制诰。左谏议大夫薛融改中书舍人，辞而不拜。尚书水部郎中、知制诰王易简改中书舍人，故陇西郡王李嗣昭追封韩王，故横海军节度使安审通赠太师。辛丑，湖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楚王马希范加食邑实封，改赐扶天佐运同德致理功臣。甲辰，车驾幸相国寺祈雪。

中书舍人窦贞固上言：“请令文武百僚，逐司之内，各奏举一人，述其人有某能，堪为某官某职。据所荐藏否，定举主黜陟。”《宋史·窦贞固传》载此疏，略云：为国之要，进贤是先。陛下方树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诏百僚，令各司议定一人，有何能识，堪何职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荐引，果谓

当才，所奏之官，望加奖赏。如乖其举，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罚。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闻择善；十目所视，必不滥知。臣职在论思，敢陈狂狷。疏奏，嘉之。仍令文武百官于搢绅之内、草泽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宴契丹册礼使于广政殿。戊戌，郢州奏，阳谷县界河决。青州王建立奏，高丽国宿卫质子王仁翟乞放归乡里。从之。辛丑，镇、邢、定三州奏，奉诏共差乐官六十七人往契丹。诏：“魏府城下，自屯军已来，坟墓多经属刈掘。虽已差人收掩，今更遣太仆卿邢德昭往伸祭奠。”

九月己酉，宫苑使焦继勋自军前押范延光牙将马谔赍归命请罪表到阙。壬子，延光领部下将士素服于本府门俟命，有诏释罪。乙卯，诏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冯道官一品，给门戟十六枝，中书侍郎平章事桑维翰、李崧给门戟十二枝。己未，宣遣静鞭官刘守威、左金吾仗勘契官王英、司天台鸡叫学生商晖等并赴契丹。庚申，契丹使人往洛京般取赵氏公主。《宋史·赵赞传》：德钧父子降晋，契丹尽辍之北去，赞独与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晋祖命赞奉母归蓟门。襄州奏，汉江水涨三丈，出岸害稼。东都奏，洛阳水涨一丈五尺，坏下浮桥。乙丑，于阗国王杨仁美遣使贡方物。回鹘可汗遣使贡驼马。丙寅，赵延寿进马谢恩，放燕国长公主归幽州。范延光差节度副使李式到阙，奉表首罪，兼进玉带一条。遣宣徽南院使刘处让权知魏府军府事。己巳，复范延光官爵，其制略曰：“顷朕始登大宝，未静中原，六飞才及于京师，千里未通于怀抱。楚王求旧，方在遗簪；曾子传疑，忽成投杼。寻闻俊悔，遽戮奸回，干戈俄至于经时，雷雨因思于作解。果驰宾介，叠贡表章，向丹阙以倾心，沥素诚而效顺。而况保全黎庶，完整甲兵，纳款斯来，其功非细。得不特颁铁契，重建牙章，封本郡之士茅，移乐郊

之旌钺。至于将吏，咸降丝纶。于戏！上穹之运四时，不愆者信；大道之崇三宝，所重者慈。活万户之伤夷，息六师之劳瘁。遂予仁悯，旌尔变通。永贻子孙，长守富贵，敬佩光宠，可不美欤！可复推诚奉义佐运致理功臣、天雄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傅、兼中书令、广晋尹、上柱国、临清王，食邑一万户，食实封一千户，改授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郢齐原本阙一字。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赐铁券，改封高平郡王，仍令择日备礼册命。”以天雄军节度副使、检校刑部尚书李式检校尚书右仆射，充亳州团练使；以贝州刺史孙汉威为检校太保、陇州防御使；以天雄军三城都巡检使薛霸为检校司空、卫州刺史；以天雄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五建为检校司空、虢州刺史；以天雄军内外马军都指挥使药元福为检校司空、深州刺史；以天雄军内外步军都指挥使安元霸为检校司空、随州刺史；以天雄军都监、前河阳行军司马李彦珣为检校司空、坊州刺史。李式，延光之旧僚也，其余皆延光之将佐也，故有是命。庚午，遣客省使李守贞押器币赐魏府立功将校。辛未，以魏府招讨使杨光远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广晋尹，充天雄军节度使。

十月乙亥，福建节度使王继恭遣使贡方物。戊寅，契丹命使以宝册上帝徽号曰英武明义皇帝。《欧阳史》作契丹使中书令韩频来奉册。是日，左右金吾、六军仪仗、太常鼓吹等并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陈列如仪。郢州范延光奏到任内。庚辰，御札曰：“为国之规，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历考前经，朗然通论，顾惟凉德，获启丕基。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车徒既广，帑廩咸虚。经年之輓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

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仍升开封、浚仪两县为赤县，其余升为畿县。应旧置开封府时所管属县，并可仍旧割属收管，亦升为畿县。其洛京改为西京；其雍京改为晋昌军，留守改为节度观察使，依旧为京兆府，列在七府之上；其曹州改为防御州。其余制置，并委中书门下商量施行。”丙戌，以护圣左厢都指挥使、曹州刺史张彦泽为镇国军节度使，以工部尚书裴皞为尚书右仆射致仕。是日，诏改大宁宫门为明德门。又改京城诸门名额，南门尉氏以薰风为名，西二门郑门、梁门以金义、乾明为名，北二门酸枣门、封丘门以元化、宣阳为名，东二门曹门、宋门以迎春、仁和为名。戊子，以右金吾大将军马从斌为契丹国信使，考功郎中刘知新副之。以前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审琦为晋昌军节度使，行京兆尹。襄州奏，江水涨害稼。壬辰，以枢密使、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桑维翰兼兵部尚书，皆罢枢密使。案：以上疑有阙文。据《通鉴考异》引《晋高祖实录》，维翰与李崧并罢枢密使。戊戌，大赦天下，以魏府初平故也。庚子，杨光远朝觐到阙，对于便殿，锡赆甚厚。于阗国王李圣天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以杭州嘉兴县为秀州，从钱元瓘之奏也。

十一月甲辰，枢密直学士、祠部员外郎吴涓进金部郎中、知制诰，枢密直学士、库部员外郎吴承范进祠部郎中、知制诰。乙巳，郢州范延光来朝。丙午，封闽王昶为闽国王，加食邑一万五千户。又以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苏州诚州刺史钱元璠为太傅，以清海军节度使、广州刺史钱元璠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仍改名元懿。应有魏府行营将校及六军诸道、本城将校等，并与加恩。戊申，以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判户部赵莹兼吏部尚书。以威武军节度、福建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王继恭为特进、检校太傅，仍封临海郡王。以魏

博节度使杨光远为守太尉、洛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端明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判度支和凝改尚书户部侍郎充职。庚戌，郢州范延光上表乞休退，诏不允。辛亥，升广晋府为鄴都，置留守。升广晋、元城两县为赤县，属府诸县升为畿县。升相州为彰德军，置节度观察使，以澶、卫二州为属郡，其澶州仍升为防御州，移于德胜口为治所。升贝州为永清军，置节度观察使，以博、冀二州为属郡。以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广晋尹、鄴都留守；广晋府行营中军使、贝州防御使王庭允加检校太傅，充相州彰德军节度使；广晋府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右神武统军王周为贝州永清军节度使。甲寅，以范延光为太子太师致仕。丙辰，以秘书监吕琦为礼部侍郎，归德军节度使赵在礼改天平军节度使，昭义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杜重威改忠武军节度使，忠武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改归德军节度使，前河阳节度使兼奉国左右厢都指挥使侯益改昭义军节度使。癸亥，割濮州濮阳县隶澶州。诏许天下私铸钱，以“天福元宝”为文。丙寅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

十二月甲戌朔，以前兵部尚书梁文矩为太子太师，以镇州节度副使符蒙为右谏议大夫，以吏部郎中曹国珍为左谏议大夫。丙子，以前泾州彰义军节度使李德瓌为晋州建雄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皇太子右金吾卫上将军重贵为检校太傅、开封尹，封郑王，加食邑三千户。戊寅，制以于阗国进奉使、检校太尉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副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为试卫尉卿，监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为试将作少监。回鹘使都督李万金为归义大将军，监使雷德顺为顺化将军。是日，诏：“宜令天下无问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戊子，以河阳潜龙宅为开晋禅院，邢州潜龙旧宅为

广法禅院。龙武统军李从昶卒，辍朝一日，赠太尉。

高祖纪三

天福三年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己酉，百官守司，以太史先奏日蚀故也。至是不亏，内外称贺。壬戌，是夜以上元张灯于京城，纵都人游乐，帝御大宁宫门楼观之。丙寅，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和凝兼判度支；工部侍郎、判度支王松改尚书刑部侍郎；户部郎中高延赏改左谏议大夫，充诸道盐铁转运副使。壬申，以前右谏议大夫薛融为左谏议大夫。前兴元节度使张筠卒于西京，辍视朝一日。《五代会要》：太常礼院申：“准故事，前节度使无例辍朝。”敕：“宜特辍一日朝参。”

二月庚辰，左散骑常侍张允进《驳赦论》。帝览而嘉之，降诏奖饰，仍付史馆。甲申，荆南节度使高从诲加食邑实封。戊子，翰林学士李浣赐绯鱼袋。以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制诰吴承范为库部员外郎，充枢密院直学士。乙未，御札曰：“曾有宣示百官，令进封事，今据到者未及十人。朕虽无德，自行敕后已是数月，至于假手于人，也合各有一件事敷奏。食禄于朝，岂当如是！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丙申，制武清军节度使马希萼改威武军节度使。辛丑，中书上言：“《礼经》云：‘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注云：‘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邱与区也。二名不偏讳，谓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此古礼也。唐太宗二名并讳，明皇二名亦同；人姓与国讳音声相近是嫌名者，亦

改姓氏，与古礼有异。庙讳平声字，即不讳余三声；讳侧声，即不讳平声字。所讳字正文及偏旁阙点画，望依令式施行。”诏曰：“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宏，礼非天降。方开历数，虔奉祖宗，虽逾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训。所为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礼施行。”案：太原县有史匡翰碑，立于天福八年。匡翰，建瑭之子也。碑于“瑭”字空文以避讳，而建瑭父敬思，仍书“敬”字，盖当时避讳之体如此。乙巳，天和节，宴近臣于广政殿。

三月戊午，鸿胪卿刘颀卒，赠太子宾客。壬戌，东上阁门使、前司农卿苏继颜改鸿胪卿充职。回鹘可汗王仁美进野马、独峰驼、玉团、冈砂等方物。甲戌，永寿长公主薨，辍朝一日。故泾州节度观察留后卢顺密赠右骁卫上将军。丁丑，诏禁止私下打造铸泻铜器。

四月丁亥，以尚书吏部侍郎卢詹为尚书左丞。中书舍人李详上疏：“请沙汰在朝文武臣僚，以减冗食。仍条贯籓侯郡守，凡遇溥恩，不得多奏衙前职员，妄邀恩泽。”疏奏，嘉之。戊子，宣武军节度、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广晋府行营都招讨使杨光远加兼中书令。昭义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广晋府行营都排阵使杜重威，河阳节度使兼奉国左右厢都指挥使、广晋府行营马步都虞候侯益，并加检校太傅。凤翔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岐王李从严进封秦王，平卢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临淄王王建立进封东平王。甲午，泰宁军节度使李从温、西京留守京兆尹李周、归德军节度使赵在礼，并加兼侍中。是月，诸道籓侯郡守皆等第加恩。改雍熙楼为章和楼，避庙讳也。

五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卫如式。丁巳，诏应诸州县名犯庙讳者并改之。庚申，以杨光远男承祚为检校工部尚

书、左威卫将军、驸马都尉。丁卯，魏府行营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右神武统军王周加检校太保。戊辰，故振武节度使李嗣本赠太尉。己巳，诏：“中外臣僚，带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及诸道节度使，并许私门立戟，仍并官给及据官品依令式处分。”

六月丁丑，右监门卫上将军王彦璘卒。甲申，以太子詹事王居敬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事。左谏议大夫薛融上疏，请停修洛京大内。优诏褒之，寻罢营造。庚寅，翰林学士、尚书工部郎中、知制诰窦贞固改中书舍人充职。户部尚书致仕萧蘧卒，赠右仆射。诏贡举宜权停一年，以员阙少而选人多，常调有淹滞故也。丁酉，诏：“尚书司门应管诸阙令丞等，宜准唐天成四年四月四日敕，本司不得差补，只委阙镇使钤辖，见差补者，并画时勒停讫奏闻。应常带使相节度使，自杨光远已下凡七人，并改乡里名号。”

七月丙午朔，差左谏议大夫薛融、秘书监吕琦、驾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刘皞、刑部郎中司徒诩、大理正张仁象，同共详定唐明宗朝编敕。庚戌，御史中丞王延改尚书右丞，尚书右丞卢导改尚书吏部侍郎，以左谏议大夫薛融为御史中丞。辛酉，制皇帝受命宝，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为文。据《六典》，受命宝者，天子修封禅、礼神祇则用之，其始皆破皇业钱以制之。皇业者，籓邸主事之所有也。《五代会要》：天福三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准敕，制皇帝受命宝。今按唐贞观十六年，太宗文皇帝所刻之玺，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敕：“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为文刻之。”壬戌，虞部郎中、知制诰于遘改中书舍人。宰臣赵莹、桑维翰、李崧各改乡里名号。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本贯汴州浚仪县王畿乡表节东坊，改为拥旌乡浴凤里。

八月戊寅，以左仆射刘昫为契丹册礼使，左散骑常侍韦勋副之，给事中卢重为契丹皇太后册礼使。壬午，魏府军前奏，前澶州刺史冯晖自逆城来归。定州奏，境内旱，民多流散。诏曰：“朕自临寰宇，每念生民，务切抚绥，期于富庶，属干戈之未戢，虑徭役之或烦。惟彼中山，偶经夏旱，因兹疾苦，遽至流移，达我听闻，深怀悯恻。应定州所差军前夫役逃户夏秋税并放。”甲申，襄州奏，汉江水涨一丈一尺。己丑，以前澶州刺史冯晖为检校太保，充义成军节度使。诏：“河府、同州、绛州等三处灾旱，逃移人户下所欠累年残税，并今年夏税差科，及麦苗子沿征诸色钱物等并放。其逃户下秋苗，据见检到数不计是元额及出剩顷亩，并放一半。委观察使散行晓谕，专切招携。应归业户人，仍指挥逐县切加安抚。”丙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窦贞固上言：“请令文武百僚，逐司之内，各奏举一人，述其人有某能，堪为某官某职。据所荐藏否，定举主黜陟。”《宋史·窦贞固传》载此疏，略云：为国之要，进贤是先。陛下方树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诏百僚，令各司议定一人，有何能识，堪何职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荐引，果谓当才，所奏之官，望加奖赏。如乖其举，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罚。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闻择善；十目所视，必不滥知。臣职在论思，敢陈狂狷。疏奏，嘉之。仍令文武百官于搢绅之内、草泽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宴契丹册礼使于广政殿。戊戌，郢州奏，阳谷县界河决。青州王建立奏，高丽国宿卫质子王仁翟乞放归乡里。从之。辛丑，镇、邢、定三州奏，奉诏共差乐官六十七人往契丹。诏：“魏府城下，自屯军已来，坟墓多经属刳掘。虽已差人收掩，今更遣太仆卿邢德昭往伸祭奠。”

九月己酉，宫苑使焦继勋自军前押范延光牙将马谔赍归命

请罪表到阙。壬子，延光领部下将士素服于本府门俟命，有诏释罪。乙卯，诏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冯道官一品，给门戟十六枝，中书侍郎平章事桑维翰、李崧给门戟十二枝。己未，宣遣静鞭官刘守威、左金吾仗勘契官王英、司天台鸡叫学生商晖等并赴契丹。庚申，契丹使人往洛京般取赵氏公主。《宋史·赵赞传》：德钧父子降晋，契丹尽辄之北去，赞独与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晋祖命赞奉母归蓟门。襄州奏，汉江水涨三丈，出岸害稼。东都奏，洛阳水涨一丈五尺，坏下浮桥。乙丑，于阗国王杨仁美遣使贡方物。回鹘可汗遣使贡驼马。丙寅，赵延寿进马谢恩，放燕国长公主归幽州。范延光差节度副使李式到阙，奉表首罪，兼进玉带一条。遣宣徽南院使刘处让权知魏府军府事。己巳，复范延光官爵，其制略曰：“顷朕始登大宝，未静中原，六飞才及于京师，千里未通于怀抱。楚王求旧，方在遗簪；曾子传疑，忽成投杼。寻闻悛悔，遽戮奸回，干戈俄至于经时，雷雨因思于作解。果驰宾介，叠贡表章，向丹阙以倾心，沥素诚而效顺。而况保全黎庶，完整甲兵，纳款斯来，其功非细。得不特颁铁契，重建牙章，封本郡之士茅，移乐郊之旌钺。至于将吏，咸降丝纶。于戏！上穹之运四时，不愆者信；大道之崇三宝，所重者慈。活万户之伤夷，息六师之劳瘁。遂予仁悯，旌尔变通。永贻子孙，长守富贵，敬佩光宠，可不美欤！可复推诚奉义佐运致理功臣、天雄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傅、兼中书令、广晋尹、上柱国、临清王，食邑一万户，食实封一千户，改授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郢齐原本阙一字。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赐铁券，改封高平郡王，仍令择日备礼册命。”以天雄军节度副使、检校刑部尚书李式检校尚书右仆射，充亳州团练使；以贝州刺史孙汉威为检校太保、陇州防御使；以天雄军三城都巡检使薛霸为检校

司空、卫州刺史；以天雄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五建为检校司空、虢州刺史；以天雄军内外马军都指挥使药元福为检校司空、深州刺史；以天雄军内外步军都指挥使安元霸为检校司空、随州刺史；以天雄军都监、前河阳行军司马李彦珣为检校司空、坊州刺史。李式，延光之旧僚也，其余皆延光之将佐也，故有是命。庚午，遣客省使李守贞押器币赐魏府立功将校。辛未，以魏府招讨使杨光远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广晋尹，充天雄军节度使。

十月乙亥，福建节度使王继恭遣使贡方物。戊寅，契丹命使以宝册上帝徽号曰英武明义皇帝。《欧阳史》作契丹使中书令韩频来奉册。是日，左右金吾、六军仪仗、太常鼓吹等并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陈列如仪。郢州范延光奏到任内。庚辰，御札曰：“为国之规，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历考前经，朗然通论，顾惟凉德，获启丕基。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车徒既广，帑廩咸虚。经年之輓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仍升开封、浚仪两县为赤县，其余升为畿县。应旧置开封府时所管属县，并可仍旧割属收管，亦升为畿县。其洛京改为西京；其雍京改为晋昌军，留守改为节度观察使，依旧为京兆府，列在七府之上；其曹州改为防御州。其余制置，并委中书门下商量施行。”丙戌，以护圣左厢都指挥使、曹州刺史张彦泽为镇国军节度使，以工部尚书裴皞为尚书右仆射致仕。是日，诏改大宁宫门为明德门。又改京城诸门名额，南门尉氏以薰风为名，西二门郑门、梁门以金义、乾明为名，北二门酸枣门、封丘门以元化、宣阳为名，东二门曹门、宋门以迎春、仁和为名。戊子，以右

金吾大将军马从斌为契丹国信使，考功郎中刘知新副之。以前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审琦为晋昌军节度使，行京兆尹。襄州奏，江水涨害稼。壬辰，以枢密使、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桑维翰兼兵部尚书，皆罢枢密使。案：以上疑有阙文。据《通鉴考异》引《晋高祖实录》，维翰与李崧并罢枢密使。戊戌，大赦天下，以魏府初平故也。庚子，杨光远朝觐到阙，对于便殿，锡赆甚厚。于阗国王李圣天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以杭州嘉兴县为秀州，从钱元瓘之奏也。

十一月甲辰，枢密直学士、祠部员外郎吴涓进金部郎中、知制诰，枢密直学士、库部员外郎吴承范进祠部郎中、知制诰。乙巳，郢州范延光来朝。丙午，封闽王昶为闽国王，加食邑一万五千户。又以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苏州诚州刺史钱元璪为太傅，以清海军节度使、广州刺史钱元璠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仍改名元懿。应有魏府行营将校及六军诸道、本城将校等，并与加恩。戊申，以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判户部赵莹兼吏部尚书。以威武军节度、福建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王继恭为特进、检校太傅，仍封临海郡王。以魏博节度使杨光远为守太尉、洛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端明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判度支和凝改尚书户部侍郎充职。庚戌，郢州范延光上表乞休退，诏不允。辛亥，升广晋府为鄴都，置留守。升广晋、元城两县为赤县，属府诸县升为畿县。升相州为彰德军，置节度观察使，以澶、卫二州为属郡，其澶州仍升为防御州，移于德胜口为治所。升贝州为永清军，置节度观察使，以博、冀二州为属郡。以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广晋尹、鄴都留守；广晋府行营中军使、贝州防御使王庭允加检校太傅，充相州彰德军节度使；广晋府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右神武统军王周为贝州永清军节度使。甲寅，以范延光为

太子太师致仕。丙辰，以秘书监吕琦为礼部侍郎，归德军节度使赵在礼改天平军节度使，昭义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杜重威改忠武军节度使，忠武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改归德军节度使，前河阳节度使兼奉国左右厢都指挥使侯益改昭义军节度使。癸亥，割濮州濮阳县棣澶州。诏许天下私铸钱，以“天福元宝”为文。丙寅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

十二月甲戌朔，以前兵部尚书梁文矩为太子太师，以镇州节度副使符蒙为右谏议大夫，以吏部郎中曹国珍为左谏议大夫。丙子，以前泾州彰义军节度使李德珣为晋州建雄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皇太子右金吾卫上将军重贵为检校太傅、开封尹，封郑王，加食邑三千户。戊寅，制以于阗国进奉使、检校太尉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副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为试卫尉卿，监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为试将作少监。回鹘使都督李万金为归义大将军，监使雷德顺为顺化将军。是日，诏：“宜令天下无问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戊子，以河阳潜龙宅为开晋禅院，邢州潜龙旧宅为广法禅院。龙武统军李从昶卒，辍朝一日，赠太尉。

高祖纪四

天福四年春正月癸卯，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丙午，召太子太师致仕范延光宴于便殿。以延光归命之后，虑怀疑惧，故休假之内，锡以款密。帝谓之曰：“无忿疾以伤厥神，无忧思以劳厥衷。朕方示信于四方，岂食言于汝也。”延光俯伏拜谢，其心遂安。丁未，以西京副留守龙敏为吏部侍郎。戊申，盗发唐闵帝陵。己酉，朔方军节度使张希崇卒，赠太师。以澶州防御使张从恩为枢密副使。甲寅，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宁江军节度使景延广为义成军节度使，以义成军节度使冯晖为朔方军节度使。乙卯，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言：“请于内外臣僚之中，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俾无漏落，别为书一部，目为《大晋政统》。”从之。其详议官，宜差太子少师梁文矩、左散骑常侍张允、大理卿张澄、国子祭酒唐汭、大理少卿高鸿渐、国子司业田敏、礼部郎中吕咸休、司勋员外郎刘涛、刑部员外郎李知损、监察御史郭延升等一十九人充。文矩等咸曰：“改前代礼乐刑宪为《大晋政统》，则《尧典》、《舜典》当以《晋典》革名。”列状驳之曰：

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苟非圣明，焉能述作。若运因革故，则事乃维新，或改正朔而变牺牲，或易服色而殊徽号。是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至于近代，率由旧章；比及前朝，日滋条目。多因行事之失，改为立制之

初，或臣奏条章，君行可否，皆表其年月，纪以姓名，聚类分门，成文作则。莫不悉稽前典，垂范后昆，述自圣贤，历于朝代，得金科玉条之号，设乱言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来尚矣。皇帝陛下，运齐七政，历契千年，爰从创业开基，莫不积功累德。所宜直笔，具载鸿猷，若备录前代之编年，目作圣朝之政统，此则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而媚时掠美，非其实矣。若翦截其辞，此则是文不备也。夫文不备则启争端，而礼乐刑政，于斯乱矣。若改旧条而为新制，则未审何门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编联。既当革故从新，又须废彼行此，则未知国朝能守不能守乎？臣等同共参详，未见其可。

疏奏，嘉之，其事遂寢。辛酉，以前晋昌军节度使李周为静难军节度使。是日，封皇第十一妹安定郡主为延庆长公主，皇第十二妹广平郡主为清平长公主。

二月辛卯，改东京玉华殿为永福殿。中书上言：“太原潜龙庄望建为庆长宫，使相乡望改为龙飞乡，都尉里望改为神光里。”从之。丁酉，宰臣冯道、左散骑常侍韦勋、礼部员外郎杨昭俭自契丹使回。帝慰劳备至，锡赆丰厚。庚子，以天和节宴群官于广政殿，赐物有差。

三月癸卯朔，左仆射刘昫、给事中卢重自契丹使回，颁赐器币如冯道等。乙巳，回鹘可汗仁美遣使贡方物，中有玉狻猊，实奇货也。丙午，泾州节度使张万进卒，赠太师。己未，皇子开封尹郑王重贵、归德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忠武军节度使杜重威，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平军节度使赵在礼封卫国公。庚申，遣内臣赵处玘以版诏征华山隐者前右拾遗郑云叟、玉笥山道士罗隐之。灵州戍将王彦忠据怀远城作叛，帝遣供奉官齐延祚乘驿而往，彦忠率众出降，延祚矫制杀之。诏：“齐延祚辜我誓言，擅行屠戮。彰杀降之罪，

隳示信之文。宜除名决重杖一顿配流。王彦忠赠官收葬。辛酉，封回鹘可汗仁美为奉化可汗。癸亥，以左龙武统军皇甫遇为镇国军节度使，张彦泽为彰义军节度使。

夏四月壬申朔，以河中节度副使薛仁谦为卫尉卿。丙子，以汝州防御使宋彦筠为同州节度使；以护圣左右军都指挥使李怀忠为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领寿州忠正军节度使；以奉国左右厢都指挥使郭谨为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夔州宁江军节度使。戊寅，诏废长春宫使额。《五代会要》载原敕云：同州长春宫使额宜停，沿宫职务，委州司制置。己卯，改明德殿为滋德殿，宫城南门同名故也。以华州节度使刘遂凝为右龙武统军，以右龙武统军张廷蕴为绛州刺史。庚辰，征前右拾遗郑云叟为右谏议大夫，玉笥山道士罗隐之赐号希夷先生。甲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胤判太常卿，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和凝为翰林学士承旨。枢密院学士、尚书仓部郎中司徒翊，枢密院学士、尚书工部郎中颜衎并落职守本官，枢密副使张从恩改宣徽史：初废枢密院故也。先是，桑维翰免枢密之务，以刘处让代之，奏议多不称旨，及处让丁母忧，遂以密院印付中书，故密院废焉。丙戌，以韩昭允为兵部尚书致仕，马允孙为太子宾客致仕，房皓为右骁卫大将军致仕，皆唐末帝之旧臣也。戊子，升永、岳二州为团练使额，改湘川县为全州，从马希范之奏也。

五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卫如式。癸卯，以左仆射刘昫兼太子太保，封谯国公。乙巳，昭顺军节度使姚彦章卒。升灵州方渠镇为威州，隶于灵武。改旧威州为清边军。戊申，湖南节度使马希范加天策上将军。以前邠州节度使安叔千为沧州节度使。庚戌，虞部郎中杨昭俭以本官知制诰。辛亥，置静海军于温州，从钱元瓘之请也。壬子，以侍御史卢价为户部员

外郎、知制诰。户部尚书崔居俭卒。甲寅，诏止绝朝臣，不得外州府求觅表状，奏荐交亲。乙卯，升金州为节镇，以怀德军为使额。以齐州防御使潘环为怀德军节度使。右谏议大夫致仕郑云叟赐号逍遥先生，仍给致仕官俸。丁巳，以刑部尚书姚顛为户部尚书，以兵部侍郎、权判太常卿事崔暹为尚书左丞，以工部侍郎任赞为兵部侍郎，以礼部尚书李恂为刑部尚书，以左丞卢詹为礼部尚书，以左散骑常侍韦勋为工部侍郎。庚申，废华清宫为灵泉观。辛酉，御史台奏：“省郎知杂之时，赴台礼上，军巡邸吏之辈，咸集公参，赤县府司，悉呈杖印。今后年深御史判杂上事，欲依前例。”从之。丙寅，以镇海军衙内统军、上直马步军都监、检校太傅、睦州刺史陆仁章为同平章事，遥领遂州武信军节度使；以镇海军兴武左右开道都指挥使、明州刺史仰仁铨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领宣州宁国军节度使，从钱元瓘之请也。

六月辛未朔，陈郡民王武穿地得黄金数饼，州牧取而贡之。帝曰：“宿藏之物，既非符宝，不合入官。”命付所获之家。庚辰，西京大风雨，应天福门屋瓦皆飞，鸱吻俱折。辛卯，诏礼部贡举宜权停一年。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西京大水，伊、洛、瀍、涧尽溢，坏天津桥。癸卯，以华清宫使李顷为右领军卫上将军。甲辰，以定州节度使皇甫遇为潞州节度使、检校太尉，以潞州节度使侯益为徐州节度使。戊申，御史中丞薛融等上详定编敕三百六十八道，分为三十一卷。是日，诏：“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铸钱，近多铅锡相兼，缺薄小弱，有违条制。今后私铸钱下禁依旧法。”壬戌，以太子少师梁文矩为太子太保致仕。

闰七月庚午朔，百官不入阁，雨沾服故也。壬申，以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桑维翰为检校司空、兼侍中、相州

彰德军节度使，以彰德军节度使王庭允为义武军节度使。尚书户部奏：“李自伦义居七世，准敕旌表门闾。先有邓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阙阙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桷墨染，号为乌头。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举此为例，则令式不该。”诏：“王仲昭正乌头门等制，不载令文，又无敕命，既非故事，难黷大伦，宜从令式，只表门闾。于李自伦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门，门外安绰楔。门外左右各建一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台之形，圻以白泥，四隅漆赤。其行列树植，随其事力。其同籍课役，一准令文。”壬午，濮州刺史武从谏勒归私第，受赃十五万故也。丁酉，故皇子河南尹重义妻虢国夫人李氏落发为尼，赐名悟因，仍锡紫衣、法号及夏腊二十。

八月己亥朔，河决博平，甘陵大水。辛丑，以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冯道为守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壬寅，诏曰：“皇图革故，庶政惟新，宜设规程，以谐公共。其中书印只委上位宰臣一人知当。”戊申，前兵部尚书王权授太子少傅致仕。己酉，以天下兵马副元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检校大师、行中书令、吴越王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元帅。壬子，升亳州为防御使额，依旧隶宋州。丙辰，司天监马重绩等进所撰新历。降诏褒之，诏翰林学士承旨和凝制序，命之曰《调元历》。

九月辛未，以右羽林统军周密为鄜州节度使。癸酉，升婺州为武胜军额。丁丑，宴群臣于永福殿。契丹使讷默库来聘，《辽史》：会同二年正月戊申，晋遣金吾卫大将军马从斌、考功郎中刘知新来贡珍币。丙辰，晋遣使谢免沿边四州钱币。七月戊申，晋遣使进犀带。闰月乙酉，遣使赐晋良马。八月己丑，

晋遣使贡岁币，奏输戎、亥二岁金币于燕京。致牛马等物。己卯，遥领洮州保顺军节度使鲍君福加检校太师、兼侍中，判湖州诸军事。辛巳，相州节度使桑维翰上言：“管内所获贼人，从来籍没财产，请止之。”诏：“今后凡有贼人，准格律定罪，不得没纳家资，天下诸州准此。”癸未，封唐许王李从益为郇国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旧制。仍以西京至德宫为庙，牲币器服悉从官给。《五代会要》：九月，敕：“周受龙图，立夏、殷之祀；唐膺凤历，开鄘、介之封。乃眷前朝，载稽旧典，宜封土宇，俾奉宗祧。宜以郇国三千户封唐许王李从益为郇国公”云。丙戌，高丽王王建遣使贡方物。己丑，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崧判集贤殿事。庚寅，诏停寒食、七夕、重阳及十月暖帐内外群官贡献。丙申，以威胜军节度副使罗周岳为给事中，中书舍人李详改礼部侍郎，礼部侍郎吕琦改刑部侍郎，刑部侍郎王松改户部侍郎，户部侍郎阎至改兵部侍郎，中书舍人王易简充史馆修撰，判馆事。

冬十月戊戌朔，故昭信军节度使白奉进赠太尉。丙午，以太常卿程逊没于海，废朝一日，赠右仆射。庚戌，闽王王昶、威武军节度使王继恭遣僚佐林思、郑元弼等朝贡，致书于宰执，无人臣之礼。帝怒，诏令不受所贡，应诸州纲运，并令林思、郑元弼等押归本道。既而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疏，请禁辄使人，籍没纲运。可之，收林思等下狱。丙辰，谿州刺史彭士愁，以锦、奖之兵与蛮部万人掠辰、澧二境，湖南节度使马希范遣牙兵拒之而退。金州山贼度从说等寇洵阳，遣兵讨平之。

十一月甲戌，以太子宾客李延范为司农卿。乙亥，诏立唐高祖、太宗及庄宗、明宗、闵帝五庙于洛阳。丁丑，祠部郎中、知制诰吴承范改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龔贞固改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薛融改尚书左丞；尚书右丞王延

改吏部侍郎；尚书左丞崔暹改太常卿。戊寅，史馆奏：“请令宰臣一人撰录时政记，逐时以备撰述。”从之。《五代会要》：史馆奏：“唐长寿二年，右丞姚璹奏，帝王谏训，不可阙文。其仗下所言军国政事，令宰臣一人撰录，号‘时政记’。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学士撰录，逐季送付史馆，伏乞遵行者。宜令宰臣一员撰述。”己卯，吏部侍郎龙敏改尚书左丞。己丑，以太子宾客杨凝式为礼部尚书致仕。诏建钱炉于栾川。丙申，谏议大夫致仕逍遥先生郑云叟卒。

十二月丁酉朔，百官不入阁，大雪故也。己亥，故皇子重英妻张氏落发为尼，赐名悟慎，并夏腊二十。庚戌，礼官奏：“来岁正旦，王公上寿，皇帝举酒，奏《元同之乐》；再饮，奏《文同之乐》；三饮，奏同前。”从之。歌辞不录。丙辰，诏今后城郭村坊，不得创造僧尼院舍。丁巳，帝谓宰臣曰：“大雪害民，五旬未止。京城祠庙，悉令祈祷，了无其验。岂非凉德不储，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薪炭米粟给军士贫民等。壬戌，礼官奏：“正旦上寿，宫悬歌舞未全，且请杂用九部雅乐，歌教坊法曲。”从之。

高祖纪五

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降德音：“应天福三年终，公私债欠，一切除放。”壬申，蜀人寇西鄙，群盗张达、任康等劫清水德铁之城以应之。癸酉，湖南奏，闽人杀王昶，夷其族，王延羲因民之欲而定之。甲戌，遣宣徽使杨彦询使于契丹。辛巳，皇子开封尹、郑王重贵加检校太尉。己丑，回鹘可汗仁美遣使贡良马白玉，谢册命也。庚寅，以二王后前右赞善大夫、袭鄴国公杨延寿为太子左谕德，三恪汝州襄城县令、袭介国公宇文颀加食邑三千户。辛卯，升絳州为防御州。癸巳，以左神武统军陆思铎为右羽林统军，以陇州防御使何福进为右神武统军。甲午，太常少卿裴羽奏：

“请追谥唐庄宗皇后刘氏为神闵敬皇后，明宗皇后曹氏请追谥为和武宪皇后，闵帝鲁国夫人孔氏请追谥为闵哀皇后。”从之。丙申，河中节度使安审信奏：“军校康从受、李崇、孙大裕、张崇、于千等以所部兵为乱，寻平之，死者五百人。”

二月丁酉朔，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义金卒，赠太师，以其子元德袭其位。乙巳，御史中丞窦贞固奏：“国忌日，宰臣跪炉焚香，文武百僚列坐。窃惟礼例，有所未安。今欲请宰臣仍旧跪炉，百僚依班序立。”诏可之，仍令行香之后饭僧百人，永为定制。庚戌，北京留守安彦威来朝，帝慰接甚厚，赐上樽酒。壬子，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丁巳，青州节度使、东平王王建立来朝。己未，以中书门下侍郎为清望正三品，谏

议大夫、御史中丞为清望正四品。

三月丁卯朔，右散骑常侍张允改礼部侍郎。辛未，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加特进，改鄴都留守、广晋尹，典军如故。以兖州节度使李从温为徐州节度使，以北京留守安彦威为宋州节度使。壬申，诏朝臣觐省父母，依天成例颁赐茶药。癸酉，以青州节度使王建立为昭义军节度使，进封韩王，仍割辽、沁二州为昭义属郡，以建立本辽州人，用成其衣锦之美也。以晋州节度使李德珣为北京留守，以潞州节度使皇甫遇为晋州节度使。是日，容州节度使马存卒。甲戌，以给事中李光廷为左散骑常侍，亳州团练使李式为给事中。乙亥，相州节度使桑维翰加检校司徒，改兖州节度使。许州节度使杜重威改郢州节度使，河中节度使安审信改许州节度使。丁丑，长安公主出降驸马都尉杨承祚。戊寅，诏：“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于两省上事，宰臣押角之礼；及第举人与主司选胜筵宴，及中书舍人鞞鞋接见举人；兼兵部、礼部引人过堂之日幕次酒食会客，悉宜废之。”己卯，以前枢密使刘处让为相州节度使。辛巳，湖南遣牙将刘勅领兵大破溪峒群蛮，收溪、锦、蒋三州。丁亥，以秦州节度使康福为河中节度使，以徐州节度使侯益为秦州节度使。庚寅，御明德楼，饯送昭义军节度使王建立，赐玉斧、蜀马。甲午，诏吏部三铨，听四时选拟官旋奏，不在团甲之限。

夏四月丙申朔，宴群臣于永福殿。戊戌，曹州防御使石暉卒，帝之从弟也。礼官奏：“天子为五服之内亲本服周者，三哭而止。”从之。己亥，罢洛阳、京兆进苑圃瓜果，悯劳人也。壬寅，右仆射致仕裴皞卒，赠太子太保。丙午，诏曰：“承旨者，承时君之旨。非近侍重臣，无以禀朕旨，宣予言。是以大朝会宰臣承旨，草制诏学士承旨，若无区别，何表等威？除翰

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为殿直；密院承旨宜改为承宣；御史台、三司、阁门、客省所有承旨，并令别定其名。”庚戌，以沧州节度使马全节为安州节度使。礼部侍郎张允奏，请废明经、童子科。从之。因诏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并停之。

五月癸酉，宋州贡瑞麦两歧。甲申，以前徐州节度使苻从简为右金吾卫上将军。丙戌，安州节度使李金全叛，诏新授安州节度使马全节以洛、汴、汝、郑、单、宋、陈、蔡、曹、濮十州之兵讨之。以前鄜州节度使安审晖为副，以内客省使李守贞为都监，仍遣供奉官刘彦瑶奉诏以谕金全。命麾下齐谦以诏送于淮夷，云梦人齐岷斩谦，归其诏于阙。辛卯，昭义节度使韩王王建立薨，辍朝二日，赠尚书令。壬寅，壬寅上疑脱“六月”二字。少府监致仕尹玉羽卒。癸卯，淮南使李承裕代李金全，金全南走，承裕以淮兵二千守其城。甲辰，马全节自应山县进军于大化镇。戊申，与鄂州贼军阵于安陆之南，三战而后克之，斩首三千级，生擒千余人。供奉官安友谦登锋力战，奋不顾身。全节赏其忠勇，使驰献捷书，暍死于路。是日，削夺李金全官爵。丁巳，淮夷伪校李承裕率众掠城中资货而遁，马全节入城抚其遗民，遣安审晖率兵以逐承裕，擒而斩之。执其伪都监杜光鄴，及淮南军五百余人，露布献于阙下。帝曰：此辈何罪，皆厚给放还。癸亥，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赐号通元先生。是时帝好《道德经》，尝召荐明讲说其义，帝悦，故有是命。寻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版，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

秋七月甲子朔，降安州为防御使额，以申州隶许州。丙寅，安州节度使马全节加检校太尉，改昭义军节度使。前鄜州节度使安审晖加检校太傅，为威胜军节度使。丁卯，湖南奏：遣天

策府步骑将张少敌领兵五万，楼船百艘，次于岳阳，将进讨淮夷也。甲戌，宣徽使杨彦询加检校太傅，充安国军节度使。乙亥，户部尚书致仕郑韬光卒，赠右仆射。戊寅，福州王延羲遣商人间路贡表自述。戊子，宿州奏，淮东镇移牒云：本国奏书于上国皇帝，曰：“久增景慕，莫会光尘，但循战国之规，敢预睦邻之道。一昨安州有故，脱难相归，边校贪功，乘便据垒。矧机宜之孰在，顾茫昧以难申。否臧皆凶，乃大《易》之明义；进取不止，亦圣人之厚颜。适属暑雨稍频，江波甚涨，指挥未到，事实已违。今者猥沐睿咨，曲形宸旨，归其俘获，示以英仁。其如军法朝章，彼此不可；扬名建德，曲直相悬。虽认好生，匪敢闻命。其杜光鄴等五百七人，已令却过淮北。”帝复书曰：“昨者灾生安陆，衅接汉阳，当三伏之炎蒸，动两朝之师旅。岂期边帅，不禀上谋，洎复城池，备知本末。寻已舍诸俘执，还彼乡间，不惟念效命之人，兼亦敦善邻之道。今承来旨，将正朝章，希循宥罪之文，用广崇仁之美。其杜光鄴等再令归复。”寻遣使押光鄴等于桐墟渡淮。淮中有棹船，甲士拒之，南去不果。诏光鄴等归京师，授以职秩，其戎士五百人，立为显义都。

八月丁酉，帝观稼于西郊。己亥，详定院以先奉诏详定冬正朝会礼节、乐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事具《乐志》。庚子，以前金州防御使田武为金州怀德军节度使。辛丑，升复、郢二郡为防御使额。戊午，左龙武统军相里金卒，废朝一日，赠太师。己未，太子太师致仕范延光卒于河阳，废朝二日，赠太师。丁卯，宰臣李崧加集贤殿大学士，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丙子，废翰林学士院，其公事并归中书舍人。丁丑，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慎仪为右散骑常侍，以翰林学士、左右补阙李浣为吏部员外郎，以右散骑常侍赵元

辅为太子宾客，以太子宾客韩恽为兵部尚书，以右谏议大夫段希尧为莱州刺史。甲申，西京留守杨光远加守太尉、兼中书令，充平卢军节度使，封东平王。戊子，改东京上源驿为都亭驿。

冬十月丁酉，制：天下兵马元帅、镇海镇东浙江东西等道节度使、中书令、吴越王钱元瓘加守中书令，充天下兵马都元帅。戊戌，户部尚书姚顛卒，废朝一日，赠右仆射。癸卯，湖南上言：福建王延义与弟延政互起干戈，内相侵伐。甲辰，升莱州为防御使额，以汝州防御使杨承贵领之。以新授莱州刺史段希尧为怀州刺史。丁未，契丹使实里来聘，致马百匹及玉鞍、狐裘等。《辽史》：会同三年三月戊辰，遣使使晋；乙未，晋遣使来觐。四月壬寅，遣人使晋；丙午，晋遣宣徽使杨端、王眺等来问起居；丙辰，晋遣使进茶药；癸亥，晋遣使贺端午。五月庚辰，晋遣使进弓矢；甲申，遣皇子天德及检校司徒邸用和使晋。六月庚子，晋遣使来见。九月丙戌，晋遣使贡名马；庚申，晋遣使贡布。十二月丙申，遣使使晋。己酉，宴群臣于永福殿，赐帛有差。癸丑，诏：“今后窃盗赃满五匹者处死，三匹已上者决杖配流，以盗论者准律文处分。”又诏：“过格选人等，许赴吏部南曹召保，委正身者降一资注官。”

十一月壬戌，遥领遂州武信军节度使、镇海军衙内统军、检校太傅、同平章事陆仁璋卒，赠太子太傅。甲子，滑州节度使景延广加检校太傅，改陕州保义军节度使。以郑州防御使、驸马都尉史匡翰为义成军节度使。戊辰，曹州防御使石贇加检校太保，充河阳三城节度使。庚午，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张昭远为兵部侍郎。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始用二舞。帝举觞，奏《元同之乐》；登歌，奏《文同之乐》；举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典礼久废，至是复兴，观者悦之。丁丑，吴越国进奉使陈元亮进《冬日观仗诗》一首，

帝览之称善，赐服马器币。癸未，移德州长河县，大水故也。甲申，制授闽国王延义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福州威武军节度使，封闽国王。以两浙西南面安抚使钱元懿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遥领广州清海军节度使。又以恩州团练使钱铎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领楚州顺化军节度使。丁亥，割卫州黎阳县隶滑州。

十二月壬辰朔，遥领洮州保顺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判湖州军州事鲍君福卒，赠太傅。丙申，诏：故静海军兼东南面安抚制置使、检校太傅、温州刺史钱宏巽赠太子太傅，故吴越两军节度副使、检校太尉钱宏俦赠太子太师。

天福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刑部员外郎李象上《二舞赋》，帝览而嘉之，命编诸史册。甲子，同州指挥使成殷谋乱，事泄伏诛。时节度使宋彦筠御下无恩，既贪且鄙，故殷与子彦璋阴构部下为乱，会有告者，遂灭其党。乙丑，青州奏，海冻百余里。丙寅，遣供奉官张澄等领兵二千，发并、镇、忻、代四州山谷吐浑，令还旧地。先是，吐浑苦契丹之虐，受镇州安重荣诱召，叛而南迁，入常山、太原二境，帝以契丹欢好之国，故遣归之。戊辰，诏：“应诸州无属州钱处，今后冬至、寒食、端午、天和节及诸色谢贺，不得进贡。”壬申，以左司郎中赵上交为谏议大夫。戊寅，封唐叔虞为兴安王，台骀神为昌宁公，差给事中张彖、户部郎中张守素就行册礼。又诏：岳镇海渎等庙宇，并令崇饰，仍禁樵采。丙戌，故皇第二叔检校司徒万友赠太师，皇第三叔检校司空万铨赠太尉，皇兄故检校左仆射敬儒赠太傅。

二月辛卯，诏：“天下郡县，不得以天和节禁屠宰，辄滞刑狱。”壬辰，置浮桥于德胜口。甲午，诏：“诸卫上将军月俸旧三十千，令增至五十千。”戊戌，以三恪汝州襄城县令、

袭介国公宇文颀为太子率更令。己亥，诏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赵莹监修。壬寅，以三白渠制置使张彖为给事中。戊申，诏侯伯来朝，君臣相见，赏宴贡奉，今后宜停。起居郎贾纬以所撰《唐年补录》六十五卷上之，帝览之嘉叹，赐以器币，仍付史馆。《五代会要》：起居郎贾纬奏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臣今搜访遗闻及耆旧传说，编成六十五卷，目为《唐朝补遗录》，以备将来史馆修述。”癸丑，长安公主薨，帝之长女也，笄年降于驸马杨承祚。帝悼惜之甚，辍视朝二日，追赠秦国公主。

三月甲子，河中节度使康福进封许国公。乙丑，左骁卫上将军李承约卒。癸酉，诏天福四年终已前，百姓所欠夏秋租税，一切除放。

夏四月庚寅朔，湖南奏，溪州刺史彭士愁、五溪酋长等乞降，已立铜柱于溪州，铸誓状于其上，以《五溪铜柱图》上之。丙申，诏显义指挥使刘康部下兵五百人放还淮海，即安州所俘也。己亥，虞部郎中、知制诰杨昭俭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王松改御史中丞，礼部郎中冯玉改司门郎中、知制诰。辛丑，宰臣监修国史赵莹奏：“奉诏差张昭远等五人同修唐史，内起居郎贾纬丁忧去官，请以刑部侍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与编修。”又奏：“史馆所阙唐朝实录，请下敕购求。”并从之。《五代会要》：监修国史赵莹奏：“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臣等近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案于旧章，既阙简编，先虞漏略。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况咸通中宰臣韦保衡与蒋伸、皇甫焕撰武宗、宣宗两朝实录，皆遇多事，或值

播迁，虽闻撰述，未见流传。其韦保衡、裴贻合有子孙，见居任职，或门生故吏，曾记纂修，闻此讨论，谅多欣愜。请下三京诸道及内外臣僚，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授一官。如卷帙不足，据数进纳，亦请不次奖酬，以劝来者。自会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记述颇多。请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臣与张昭远等所撰《唐史》，叙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所陈条例，请下所司。”从之。壬寅，以户部员外郎、知制诰卢价为虞部郎中、知制诰，以昭义节度副使陈元为光禄卿致仕。乙巳，齐、鲁民饥，诏兖、郓、青三州发廩赈贷。

五月庚申朔，以前邢州节度使丁审琪为延州节度使，延州节度使刘景严为邠州节度使。故皇子杲册赠太尉，进封陈王。庚午，泾州奏，雨雹，川水大溢，坏州郡镇戍二十四城。甲戌，北京遣牙将刘从以吐浑大首领白承福、念庞里、赫连功德来朝。邢州上言，吐浑移族帐于镇州封部。

六月丙申，以前卫尉卿赵延义为司天监。丁酉，诏：“今后藩侯郡守，凡有善政，委倅贰官条件闻奏，百姓官吏等不必远诣京阙。”壬寅，右领卫上将军李顷卒，赠太师。甲辰，迦叶弥陀国僧室哩以佛牙泛海而至。丙午，高丽国王王建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食邑一万户。戊午，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执契丹使伊喇，遣轻骑掠幽州南境之民，处于博野。仍贡表及驰书天下，述契丹援天子父事之礼，贪傲无厌，困耗中国，已缮治甲兵，将与决战。帝发谕止之。重荣跋扈愈甚，由是与

襄州节度使安从进潜相构谋为不轨。

高祖纪六

天福六年秋七月己未朔，帝御崇元殿视朝。庚申，升陈州为防御使额。辛酉，以前邓州节度使焦方为贝州节度使。壬戌，泾州奏，西凉府留后李文谦，今年二月四日闭宅门自焚，遣元入西凉府译语官与来人赍三部族蕃书进之。以三司使刘审交为陈州防御使。癸亥，以前郢州节度使赵在礼为许州节度使，以前鄴都留守、广晋尹高行周为河南尹、西都留守。诏改拱辰、威和、内直等军并为兴顺。甲子，以宣徽使、权西京留守张从恩判三司。己巳，以鄴都留守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广晋尹刘知远为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仍割辽、沁二州却隶河东。以北京留守李德琬为广晋尹，充鄴都留守；以昭义节度使马全节为邢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甲戌，诏：“今后诸道行军副使，不得奏荐骨肉为殿直供奉官。”己卯，以前陕州节度使李从敏为昭义军节度使，以陕州节度使景延广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以河阳节度使石赟为陕州节度使。壬午，突厥遣使朝贡。以遥领寿州忠正军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怀忠为同州节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守贞遥领忠正军节度使、侍卫马军指挥使。甲申，降御札，取八月五日暂幸鄴都，沿路供顿，并委所司以官物排比，州县不得科率人户。丙戌，以右谏议大夫赵远为中书舍人，吏部郎中郑受益为右谏议大夫，刑部郎中殷鹏为水部郎中、知制诰。

八月戊子朔，以皇子开封尹、郑王重贵为东京留守，以天

平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杜重威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宣徽南院使张从恩为东京内外兵马都监。改奉德马军为护圣。放文武百官朝参，取便先赴鄴都。壬辰，车驾发东京。己亥，至鄴，左右金吾六军仪仗排列如仪，迎引入内。改旧澶州为德清军。以内客省使刘遂清为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壬寅，制：“应天福六年八月十五日昧爽已前，诸色罪犯，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其持仗行劫及杀人贼，并免罪移乡，配逐处军都收管；犯枉法赃者，虽免罪不得再任用；诸徒流人并放还；贬降官未量移与量移者，约资叙用。天福五年终已前残税并放。应河东起义之初及收复鄴都、汜水立功将校，并与加恩；亡歿者与追赠。自东京至鄴都缘路，昨因行幸，有损践田苗处，据顷亩与放今年租税。鄴都管内，有潜龙时在职者，并与加恩。耆年八十已上者，版授上佐官。天下农器，并许百姓自铸造。亡命山泽者，招唤归业；百日不出者，复罪如初。唐梁国公狄仁杰宜追赠官秩。应天福三年已前，败阙场院官无家业者，并与除放，其人免罪，永不任使。私下债负征利及一倍者并放，主持者不在此限。”丁未，以客省使、将作监丁知浚为内客省使，引进使、鸿胪卿王景崇为客省使，殿中监、判四方馆事刘政恩为引进使。壬子，改鄴都皇城南门应天门为乾明门，大明馆为都亭驿。甲寅，遣光禄卿张澄、国子博士谢攀使高丽行册礼。

九月己未，以兵部侍郎阎至为吏部侍郎。辛酉，滑州河决，一溉东流，乡村户民携老幼登丘冢，为水所隔，饿死者甚众。壬申，忠武建武等军节度使、守太傅、兼中书令、行苏州睦州刺史钱元璪进封彭城郡王，遥领广州清海军节度使、判婺州军州事钱元懿为检校太师。乙亥，遣前邢州节度使杨彦询使于契丹，锡赉甚厚。丁丑，吐浑遣使朝贡。壬午夜，有彗星出于西

方，长二丈余，在房一度，尾迹穿天市垣东行，逾月而灭。丙戌，兖州上言，水自西来，漂没秋稼。

冬十月丁亥朔，遣鸿胪少卿魏玘等四人，分往滑、濮、郓、澶视水害苗稼。己丑，诏以胡梁度月城为大通军，浮桥为大通桥。壬寅，诏唐梁国公狄仁杰可赠太师。

十一月丁未，郑王夫人张氏薨。福州王延义遣使贡方物。甲寅，遣太子宾客聂延祚、吏部郎中卢撰持节册天下兵马元帅、守尚书令、吴越国王钱元瓘。甲子，以御史中丞王松为尚书右丞，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判馆事王易简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张昭远为兵部侍郎，国子祭酒田敏以本官兼户部侍郎。辛未，太妃、皇后至自东京。壬申，遣给事中李式、考功郎中张铸持节册闽国王王延义。甲戌，太子少傅致仕王权卒，赠左仆射。丁丑，襄州安从进举兵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行营都部署，率兵讨之，以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为副，以宣徽南院使张从恩监护焉。

十二月丙戌朔，以东京留守、开封尹、郑王重贵为广晋尹，进封齐王；以鄴都留守、广晋尹李德瓌为开封尹，充东京留守。南面军前奏，十一月二十七日，武德使焦继勋、先锋都指挥使郭金海等于唐州南遇安从进贼军万余人，大破之，《宋史·陈思让传》：思让为先锋右厢都监，从武德焦继勋领兵进讨，遇从进之师于唐州花山下，急击，大破之。生擒衙内都指挥使安宏义，获山南东道之印，安从进单骑奔逸。丁亥，诏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周权知襄州军州事。是日，镇州节度使安重荣称兵向阙，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杜重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率兵击之，以邢州节度使马全节为副，以前贝州节度使王周为马步军都虞候。癸巳，武德使焦继勋奏，安从进遣弟从贵领兵千人，取接均州刺史蔡行遇，寻领所部兵掩杀贼军七百余，

生擒安从贵，截其双腕，却放入城。戊戌，以皇子重睿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己亥，北面军前奏，十三日未时，于宗城县西南大破镇州贼军，杀一万五千人，余党走保宗城县。是夜三更，破县城，前深州刺史史虔武自缚归降。获马三千匹，绢三万余匹，余物称是。安重荣脱身遁走。是日，百官称贺。癸卯，削夺安从进、安重荣在身官爵。右金吾上将军苻从简卒，废朝，赠太师。乙巳，天下兵马都元帅、守尚书令、吴越国王钱元瓘薨，废朝三日，谥曰文穆。是日，帝习射于后苑，诸军都指挥使已上悉预焉，赐物有差。丁未，南面行营都部署高行周奏，今月十三日，部领大军至襄州城下，相次降贼军二千人。其降兵马军诏以“彰圣”为号，步军以“归顺”为号。庚戌，以权知吴越国事钱宏佐为起复镇军大将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封吴越国王。壬子，杜重威部领大军至镇州城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丙辰朔，不受朝贺，用兵故也。戊午，以前将作监李锴为少府监。北面招讨使杜重威奏，今月二日收复镇州，斩安重荣，传首阙下。帝御乾明楼，宣露布讫，大理卿受馘，付市徇之，百官称贺。曲赦广晋府禁囚。《辽史》云：戊辰，晋函安重荣首来献，上数欲亲讨重荣，至是乃止。辛酉，追赠皇弟三人：故沂州马步军都指挥使、赠太傅德再赠太尉，追封福王；故检校太子宾客、赠太傅殷再赠太尉，追封通王；故彰职右第三军都指挥使长州刺史、赠太傅威再赠太尉，追封广王。壬戌，追赠皇子五人：故右卫将军、赠太保重英再赠太傅，追封虢王；故权东京留守、河南尹、赠太傅重义再赠太尉，追封寿王；故皇城副使、赠太保重裔再赠太傅，追封郟王；故河阳节度使、赠太尉重信再赠太师，追封沂王；故左金吾卫将军、赠太保重进再赠太傅，追封夔王。癸亥，改镇州为恆州，

成德军为顺国军。丙寅，以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赵莹为侍中；青州节度使杨光远加食邑，改赐功臣名号；兖州节度使桑维翰加检校太保；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加兼侍中；以郢州节度使、北面行营招讨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杜重威为恆州顺国军节度使，加兼侍中；皇子广晋尹兼功德使、齐王重贵加兼侍中；秦州节度使侯益加特进，增食邑。丁卯，以判四方馆事孟承诲为太府卿充职。戊辰，以沧州节度使安叔千为邢州节度使，以北面行营副招讨使、邢州节度使马全节为定州节度使，以定州节度使王庭允为沧州节度使，以前邢州节度使杨彦询为华州节度使。恆州立功将校王温以降等第除郡。庚午，契丹遣使来聘。是日上元节，六街诸寺燃灯，御乾明门观之，夜半还宫。壬申，延州节度使丁审琦加爵邑，邓州节度使安审徽加检校太傅，陕州节度使石赟加检校太傅。乙亥，契丹遣使来聘。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景延广加检校太尉，改郢州节度使，典军如故。以前贝州节度使、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王周为河阳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丁丑，以刑部侍郎窦贞固为门下侍郎，以礼部郎中边归说为比部郎中、知制诰。壬午，以河阳节度使王周为泾州节度使，以恆州节度副使王钦祚为殿中监。

二月丁亥，皇妹清平公主进封卫国王公主。契丹遣使来聘。己丑，宴于武德殿，新恆州节度使杜重威已下、诸军副兵马使已上悉预焉，赐物有差。己亥，以曹州防御使何建为延州留后。泾州奏，差押牙陈延晖赍敕书往西凉府，本府都指挥使等请以陈延晖为节度使。辛丑，宰臣李崧丁母忧，起复旧任。延州蕃寇作乱，同州、鄜州各起牙兵讨平之。丙午，诏：“邓、唐、随、郢诸州，多有旷土，宜令人户取便开耕，与免五年差税。”

三月己未，兵部尚书韩恽卒。庚申，遣前齐州防御使宋光霫、翰林茶酒使张言使于契丹。壬戌，分命朝臣诸寺观禱雨。

丙寅，皇后为妹契丹枢密使赵延寿妻燕国长公主卒于幽州，举哀于外次。辛未，滑州节度使、驸马都尉史匡翰卒，辍朝，赠太保。诏唐州湖阳县蓼山神祠宜赐号为“蓼山显顺之神”。乙亥，以晋昌军节度使安审琦为河中节度使，以前亳州防御使王令温为贝州节度使。丙子，赐宰臣李崧白藤肩舆，以起复故也。丁丑，以晋州节度使皇甫遇为河阳节度使，以寿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指挥使李守贞为滑州节度使，以夔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为相州节度使，皆典军如故。宰臣于寺观祷雨。

闰月丙戌，以兵部郎中司徒诩为右谏议大夫。戊子，兖州节度使桑维翰加特进，封开国公。庚寅，以延州留后何建为延州节度使，以引进使兼殿中监刘政恩为太子詹事。壬辰，宋州节度使安彦威奏，修滑州黄河功毕。诏于河决之地建碑立庙。丙申，以鄜州节度使周密为晋州节度使，以左羽林统军符彦卿为鄜州节度使。壬寅，诏百官五日一度起居，日轮定两员，具所见以封事奏闻。诏改鄴都宣明门为殊凤门；武德殿为视政殿，文思殿为崇德殿，画堂为天清殿，寝殿为乾福殿，其门悉从殿名；皇城南门为乾明门，北门为元德门，东门为万春门，西门为千秋门；罗城南砖门为广运门，观音门为金明门，橙槽门为清景门，寇氏门为永芳门，朝臣门为景风门；大城南门为昭明门，观音门为广义门，北河门为静安门，魏县门为应福门，寇氏门为迎春门，朝城门为兴仁门，上斗门为延清门，下斗门为通远门。戊申，宋州节度使安彦威封邠国公，赏修河之劳也。癸丑，泾州节度使王周奏，前节度使张彦泽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条，已改正停废。诏褒之。是春，鄴都、凤翔、兖、陕、汝、恆、陈等州旱，郓、曹、澶、博、相、洛诸州蝗。

夏四月甲寅朔，避正殿不视朝，日食故也。是日，太阳不亏，百官上表称贺。诏沿河藩君节度使、刺史并兼管内河堤使。

己未，右谏议大夫郑受益两疏论张彦泽在泾州之日，违法虐民，支解掌书记张式、部曲杨洪等，请下所司，明申其罪。皆留中不出。庚申，刑部郎中李涛、张麟，员外郎麻麟、王禧，同诣阁门上疏，论张彦泽罪犯，词甚恳切。《宋史·李涛传》：泾帅张彦泽杀记室张式，夺其妻，式家人诣阙上诉，晋祖以彦泽有军功，释其罪。涛伏阁抗疏，请置于法。晋祖召见谕之，涛植笏叩阶，声色俱厉，晋祖怒叱之，涛执笏如初。晋祖曰：“吾与彦泽有誓约，恕其死。”涛厉声曰：“彦泽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尝赐铁券，今复安在？”晋祖不能答，即拂衣起。辛酉，诏：“张彦泽剝剔宾从，诛剥生聚，冤声秽迹，流闻四方，章表继来，指陈甚切。尚以曾施微功，特示宽恩。深怀曲法之惭，贵徇议劳之典。其张彦泽宜削一阶，仍降爵一纪。其张式宜赠官，张式父铎、弟守贞、男希范并与除官。仍于泾州赐钱十万，差人津置张式灵柩并骨肉归乡，所有先收纳却张式家财物畜，并令却还。其泾州新归业户，量与蠲减税赋。”翌日，以前泾州节度使张彦泽为左龙武大将军。《宋史·杨昭俭传》：昭俭与李涛论张彦泽不报，会有诏令朝臣转对，或有封事，亦许以不时条奏。昭俭复上疏曰：“天子君临四海，日有万几，懋建诤臣，弥缝其阙。今则谏臣虽设，言路不通。药石之论，不达于圣聪，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御史台纪纲之府，弹纠之司。衔冤者固当昭雪，为蠹者难免放流。陛下临御以来，宽仁太甚，徒置两司，殆如虚器。遂令节使慢侮朝章，屠杀幕吏。始诉冤于丹阙，反执送于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愿回宸断，诛彦泽以谢军吏。戊辰，废雄州为昌化军，警州为威肃军，其军使委本道差补。故泾州节度掌书记张式赠尚书虞部郎中，以式父铎为沁州司马致仕，弟守贞为贝州清河县主簿，男希范为兴元府文学。甲戌，诏皇子齐王就前

河府节度使康福第，以教坊乐宴会前、见任节度使。戊寅，前庆州刺史米廷训追夺在身官爵，配流麟州，坐奸妻兄之女也。是月，州郡十六处蝗。

五月己亥，中书门下奏：“时属炎蒸，事宜简省。应五日百官起居，望令押班宰臣一员押百官班，其转对官两员封付阁门使引进，本官随百僚退，不用别出谢恩。其文武内外官僚乞假、宁觐、搬家、婚葬、病损并门见门辞。诸道进奉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进使引至殿前奏云‘某等进奉’，奏讫，令进奉使便出。其进奉专使朝见日，班首一人致词，都附起居。刺史并行军副使、诸道马步军都指挥使已下，差人到阙，并门见门辞。州县官谢恩日，甲头一人都致词，不用逐人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当直及合于殿前排立者，即入起居；如不当直排立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徽使点检，常须整齐。”从之。时帝不豫，难于视朝故也。《辽史》：二月甲午，遣使使晋，索吐谷浑叛者。《契丹国志》云：辽以晋招纳吐谷浑，遣使责让，晋高祖忧悒成疾。左威卫上将军卫审 余卒，赠太子少保。乙巳，尊皇太妃刘氏为皇太后。徐无党《五代史记注》云：高祖所生母也。丁未，工部侍郎韦勋改刑部侍郎。壬子，以左散骑常侍李光廷为秘书监，给事中萧愿为右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为给事中，太常卿裴坦为左谏议大夫。是月，州郡五奏大水，十八奏旱蝗。

六月丁巳，以兖州节度使桑维翰为晋昌军节度使，以前许州节度使安审琦为兖州节度使。襄州都部署高行周奏，安从进观察判官李光图出城请援，送赴阙。乙丑，帝崩于保昌殿，寿五十一。遗制齐王重贵于枢前即皇帝位，丧纪并依旧制，山陵务从节俭，马步诸军优纪并从嗣君处分。《通鉴考异》云：《汉高祖实录》：晋高祖大渐，召近臣属之曰：“此天下，明宗之

天下，寡人窃而处之久矣。寡人既谢，当归许王，寡人之愿也。”此说难信。

八月，太常卿崔胤上谥曰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号高祖。以其年十一月十日庚寅葬于显陵，宰臣和凝撰谥册哀册文。《五代史补》：高祖尚明宗女，宫中谓之石郎。及将起兵于太原，京师夜间狼皆群走，往往入宫中，愍帝患之，命诸班能射者分头捕逐，谓之“射狼”。或遇诸涂，问曰：“汝何从而来？”对曰：“看射狼。”未几，高祖至。盖“射”亦“石”也。《五代史阙文》：梁开平初，潞州行营使李思安奏：函关县穰乡民伐树，树仆，自分为二，中有六字如左书，云“天十四载石进”，梁帝藏于武库，时莫详其义。至帝即位，识者曰：“天”字取“四”字两画加之于傍，即“丙”字也；“四”字去中之两画加“十”字，即“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进者晋也，石者姓也。臣谨按，天佑二十年，岁在癸未，其年庄宗建号，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岁丙申，其年晋祖即位，改元天福元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载矣，故识书云“天十四载石进”者，言自天祐灭后十四载石氏兴于晋也，岂不明乎！而拆字解讖以就丙申，非也。

史臣曰：晋祖潜跃之前沈毅而已。及其为君也，盱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静之风，以絀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然而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连祸结，卒使都城失守，举族为俘。亦由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傥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

少帝纪一

少帝，名重贵，高祖之从子也。考讳敬儒，母安氏，以唐天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生帝于太原汾阳里。敬儒尝为后唐庄宗骑将，早薨，高祖以帝为子。帝少而谨厚，高祖爱之。洎历方镇，尝遣从行，委以庶事，但性好驰射，有祖祢之风。高祖镇太原，命琅琊王震以《礼记》教帝，不能领其大义，谓震曰：“非我家事业也。”及高祖受围于太原，亲冒矢石，数献可于左右，高祖愈重焉。高祖受契丹册，将入洛，欲留一子抚晋阳，先谋于契丹主，主曰：“使诸子尽出，吾当择之。”乃于行中指帝谓高祖曰：“此眼大者可矣。”遂以帝为北京留守，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太原尹，知河东管内节度观察事。天福二年九月，征赴阙，授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右金吾卫上将军。三年十二月，授开封尹，加检校太傅，封郑王，增食邑三千户。俄加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改广晋尹，进封齐王。以下疑脱“七年正月，加兼侍中”八字。

是岁六月十三日乙丑，高祖崩，承遗制命枢前即皇帝位。帝在并州未著人望，及保厘浚郊，大有宽裕之称。从幸鄴都，是岁遇旱，高祖遣祈雨于白龙潭，有白龙见于潭心，是夜澍雨尺余，人皆异之，至是果登大位焉。丁卯，赐侍卫诸军将校钱一百贯下至五贯，以初即位示赉也。戊辰，宰臣冯道等率百僚请听政，凡三上表，允之。庚午，始听政于崇德殿门偏廊，分

命廷臣以嗣位奏告天地宗庙社稷。遣右骁卫将军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马二匹，往相州西山扑祭，用北俗礼也。丙子，以司徒、兼侍中冯道为大行皇帝山陵使，门下侍郎窦贞固副之，太常卿崔棣为礼仪使，户部侍郎吕琦为卤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简为仪仗使。徐无党《五代史记注》云：旧史实录无桥道顿递使，疑不置或阙书，汉高祖亦然。己卯，遣判四方馆事硃崇节、右金吾大将军梁言持国信物使于契丹。是时，河南、河北、关西并奏蝗害稼。

秋七月癸未朔，百官素服临于天清殿。戊子，诏应宫殿、州县及官名、府号、人姓名，与先帝讳同音者改之。改西京明堂殿为宣德殿，中书政事堂为政事，堂后官房头为录事，余为主事。《东都事略·陶穀传》：穀本姓唐，避晋祖讳改姓陶，盖当时避讳之体如此。己丑，大行皇帝大祥，帝释缞服，百官衣縗。辛卯，帝除禫服，百官吉服。壬辰，太皇太后刘氏崩，高祖之庶母也。遗诏服纪园陵毋用后礼，皇帝不得废军国机务。既而礼官奏：“准令式，为祖父母齐缞周；又准丧葬令，皇帝本服周者，三哭而止。请准后唐同光三年，皇太妃北京薨，庄宗于洛京西内发哀素服，不视事三日。”从之。仍遣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奏告高祖灵座。癸巳，右谏议大夫郑受益、中书舍人杨昭俭并停见任，以请假在外，不赴国丧故也。丁酉，宰臣冯道等率文武百僚诣崇德殿门拜表，请御正殿，凡三上表，允之。安州奏，水平地深七尺。庚子，帝御正殿，宣制：“天赦天下，诸道州府各色罪犯，除十恶五逆、杀人强盗、官典犯赃、合作毒药、屠牛铸钱外，其余罪犯，咸赦除之。襄州安从进如能果决输诚，并从释放。其中外臣僚将校，并与加恩。天下有虫蝗处，并与除放租税。”辛丑，恆州顺国军节度使杜威、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并加检校太师，仍增爵邑。青州平卢军节

度使杨光远加守太师。癸卯，郢州天平军节度使兼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滑州义成军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相州彰德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并加检校太傅，仍增爵邑。宰臣冯道等上表，请依旧置枢密使，略曰：“窃以枢密使创自前朝，置诸近侍，其来已久，所便尤多。顷岁枢密使刘处让偶属家艰，爰拘丧制，既从罢免，暂议改更，不曾显降敕文，永停使额。所愿各归职分，岂敢苟避繁难。伏请依旧置枢密使。”初，高祖事后唐明宗，睹枢密使安重诲秉政擅权，赏罚由己，常恶之，及登极，故断意废罢，一委中书。至是冯道等厌其事繁，故复请置之，庶分其权。表凡三上，不允。乙巳，徐州节度使李从温、宋州节度使安彦威并加兼中书令，西都留守、充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周加兼侍中，凤翔节度使李从 严加守太保。遣中使就中书赐宰臣冯道生辰器币，道以幼属乱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坚让不受。丙午，以给事中罗周岳为左散骑常侍，以右谏议大夫符蒙为给事中，以秘书少监兼广晋少尹边蔚为右散骑常侍，以广晋少尹张煦为右谏议大夫，以广晋府判官、光禄少卿边光范为右谏议大夫。丁未，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从诲加兼尚书令，湖南节度使、楚王马希范加守太傅。自是藩侯郡守，皆第加官封，示溥恩也。是月，州郡十七蝗。

八月壬子朔，百官素服临于天清殿。乙卯，以左散骑常侍罗周岳为东京副留守。庚申，以山陵礼仪使、太常卿崔暹为太子宾客，分司西都，病故也。壬戌，晋昌军节度使桑维翰加检校太傅。甲子，宰臣冯道加守太尉，赵莹加中书令，李崧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凝加右仆射。契丹遣使致慰礼马二十匹及罗绢等物。是日，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周奏，收复襄州，安从进自焚而死，生擒男宏赞斩之。前河东节度使康福卒，赠太师，

谥曰武安。戊辰，以太子太保兼尚书左仆射刘 句为太子太傅。诏赐襄州城内百姓粟，大户二斛，小户一斛，以久困重围也。己巳，以太子宾客赵元辅权判太常卿事，充山陵礼仪使。庚午，葬太皇太后于魏县秦固村。癸酉，契丹遣使致祭于高祖，贖礼御马二匹、羊千口、绢千匹。契丹主母亦遣使来慰。诏免襄州城内人户今年夏秋来屋税，其城外下营处与放二年租税。应被安从进胁从者，一切不问。是月，河中、河东、河西、徐、晋、商、汝等州蝗。

九月丁丑朔，百官素服临于天清殿。己卯，分命朝臣诣寺观禱雨。辛巳，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宏佐、福建节度使王延羲，并加食邑，仍改赐功臣名号。癸未，帝御乾明门，观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周、都监张从恩等献俘馘。有司宣露布讫，以安从进男宏受等四十四人徇于市，皆斩之。曲赦京城禁囚。甲申，宴班师将校于崇德殿，赐物有差。乙酉，宰臣和凝上《回河颂》，赐鞍马器帛。丁亥，以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安彦威为西京留守兼河南尹；以襄州行营都部署、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宋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师。戊子，降襄州为防御使额，均、房二州割属邓州，升泌州为团练使额。己丑，以东京留守兼开封尹李德珣为广晋尹；以宣徽南院使、襄州行营都监张从恩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加检校太尉；以前同州节度使、襄州行营副部署宋彦筠为邓州威胜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山陵礼仪使撰高祖祔飨太庙酌献乐章，上之。庚寅，诏今后除授留守，宜降麻制。癸巳，乐平公主史氏进封鲁国大长公主，寿安长公主乌氏进封魏国大长公主，郑国长公主杜氏进封宋国大长公主。荆南高从诲累表让尚书令之命。己亥，追封故秦国长公主为梁国长公主，故永寿长公主为岐国大长公主，故延庆长公主为邠国大长公主。辛丑，以义成军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充大行

皇帝山陵一行都部署。壬寅，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刘遂清为郑州防御使，以澶州防御使李承福为宣徽北院使。癸卯，诏大行皇帝十一月十日山陵，宜自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不坐，放文武百官朝参。甲辰，上大行皇帝尊谥宝册，百官素服班于天清殿。《五代会要》：天福七年，中书门下奏：山陵礼仪使状：“高祖尊谥号及庙号，伏准故事，将启殡宫前，择日命太尉率百僚奉谥册，告天于圜丘毕，奉谥册跪读于灵前。”此累朝之制，盖以天命尊极，不可稽留。今所上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尊谥宝册，伏缘去洛京地远，宝册难以往来，当司详酌，伏请只差官往洛京，奏告南郊太庙。其日，中书门下文武百官立班，中书令、侍中升灵座前读宝册，行告谥之礼。礼仪使撰进高祖祔飨太庙酌献乐章舞名，请以《咸和之舞》为名。从之。

冬十月辛亥朔，百官素服临于天清殿。襄州利市庙封为顺正王，仍令本州修崇庙宇。癸亥，启攒宫，百官衣初丧服入临。甲子，灵驾进发，帝于殊凤门外行遣奠之祭，辞毕还宫。丁丑，太保卢质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己卯，宰臣李崧母丧，归葬深州，遣使吊祭之。庚辰，契丹遣使致祭于高祖，贖马三匹、衣三袭。

十一月庚寅，葬高祖皇帝于显陵。壬辰，湖南奏，前洪州节度使马希振卒。戊戌，诏宰臣等分诣寺庙祈雪。庚子，祔高祖神主于太庙。辛丑，以金吾卫大将军、权判三司董遇为三司使。诏：“州郡税盐，过税斤七钱，住税斤十钱，州府盐院并省司差人勾当。”先是，诸州府除蚕盐外，每年海盐界分约收盐价钱一千七万贯，高祖以所在禁法，抵犯者众，遂开盐禁，许通商，令州郡配征人户食盐钱，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为五等，时亦便之。至是掌赋者欲增财利，难于骤变前法，乃重其关市之征，盖欲绝其兴贩归利于官也。其后盐禁如故，盐钱

亦征，至今为弊焉。是日，诏：“天地宗庙社稷及诸祠祭等，访问所司承管，多不精洁。宜令三司预支一年礼料物色，于太庙置库收贮。差宗正丞主掌，委监察使监当，祭器祭服等未备者修制。《五代会要》：敕差宗正丞石载仁专主掌，监察御史宋彦升监库，兼差供奉官陈审璘往洛京，于太庙内隐便处修盖库屋五间，俟毕日，催促所支物色，监送入库交付讫，取收领文状归阁。每有祠祭，诸司各请礼料。至时委监库御史宋彦升、宗正丞石载仁旋行给付。其大祠、中祠兼令监察御史检点，小祠即令行事官检点。如致慢易，本司准格科罪。其祭器未有者修制，已有者更仰整饬。

十二月辛酉，以威武军节度副使、充福建管内诸军都指挥使王亚澄为威武军副大使，知节度事。诏：“诸道州府，每遇大祭祀、冬至、寒食、立春、立夏、雨雪未晴，不得行极刑。如有已断下文案，可取次日及雨雪定后施行。”乙丑，以前邓州节度使安审晖为左羽林统军，以前延州节度使丁审琪为右羽林统军，以前金州节度使潘环为左神武统军，以前华州节度使皇甫立为左金吾卫上将军，以右龙武统军刘遂凝为左骁卫上将军，以前贝州节度使马万为右骁卫上将军，以左龙武大将军张彦泽为右武卫上将军。丙寅，宰臣冯道、滑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河阳节度使皇甫遇、西京留守安彦威、广晋尹李德珣，并加爵邑，以山陵充奉之劳也。己巳，回鹘进奉使密里等各授怀化归德大将军、将军郎将，放还蕃。庚午，故洪州节度使马希振追封齐国公。辛未，故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彭城郡王钱元璪追封广陵郡王。丙子，于闐、回鹘皆遣使贡方物。

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盗发唐坤陵，庄宗母曹太后之陵也。河南府上言：“逃户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饿死者兼之。”诏：

“诸道以廩粟賑饥民，民有积粟者，均分借便，以济贫民。”时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饿死者千万计。东都人士僧道，请车驾复幸东京。后唐庄宗德妃伊氏自契丹遣使贡马。庚寅，沙州留后曹元深加检校太傅，充沙州归义军节度使。癸巳，发禁军万人并家口赴东京。乙巳，于闐、回鹘入朝使刘再成等并授怀化大将军、将军郎将，放还蕃。

二月庚戌，御札取今月十一日车驾还东京，沿路州府，不用修饰行宫；食宿顿递，并以官物供给；文武臣僚除有公事合随驾外，并先次进发。以侍卫亲军使景延广充御营使。癸丑，以广晋尹李德珣权鄴都留守。己未，车驾发鄴都，曲赦都下禁囚。甲子，次封丘，文武百官见于行宫。乙丑，至东京。甲戌，以东京留守张从恩为权鄴都留守，以皇弟检校司徒重睿为检校太保、开封尹，年幼未出阁，差左散骑常侍边蔚知府事。丁丑，以前太仆卿薛仁谦为卫尉卿。河中逃户凡七千七百五十九。是时天下饥，谷价翔踊，人多饿殍。右金吾卫上将军刘处让卒，赠太尉。

三月己卯朔，以中书令、监修国史赵莹为晋昌军节度使，以晋昌军节度使桑维翰为侍中、监修国史。《通鉴》作晋昌节度使、兼侍中桑维翰为侍中。胡三省注云：桑维翰始居藩镇而兼侍中，今入朝，正为门下省长官。辛巳，以左散骑常侍卢重为秘书监，以东京副留守罗周岳为右散骑常侍。癸未，青州节度使、东平王杨光远进封寿王，北京留守刘知远、恆州节度使杜威并加兼中书令。乙酉，以鄜州节度使符彦卿为河阳节度使，以权鄴都留守、前开封尹张从恩为鄴都留守、广晋尹，以右羽林统军丁审琪为鄜州节度使。丁亥，天策上将军、湖南节度使、楚王马希范加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己丑，桂州节度使马希杲依前检校太尉、兼侍中，兼知朗州军州事；朗州武平军节度使

马希萼加检校太尉，进封爵邑。以武平军节度副使、岳州团练使马希瞻为检校太尉，领卢州昭信军节度使；以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团练使马希广为检校太尉，领洪州镇南军节度使；皆楚王马希范之弟也。庚寅，以宣徽北院使李承福为右武卫大将军，充宣徽南院使；以前郑州防御使刘继勋为左千牛卫大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经》书上进，赐帛五十段。甲午，有白鸟栖作坊桐树，作坊使周务掠捕而进之。辛丑，引进使、太府卿孟承诲使契丹。诏京百司摄官亲公事及五年，与授初官。癸卯，以左谏议大夫司徒诩为给事中，左司郎中王仁裕为右谏议大夫，前鸿胪卿王均为少府监。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戌，以许州节度使赵在礼为徐州节度使，以徐州节度使李从温为许州节度使。己巳，中书门下奏：“请以六月二十七日降诞日为启圣节。”从之。是月，河南、河北、关西诸州旱蝗，分命使臣捕之。

五月己卯，追封皇故长姊为吴国长公主。癸未，皇侄女永福县主薨，辍朝三日，追封平昌郡主。丁亥，皇第二叔祖赠太师万友追封秦王；皇第三叔祖赠太尉万铨赠太师，追封赵王。皇伯赠太傅敬儒赠太师，追封宋王；皇叔赠太尉福王德赠太师，追封如故；皇叔赠太傅晖赠太师，追封韩王；皇叔赠太尉通王殷、皇叔赠太尉广王威、皇兄赠太傅郟王重裔并赠太师，追封如故。皇兄赠太师沂王重信追封楚王；皇兄赠太傅虢王重义、皇兄赠太师夔王重进、皇弟赠太尉陈王重杲等并赠太师，追封如故。仍令所司择日册命。辛卯，以御史中丞王易简为尚书左丞，以礼部侍郎张允为御史中丞，以中书舍人吴承范为礼部侍郎，以吏部侍郎王延为尚书右丞，以尚书右丞王松为吏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张昭远为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吕琦为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韦勛为户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详为刑部侍郎。癸

巳，命宰臣等分诣寺观祷雨。己亥，飞蝗自北翳天而南。太子宾客李棣卒。甲辰，诏：“诸道州府见禁罪人，除十恶五逆、行劫杀人、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官典犯赃各减一等外，余并放。”是时所在旱蝗，故有是诏。乙巳，幸相国寺祈雨。

六月庚戌，以螟蝗为害，诏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守贞往皋门祭告，仍遣诸司使梁进超等七人分往开封府界捕之。乙卯，以左羽林统军安审晖为潞州节度使。宿州奏，飞蝗抱草干死。丙辰，贝州奏，逃户凡三千七百。遣供奉官卫延韬诣嵩山投龙祈雨。戊午，以西京留守马从斌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开封府界飞蝗自死。庚申，开封府奏，飞蝗大下，遍满山野，草苗木叶食之皆尽，人多饿死。礼部侍郎吴承范卒。丙寅，以将册皇太后，遣尚书左丞王易简奏告天地。陕州奏，蝗飞入界，伤食五稼及竹木之叶，逃户凡八千一百。丁卯，以给事中符蒙为礼部侍郎，以左谏议大夫裴坦为给事中。辛未，遣内外臣僚二十八人分往诸道州府率借粟麦。时使臣希旨，立法甚峻。民间碓砢泥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由是不聊生，物情胥怨。是月，诸州郡大蝗，所至草木皆尽。

少帝纪二

天福八年秋七月丁丑朔，京师雨水深三尺。辛巳，许州节度使李从温来朝，进封楚国公。壬午，以前河阳节度使皇甫遇为右龙武统军。丁亥，以宣徽南院使李承福为同州节度使。癸巳，改陕州甘棠驿为通津驿，避庙讳也。甲午，正衙命册皇太后，以宰臣李崧充使，右散骑常侍李慎仪为副。丁酉，幸南庄，召从驾臣僚习射，路左农人各赐布衫麻屨。

八月戊申，右卫上将军杨思权卒，赠太傅。辛亥，分命朝臣一十三人分检诸州旱苗。泾、青、磁、鄴都共奏逃户凡五千八百九十。诸县令佐以天灾民饿，携牌印纳者五。癸酉，以前昭义节度使李从敏为左龙武统军。

九月戊寅，尊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帝所生母也。丁亥，追册故魏国夫人张氏为皇后，帝之元妃也。丙子，以金部郎中、知制诰冯玉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充颍州团练使。戊子，前颍州团练使田令方追夺在身官爵，勒归私第，坐前任耀州日，额外配民曲钱纳归私室故也。延州奏，绥州刺史李彝敏抛弃城郡，与弟彝俊等五人将骨肉二百七十口来投，当州押送赴阙，称与兄夏州节度使彝殷偶起猜嫌，互相攻伐故也。辛卯，夏州奏，差宥州刺史李仁立权知绥州。癸巳，故绛州刺史张从训赠太尉，追册皇后之父也。甲午，夏州李彝殷奏：“衙内都指挥使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乱，当时收擒处斩讫。相次绥州刺史李彝敏擅将兵士，直抵城门，寻差人掩杀，彝敏知事不济，与弟五人将家

南走。”诏：“李彝敏潜结凶党，显恣逆谋。骨肉之间，尚兴屠杀；照临之内，难以含容。送夏州处斩。”丙申，幸大年庄，遂幸侍卫使景延广第。延广进金玉器玩，赐延广玉带名马，母妻、宾佐、部曲、僮仆锡赆咸及之。庚子，以右谏议大夫边光范为给事中，以吏部郎中刘知新为右谏议大夫。是月，诸州郡括借到军食，以籍来上，吏民有隐落者，并处极法。州郡二十七蝗，饿死者数十万。

冬十月戊申，制以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庚戌，封皇第十一妹为嘉兴长公主，第十二妹为永泰长公主。是夕五更，有彗见于东方，在角，旬日而灭。壬子，以权知延州军州事、前凤州防御使杜威为延州留后。甲寅，以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充宏文馆学士，判馆事；以吏部侍郎张昭远充史馆修撰，判馆事；以给事中司徒诰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西京奏，百姓马知饶杀男吴九不死，以其侵母食也。诏赦之。甲子，以前延州节度使何健为泾州节度使。丙寅，以泾州节度使王周为陕府节度使。己巳，以左散骑常侍、权知开封府事边蔚为工部侍郎，依前知府事。壬申，以前兵部侍郎李为吏部侍郎。癸酉，命使摄太尉、右仆射平章事和凝，使副摄司徒、给事中边光范追册故魏国夫人张氏为皇后，奉宝册至西庄影殿行礼，卤簿仪仗如式。

十一月丁丑，以邓州节度使宋彦筠为晋州节度使，以泾州节度使何建为邓州节度使。己卯，以前鄴都留守、广晋尹李德珣为泾州节度使。丙申，所司奏议，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元瓘谥曰庄穆，诏改为文穆。戊戌，遣前复州防御使吴峦权知贝州军事，诏节度使王令温赴阙。庚戌，单州军事判官赵岳奏，刺史杨承祚初夜开门出城，称为母病，往青州宁亲，于孔目官齐琪处留下牌印，臣已行用权知州事。辛丑，高丽遣

使朝贡。昭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等使杜建徽进封郟国公。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领兵赴郟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押兵士屯于郟州，仍遣供奉官殿直二十六人，自河阴至海口，分擘地分巡检，以青州节度使杨光远谋叛故也。庚戌，前左御正齐国夫人吴氏已降二十一人，并封郡国夫人，太后宫、皇后宫知客夫人等亦如之。太子太保致仕梁文矩卒，赠太子太傅。癸丑，诏河阳节度使符彦卿、宋州节度使高行周、贝州节度使王令温、同州节度使李承福、陈州梁汉璋、亳州李萼、怀州薛怀让并赴阙，分命使臣诸州郡巡检，以契丹入寇故也。遣给事中边光范、前登州刺史郭彦威使于契丹，行至恆州，敌已犯境，不能进，留于公馆数月，不达其命而回。《辽史》：天福八年二月乙卯，晋遣使进先帝遗物。辛酉，晋遣使请居汴，从之。三月丁未，晋主至汴，遣使来谢。五月己亥，遣使如晋，致生辰礼。六月辛酉，晋遣使贡金。秋八月丁未朔，晋复贡金。己未，如奉圣州，晋遣其子延煦来朝。甲寅，以单州刺史杨承祚为登州刺史，从其便也。华州陕府奏，逃户凡一万二千三百。乙丑，腊，车驾不出。诏前陕州节度使石赟率诸节度使畋于郡郊。太子宾客聂延祚卒。丁卯，诏宣徽使刘继勋就杜威园亭会节度使统军等习射。淄州奏，青州节度使杨光远反，遣兵士取淄州，劫刺史翟进宗入青州。是冬大饥，河南诸州饿死者二万六千余口。

开运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是夕阵云掩北斗之魁星。乙亥，沧、恆、贝、鄴驰告，契丹前锋赵延寿、赵延昭引五万骑入寇，将及甘陵，青州杨光远召之也。己卯，契丹陷贝州，知州吴峦死之。庚辰，以宋州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以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以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以陕州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以左羽林

统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阵使。太原奏，契丹入雁门，围忻、代二州。恆、沧、邢三州上言，契丹大至。是岁，天下饿死者数十万人，诏逐处长吏瘞之。壬午，诏取此月十三日车驾北征，以前邠州节度使李周为权东京留守。乙酉，车驾发东京。丁亥，敌骑至黎阳。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前军都虞候。河北危蹙，诸州求救者人使相望。戊子，车驾至澶州。以贝州节度使王令温为邓州节度使，时令温弟令崇自契丹至，诉以举族陷于甘陵，故有是命。辛卯，鄴都留守张从恩遣人夜缒城间行，奏契丹主以铁骑三四万建牙帐于元城，以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改封魏王，延寿日率骑军摩垒而退。甲午，以北京留守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以恆州节度使杜威副之，定州节度使马全节为都虞候，其职员将校委招讨使便宜署置。乙未，大雾中有白虹相偶，占者曰：“斯为海淫，其下必将有战。”诏率天下公私之马以资骑军。丙申，契丹攻黎阳。遣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率劲骑三千以御之。己亥，遣译诏官孟守忠致书于契丹主，求修旧好。守忠自敌帐回，契丹主复书曰：“已成之势，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与契丹战于秀谷，斩首三千级，生擒五百人，获敌将一十七人，贼军散入鸦鸣谷，已进军追袭。

二月甲辰朔，遣石赧守麻家口，何建守杨刘镇，白再荣守马家渡，安彦威守河阳。郢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与杨光远潜约，引契丹于马家渡济河。时郭谨在汶阳，遣左武卫将军蔡行遇率数百骑赴之。遇伏兵于葭苇中，突然而出，转斗数合，部下皆遁，行遇为贼所执，锋镝重伤，不能乘马，坐舂中舂至幕帐。遣李守贞等水陆进兵而下，以救汶阳。丙午，先锋指挥使石公霸与契丹遇于戚城之北，为契丹所围。高行周、符彦卿方息于林下，闻贼至骇愕，督军而进。契丹众甚盛，被

围数重，遣人驰告景延广，请益师。延广迟留，候帝进止。行周等大噪，瞋目奋击贼众，伤死者甚多，帝自御亲兵救之方解。《宋史·符彦卿传》：契丹骑兵数万，围高行周于铁丘，诸将莫敢当其锋，彦卿独引数百骑击之，辽人遁去，行周得免。《高怀德传》：至戚城，被围数重，援兵不至，危甚，怀德左右射，纵横驰突，众皆披靡，挟父而出。登戚城古台，置酒以劳三将，咸咎延广不遣兵赴难，相对泣下。戊申，契丹筑垒于马家渡东岸，以骑军列于外，以御王师。李守贞以师搏之，遂破其众。敌骑散走，赴河溺死者数千，遂拔其垒。初，西岸敌军数万，鼓噪扬旗以助其势，及见东岸兵败，号哭而去。获马八百匹，生擒贼将七十八人，部众五百人，送行在，悉斩之。辛亥，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合蕃汉之兵四万抵麟州，济河，侵契丹之境，以牵胁之。壬子，以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易州刺史安审约奏，战契丹于北平，贼退保祁沟关，断其桥梁而还。癸丑，博州残兵至自敌中。周儒之降也，敌执其军士，将献于幕帐，行次中途，守者夜寝，其中军士一人自解桎梏，为诸兵释缚，取敌戈矛，尽杀援者二百余人，南走而归，至河无舟，浮水而过，溺死之余，所存者六十七人。是日，日有黄白晕，二白虹夹日而行。己未，沧州奏，贼众三千人援送所掠人口宝货等，由长芦入蕃，以轻骑邀之，斩获千余人，人口辎重悉委之而走。庚申，宰臣冯道等再上表请听乐，皆不允。时帝自期年之后，于宫中间举细声女乐，及亲征以来，日于左右召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常谓侍臣曰：“此非音乐也。”故冯道等奏请举乐，诏旨未允而止。壬戌，杨光远率兵围棣州，刺史李琼以州兵击之，弃营而遁。冀州奏，败贼军于城下，见异棺者，讯其降者，曰“戚城之战，上将金头王中流矢而死，此其椁也。”癸亥，以前邓州节度使

何建为东南面马步军都部署，率师屯汶阳。甲子，蜀人寇我阶州。

三月癸酉朔，契丹主领兵十余万来战。时契丹伪弃元城寨已旬日矣，伏精骑于顿丘故城，以待王师。《通鉴》：鄴都留守张从恩屡奏敌已遁去，大军欲进追之，会霖雨而止。设伏累日，人马饥顿，赵延寿谋曰：“晋军悉在河上，畏我锋锐，不敢前进，不如径造城下，四面而进，攻夺其桥梁，天下定矣。”契丹主然之。是日，前军高行周在戚城之南，贼将赵延寿、赵延昭以数万骑出王师之西，契丹主自拥精骑出王师之东，两军接战，交相胜负。至晡时，契丹主以劲兵中央出而来，帝御亲军列为后阵，东西济河，为偃月之势，旗帜鲜盛，士马严整。契丹主望之，谓左右曰：“杨光远言晋朝兵马半已饿死，今日观之，何其壮耶！”敌骑往来驰突，王师植立不动，万弩齐射，飞矢蔽空，贼军稍却。会有亡者告契丹主曰：“南军东面人少，沿河城栅不固，可以攻之。”契丹乃率精骑以攻东边，王师败走，敌骑追之。时有夹马军士千余人在堤间治水寨，旗帜之未出于堰埭，敌望见之，以为伏兵所起，追骑乃止。久之复战，王师又退，李守超以数百骑短兵直起击之，敌稍却。战场之地，人马死者无算，断箭残镞，横厚数寸。遇夜，贼击钲抽军而退，夜行三十里而舍焉。护圣指挥使协霸协霸”二字上疑有脱文。亡入贼中，夷其族。护圣第二军都指挥使安重怀、指挥使乌韩七、监军何彦超等临阵畏怯，手失兵仗，悉斩之。乙亥，契丹主帐内小校窃其主所乘马来奔，云：“契丹已传木书，收军北去。”《契丹国志》云：景延广疑有诈，闭壁不敢追。辽帝北归，所过焚掠民物殆尽。齐州奏，青州贼军寇明水镇。壬午，礼部尚书卢詹卒，赠太子太保。甲申，契丹车帐已过贝州，以赵延昭守贝州。《辽史》：三月壬午，留赵延昭守贝州，徙所俘

户于内地。辛卯，定州马全节攻泰州，拔之，俘其兵士二千人，杂畜戎仗称是。癸巳，北京留守、兼中书令刘知远封太原王，余如故。是日，诏天下抽点乡兵，凡七户出一士，六户资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为军号。太常丞王绪弃市。绪家于青州，常致书于杨光远，绪有妾之兄慊绪不为姻给，遂告与光远连谋，密书述朝廷机事，遂收捕斩之。

夏四月，车驾在澶州。沧州奏，契丹陷德州，刺史尹居璠为敌所执。甲辰，鄴都留守张从恩来朝。丁未，加从恩平章事，还鄴。己酉，诏取今月八日车驾还京，令高行周、王周留镇澶渊，近地兵马委便宜制置。甲寅，至自澶州，曲赦京城大辟以下罪人。丁巳，升冀州为防御使额。同、华奏，人民相食。己未，以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为右神武统军。辛酉，以郢州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为西京留守；以宋州节度使高行周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以侍卫亲军都虞候、义成军节度使李守贞为兖州节度使，典军如故。是日，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诸道州府括率钱帛，以资军用。癸亥，以西京留守安彦威为晋昌军节度使，以晋昌军节度使赵莹为华州节度使，以左龙武统军皇甫遇为滑州节度使。是日，置酒宫中，召景延广谓之曰：“卿有佐命之功，命保厘伊、洛，非酬勋之地也。”因解御衣、宝带以赐之。丙寅，陇州奏，饿死者五万六千口。

五月壬申朔，太原刘知远奏，边境未宁，军用甚广，所封王爵，乞未行册命。戊寅，遣侍卫亲军都虞候李守贞率步骑二万，讨杨光远于青州。丁亥，以鄴都留守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通鉴》：张从恩上言：“赵延昭虽据贝州，麾下将士久客思归，宜速进军攻。”诏以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以滑州节度使皇甫遇为行营都虞候，以左神武统军潘环掌骑兵，右神武统军张彦泽掌步兵。辛卯，张从恩奏，贝州贼将赵延昭纵火

大掠，弃城而遁。《通鉴》：延昭屯于瀛、莫，阻水自固。以李守贞为青州行营都部署，以河阳节度使符彦卿副之。戊戌，以邓州节度使何建为贝州永清军节度使。是月，泽潞上言，饿死者凡五千余人。

六月辛丑朔，王师拔淄州，斩杨光远伪署刺史刘翰。癸卯，以太尉、兼侍中冯道为检校太师、兼侍中，充同州节度使。丙午，诏复置枢密院。丁未，以侍中桑维翰为中书令，充枢密使。权开封府尹李周卒，辍朝，赠太师。辛亥，以邢州节度使安叔千为晋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晋州节度使宋彦筠为陕州节度使；以吏部郎中李穀充枢密直学士。丙辰，滑州河决，漂注曹、单、濮、郟等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济。《宋史·杨昭俭传》：河决数郡，大发丁夫，以本部帅董其役，既而塞之。晋少主喜，诏立碑纪其事。昭俭表谏曰：“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擢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赏之，卒罢其事。戊午，升府州为团练使额。庚申，襄州献白鹄。甲子，复置翰林学士。乙丑，宰臣等三上表请听乐，诏允之。戊辰，以门下侍郎王松为左丞；以右丞王易简为吏部侍郎；以右散骑常侍萧愿为秘书监；以右谏议大夫王仁裕为给事中；以给事中李式为左散骑常侍；以金部郎中、知制诰徐台符为翰林学士；以礼部郎中李浣本官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以刑部郎中刘温叟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以主客员外郎范质充翰林学士；御史张宜改仓部员外郎、知制诰。庚午，以前晋州节度使周密为左龙武统军，以同州节度使李怀忠为左羽林统军。

少帝纪三

开运元年秋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大赦天下，改天福九年为开运元年。河北诸州，曾经契丹蹂践处，与免今年秋税。诸军将士等第各赐优给。诸州率借钱帛，赦书到日，画时罢征，出一千贯已上者与免科徭，一万贯已上者与授本州上佐云。是日宣赦未毕，会大雷雨，匆遽而罢。时都下震死者数百人，明德门内震落石龙之首，识者以为石乃国姓，盖不祥之甚也。癸酉，以定州节度使马全节为鄴都留守，加兼侍中；以昭义节度使安审晖为邢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师。乙亥，前陕州节度使王周加检校太尉，改定州节度使；鄴都留守张从恩改郢州节度使。礼官奏：“天子三年丧毕，祫享于太庙，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今年八月丧终毕，合以十月行大祫之礼，冬季祠祭，改荐为祫。”从之。丁丑，虞部员外郎、知制诰陶穀改仓部郎中、知制诰，大理卿吴德谦改秘书监致仕。辛巳，以左龙武统军李从敏为潞州节度使，天策府都护军、桂州节度使、知郎州军事马希杲加检校太师。壬午，降金州为防御州，降莱州为刺史州。户部侍郎田敏改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祥改尚书右丞；以颍州团练使冯玉为户部侍郎，充端明殿学士；中书舍人赵上交改刑部侍郎。己丑，以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充宏文馆大学士，太子太傅、谯国公刘昫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判三司，宰臣李崧、和凝进封爵邑。庚寅，宣徽北院使刘继勋改宣徽南院使，三司使董遇改宣徽北院使。辛卯，以前陕州节

度使石赟为邓州节度使。同州节度使李承福卒，赠太傅。

八月辛丑，命十五将以御契丹，《东都事略·范质传》：契丹入寇，晋出帝命十五将出征。是夕，质宿直，出帝命诸学士分草制，质曰：“宫城已闭，虑泄机事。”遂独为之。北京留守刘知远充北面行营都统，镇州节度使杜威充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郢州节度使张从恩充马军都监，西京留守景延广充马步军都排阵使，徐州节度使赵在礼充马步军都虞候，晋州节度使安叔千充马步军左厢排阵使，前兖州节度使安审信充马军右厢排阵使，河中节度使安审琦充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符彦卿充马军左厢都指挥使，滑州节度使皇甫遇充马步军右厢都指挥使，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充马军排阵使，沧州节度使王廷允充步军左厢都指挥使，陕州节度使宋彦筠充步军右厢都指挥使，前金州节度使田武充步军左厢排阵使，左神武统军潘环充步军右厢排阵使。壬寅，闽王王延羲为其下连重遇、硃文进所害，众推文进知留后事，称天福年号，间道以闻。甲辰，太子少傅卢文纪改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麟改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李恠改户部尚书，给事中司徒诒改右散骑常侍，以府州刺史折从阮为安北都护，充振武节度使。是夜，荧惑入南斗。乙巳，诏复置明经、童子二科。己酉，以邓州节度使王令温为延州节度使。癸丑，以威武军兵马留后、权知闽国军事硃文进为检校太傅、福州威武军节度使，知闽国事。癸亥，升澶州为节镇，以镇宁为军额，割濮州为属郡。甲子，以延州节度使史威为澶州节度使。

九月庚午朔，日有蚀之。乙酉，以户部侍郎韦勋为太子宾客，以前棣州刺史段希尧为户部侍郎，以光禄卿张仁愿为大理卿。己丑，礼部侍郎符蒙卒。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于七里烽，斩首千余级，生擒将校七十余人。癸巳，以

前陇州防御使翟光鄴为宣徽北院使。己亥，以沧州节度使王廷允卒辍朝，赠中书令。

冬十月壬寅，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宏佐加守太尉。庚戌，以徐州节度使、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赵在礼为北面行营副都统，鄴都留守马全节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甲寅，以起居郎、知制诰贾纬为户部郎中、知制诰。戊午，诏曰：

朕虔承顾命，获嗣丕基。常惧颠危，不克负荷，宵分日昃，罔敢怠宁，夕惕晨兴，每怀祗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征斯至。

向者，频年灾沴，稼穡不登，道殣相望，上天垂谴，凉德所招。仍属干戈尚兴，边陲多事。仓廩不足，则辍人之糗食；帑藏不足，则率人之资财；兵士不足，则取人之丁中；战骑不足，则假人之乘马。虽事不获已，而理将若何！访闻差去使臣，殊乖体认，不有敦于勉谕，而乃临以威刑，自有所闻，益深愧悼。旋属守臣叛命，敌骑入边，致使甲兵不暇休息，军旅有征战之苦，人民有飞輓之劳，疲瘵未苏，科徭尚急，言念于兹，寢食何安！得不省过兴怀，侧身罪已，载深减损，思召和平？所宜去无用之资，罢不急之务，弃华取实，惜费省功，一则符先帝慈俭之规，一则慕前王朴素之德。

向者，造作军器，破用稍多，但取坚刚，不须华楚；今后作坊制器械，不得更用金银装饰。比于游畋，素非所好，凡诸服御，尤欲去奢，应天下府州不得以珍宝玩好及鹰犬为贡。在昔圣帝明君，无非恶衣菲食，况于薄德，所合恭行，今后大官尚膳，减去多品，衣服帷帐，务去华饰，在御寒温而已。峻宇雕墙，昔人所诫，玉杯象箸，前代攸非，今后凡有营缮之处，丹堊雕镂，不得过度，宫闈之内，有非理费用，一切禁止。

于戏！继圣承祧，握枢临极，昧于至道，若履春冰。属以

天灾流行，国步多梗，因时致惧，引咎推诚，期于将来，庶几有补。更赖王公、将相，贵戚、豪宗，各启乃心，率由兹道，共臻富庶，以致康宁。凡百臣僚，宜体朕意。

十一月壬申，诏曰：“蕃寇未平，边陲多事，即日虽无侵轶，亦须广设提防。朕将亲率虎貔，躬擐甲冑，候闻南牧，即便北征，不须先定日辰，别行告谕。所有供亿，宜令三司预行计度，合随从诸司职员，并宜常备行计”云。己卯，以陈州刺史梁汉璋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壬午，以贝州节度使何建为澶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马军右厢排阵使，以澶州节度使史威为贝州节度使。丙戌，以前金州节度使田武为沧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步军右厢都指挥使，以前相州节度使郭谨为鄜州节度使。

十二月己亥朔，幸皋门，射中白兔。癸丑，福州节度使硃文进加同平章事，封闽国王。丁巳，青州杨光远降。光远子承勋等斩观察判官邱涛、牙将白延祚、杨贍、杜延寿等首级，送于招讨使李守贞，乃纵火大噪，劫其父处于私第，以城纳款，遣即墨县令王德柔贡表待罪。杨光远亦遣节度判官杨麟奉表请死。诏释之。

闰月庚午，以杨承信为右羽林将军，承祚为右骁骑卫将军。皆光远之子，先诣阙请罪，故特授是官。癸酉，李守贞奏，杨光远卒。初，光远既上表送降，帝以光远顷岁太原归命，欲曲全之，议者曰：“岂有反状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贞便宜处置。守贞遣人拉杀之，以病卒闻。乙酉，前登州刺史张万迪削夺官爵处斩，青州节度判官杨麟配流威州，掌书记任邈配流原州，支使徐晏配流武州。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并以杨光远叛故也。工部尚书、权知贡举窦贞固奏：“试进士诸科举人入策，旧例夜试，以三条烛尽为限，天成二年改令昼试，今欲依旧夜试。”从之。曲赦青州管内罪人，立功将士各赐优给，

青州吏民为杨光远诬误者，一切不问。青州行营招讨使、兖州节度使兼侍卫都虞候李守贞加同平章事，副招讨使、河阳节度使符彦卿改许州节度使。丙戌，降青州为防御使额，以莱州刺史杨承勋为汝州防御使。己丑，以工部尚书窦贞固为礼部尚书，太常卿王延为工部尚书，左丞王松为太常卿，以前尚书右丞龙敏为尚书左丞。癸巳，以前安州防御使李建崇为河阳兵马留后，以宣徽使翟光鄴为青州防御使，以内客省使李彦韬为宣徽北院使。甲午，以给事中边光范为左散骑常侍，以枢密直学士、吏部郎中李穀为给事中，依前充职。是月，契丹耶律德光与赵延寿领全军入寇，围恆州，分兵陷鼓城、藁城、元氏、高邑、昭庆、宁晋、蒲泽、栾城、柏乡等县，前锋至邢州，河北诸州告急。诏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率师屯邢州，赵在礼屯鄴都。

开运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贺，不豫故也。己亥，张从恩部领兵士自邢州退至相州，人情震恐。赵在礼还屯澶州，马全节归鄴都，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黎阳，诏西京留守景延广将兵守胡梁渡。契丹寇邢州。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梁汉璋改郑州防御使，典军如故。以齐州防御使刘在明为相州留后。癸卯，以客省使孟承诲为内客省使。滑州奏，今月二日至四日，相州路烽火不至。甲辰，以前汝州防御使宋光鄴为左骁卫大将军。诏青州行营将校，自副兵马使以上，各赐功臣名号。乙巳，帝复常膳。以左武卫上将军袁鵠为客省使，上将军如故。诏滑州节度使皇甫遇率兵赴邢州，马全节赴相州。契丹寇洛、磁，犯鄴都西北界，所在告急。壬子，王师与契丹相拒于相州北安阳河上，皇甫遇、慕容彦超率前锋与敌骑战于榆林店，遇马中流矢，仅而获免。《辽史》：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将兵千骑，来覘辽军。至鄴都，遇辽军数万，且战且却，至榆林店，辽军继至，遇与彦超力战百余合，遇马毙步战，安审琦引骑兵逾水

以救，辽军乃还。是夜，张从恩引军退保黎阳，唯留五百人守安阳河桥。既而知州符彦伦与军校谋曰：“此夜纷纭，人无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桥！”即抽入相州，婴城为备。至曙，贼军万余骑已阵于安阳河北，彦伦令城上扬旗鼓噪，贼不之测。至辰时，渡河而南，悉阵甲骑于城下，如攻城之状。彦伦曰：“此敌将走矣。”乃出甲士五百于城北，张弓弩以待之，契丹果引去。当皇甫遇榆林战时，至晚敌众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契丹在邯郸闻之，即时北遁，官军亦南保黎阳。甲寅，以河阳留后李建崇为邢州留后，以凤州防御使案：此下有阙文。为河阳留后。诏李守贞领兵屯滑州，以宣徽北院使李彦韬权侍卫马步都虞候。改诸道武定军为天威军。己未，以前许州节度使李从温为北面行营都招抚使，以郢州节度使张从恩权东京留守。辛酉，相州奏，契丹抽退，其乡村避寇百姓，已发遣各归本家营种。初，帝以不豫初平，未任亲御军旅，既而张从恩、马全节相次奏贼军充斥，恆州杜威告事势危急，帝曰：“北敌未平，固难安寝，当悉众一战，以救朔方生灵。若宴安迟疑，则大河以北，沦为寇壤矣。”即日命诸将点阅，以定行计。辛酉，下诏亲征。诛杨光远部下指挥使张迥等五人，以戎事方兴，虑其扇摇故也。癸亥，以枢密直学士李穀为三司副使，判留司三司公事。乙丑，车驾发离京师。是月，京城北壕春冰之上有文，若大树花叶，凡数十株，宛若图画，观者如堵。

二月戊辰朔，车驾次滑州。己巳，渡浮桥，幸黎阳劳军，至晚还滑州。以沧州节度使田武充东北面行营都部署。甲戌，幸澶州，以景延广为随驾马步军都钤辖。丙子，大阅诸军于戚城，帝亲临之。戊寅，北面行营副招讨使马全节、行营都监李守贞、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等以前军先发。己卯，以许州节度使符彦卿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以左神武统军潘环为北面行

营步军都指挥使。辛巳，幸杨村故垒。符彦卿、皇甫遇、李殷率诸军进发。以左散骑常侍边光范为枢密直学士。诏河北诸州，应蕃骑经由之地，吏民遭杀害者，委所在收瘞，量事祭奠。诏恆州杜威与马全节等会合进军。丙戌，幸铁丘阅马，因幸赵在礼、李从温军。是日大雪。戊子，安审琦、梁汉璋领兵北征。府州防御使折从阮奏，部领兵士攻围契丹胜州，降之，见进兵趋朔州。甲午，以河中节度使安审琦为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许州节度使符彦卿充马步军左厢都指挥使，滑州节度使皇甫遇充马步军右厢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梁汉璋充马军左右厢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李殷充步军左右厢都指挥使，左神武统军张彦泽充马军左右厢都排阵使，右神武统军潘环充步军左右厢排阵使。丙申，以端明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冯玉为户部尚书，充枢密使。

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乙巳，左补阙袁范先陷契丹，自贼中逃归。杜威奏，与李守贞、马全节、安审琦、皇甫遇部领大军赴定州。易州刺史安审约奏，二月三日夜，差壮丁斫敌营，杀敌十余人。是日，以符彦卿为北面行营马步军左右厢都排阵使，以皇甫遇为北面行营马步军左厢排阵使，以王周为马步军右厢排阵使。丁未，败于戚城，还幸景延广、安审信军。庚戌，王师攻泰州，刺史晋庭谦以城降。易州奏，郎山寨将孙方简破契丹千余人，斩其将嘉哩相公，掳其妻以献。甲寅，杜威奏，收复满城，获契丹首领默埒相公，并蕃汉兵士二千人。以前户部尚书李恹为兵部尚书。乙卯，杜威奏，收复遂城。丙辰奏，大军自遂城却退至满城。时敌将赵延寿部曲来降，言：“契丹主昨至古北口，幽州走报，汉军大下，收却泰州。寻下令诸部，令輜重入塞，轻骑却回。契丹率五万余骑，来势极盛，明日前锋必至，请为之备。”杜威、李守贞谋曰：

“我师粮运不继，深入贼疆，而逢大敌，亡之道也。不如退还泰州，观其兵势强弱而御之。”军士皆以为然。是日，还满城。丁巳，至泰州。戊午，契丹前锋已至。己未，大军发泰州而南，契丹踵其后。是日，次阳城。庚申，敌骑如墙而来，我步军为方阵以御之。选劲骑击敌，斗二十余合，南行十余里，贼势稍却，渡白沟而去。辛酉，杜威召诸将议曰：“北主自来，实为勍敌，若不血战，吾辈何以求免。”诸将然之。是日，敌骑还绕官军，相去数里。明日，我军成列而行，蕃汉转斗，杀声震地，才行十余里，军中人马饥乏。癸亥，大军至白团卫村下营。人马俱渴，营中掘井，及水辄坏，兵士取其泥绞汁而饮。敌众围绕，渐束其营。《宋史·药元福传》：晋师列方阵，设拒马为行寨，契丹以奇兵出阵后，断粮道。是日，东北风猛，扬尘折树。契丹主坐车中谓众曰：“汉军尽来，只有此耳，今日并可生擒，然后平定天下。”令下马拔鹿角，飞矢雨集。军士大呼曰：“招讨使何不用军，而令士卒虚死！”诸将咸请击之。杜威曰：“候风势稍慢，观其进退。”守贞曰：“此风助我也。彼众我寡，黑风之内，莫测多少，若候风止，我辈无噍类矣。”即呼众军齐力击贼。张彦泽、符彦卿、皇甫遇等率骑奋击，风势尤猛，沙尘如夜，敌遂大败。《宋史·符彦卿传》：时晋师居下风，将战，弓弩莫施。彦卿谓张彦泽、皇甫遇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战，然未必死。”彦泽然之，遂潜兵尾其后，顺风击之，契丹大败。又，《药元福传》：守贞与元福谋曰：“军中饥渴已甚，若候风反出战，吾属为掳矣。彼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以击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开拒马出战，诸将继至，契丹大败。时步骑齐进，追袭二十余里。至阳城东，贼军稍稍成列，我骑复击之，乃渡河而去。守贞曰：“今日危急极矣，幸诸君奋命，吾事获济。两日以来，人马

渴乏，今吃水之后，脚重难行，速宜收军定州，保全而还，上策也。”由是诸将整众而还。是时，契丹主坐车中，及败走，车行十余里，追兵既急，获一橐驼，乘之而走。乙丑，杜威等大军自定州班师入恆州。

夏四月丙子，以车驾将还京，差官往西京告天地宗庙社稷。辛巳，驾发澶州。甲申，至京师，曲赦在京禁囚。丁亥，诏鄴都依旧为天雄军。庚寅，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封北平王；恆州节度使杜威加守太傅；徐州赵在礼移镇兖州；宋州节度使加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高行周移镇郢州，侍卫如故；鄴都留守马全节改天雄军节度使；兖州节度使兼侍卫都虞候李守贞移镇宋州，加检校太师兼侍卫亲军副指挥使；河中节度使安审琦加兼侍中，移镇许州；许州节度使符彦卿加同平章事，移镇徐州；滑州节度使皇甫遇加同平章事。壬辰，西京留守景延广加邑封，改功臣；泰州节度使侯益移镇河中；定州节度使王周加检校太师。

少帝纪四

开运二年夏五月丙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大赦天下。丁酉，以右卫上将军马万为左金吾上将军致仕。戊戌，陕州节度使宋彦筠移镇邓州，澶州节度使何建移镇河阳。以左神武统军潘环为澶州节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彦韬遥领寿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沧州节度使田武遥领夔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辛亥，白虹贯日。壬子，宰臣桑维翰、刘昫、李崧、和凝并加阶爵。礼部尚书窦贞固改刑部尚书，太常寺卿王松改工部尚书。以尚书左丞龙敏为太常卿；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李慎仪为尚书左丞；以御史中丞张允为兵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承旨；以左谏议大夫颜衎为御史中丞；《宋史·颜衎传》：丧乱之后，朝纲不振，衎执宪颇有风采，尝上言：“才除御史者旋授外藩宾佐，复有以私故细事求假外拜，州郡无参谒之仪，出入失风宪之体，渐恐四方得以轻易，百辟无所准绳。请自今藩镇幕僚，勿得任台官；虽亲王宰相出镇，亦不得奏充宾佐；非奉制勘事，勿得出京；自余不令厘杂务。”诏惟辟召入幕，余从其请。以兵部侍郎、宏文馆学士、判馆事田敏为国子祭酒；以户部侍郎段希尧为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边蔚为户部侍郎，依前权知开封府事；以左散骑常侍李式为工部侍郎；以给事中王仁裕为左散骑常侍。甲寅，以华州节度使赵莹为开封尹，以皇弟开封尹重睿为秦州节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刘继勋为华州节度使，以前郢州节度使张从恩为晋州节度使。丙辰，杜威来朝。定州奏，大风雹，北岳庙殿宇树木悉摧

败之。

六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阁。监修国史刘昫、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赐器帛有差。癸酉，以恆州节度使杜威为天雄军节度使，充鄴都留守；以鄴都留守马全节为恆州节度使；以翰林学士、金部郎中、知制诰徐台符为中书舍人；以翰林学士、礼部郎中、知制诰李浣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都官郎中刘温叟加知制诰；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范质改比部郎中、知制诰，并依旧充职；祠部员外郎、知制诰张沆本官充学士；以太常少卿陶穀为中书舍人。《宋史·陶穀传》：穀性急率，尝与兗帅安审信集会，杯酒相失，为审信所奏，时方姑息武臣，穀坐责授太常少卿。尝上言：“顷莅西台，每见台司详断刑狱，少有即时决者。至于闾阎夫妇，小有争讼，淹滞即时；坊市死亡丧葬，必候台司判状；奴婢病亡，亦须检验。吏因缘为奸，而邀求不已，经旬不获埋瘞。望申条约，以革其弊。”从之。俄拜中书舍人。己亥，以邠州节度使刘景岩为陕州节度使。己卯，新授恆州节度使马全节卒，辍朝，赠中书令。壬午，大理卿张仁愿卒，赠秘书监。遣刑部尚书窦贞固等分诣寺观祷雨。己丑，以定州节度使王周为恆州节度使，以前易州刺史安审约为定州留后。是月，两京及州郡十五并奏旱。

秋七月乙未朔，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夔州节度使田武为昭义军节度使。甲寅，左谏议大夫李元龟奏，请禁止天下僧尼典买院舍，从之。丙辰，前少府监李楷贬坊州司户，坐冒请逃死吏人衣粮入己故也。庚申，以前齐州防御使薛可言为延州兵马留后。

八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中书舍人陶穀奏，请权废太常寺二舞郎。从之。丙寅，宰臣和凝罢相，守右仆射。以枢密使冯

玉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使如故。乙亥，诏：“诸御史今后除准式请假外，不得以细故小事请假离京；除奉制命差推事及按察外，不得以诸杂细务差出。”丙子，以灵州节度使冯晖为邠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以前鄜州节度使丁审琪为左羽林统军；以前鄜州节度使郭谨为左神武统军。西京留司御史台奏：“新授邓州节度使宋彦筠于银沙滩斩头郑温。”诏鞫之，款云：“彦筠出身军旅，不知事体，不合专擅行法。”诏释其罪。以工部尚书王松权知贡举。丁丑，以前晋州节度使安叔干为右金吾上将军；以三司副使、给事中李穀为磁州刺史，充北面水陆转运使。分遣使臣于诸道率马。戊寅，以左金吾上将军皇甫立为左卫上将军，以右羽林统军李怀忠为左武卫上将军。庚辰，新授潞州节度使田武卒，辍朝，赠太尉。戊子，湖南奏，静江军节度使马希杲卒。

九月丙申，以西京留守、北面马步军都排阵使景延广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使。丁酉，以刑部侍郎赵远为户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式为刑部侍郎，以中书舍人卢价为工部侍郎。价久次纶闱，旧例合转礼部侍郎或御史中丞，宰臣冯玉拟此官，桑维翰以为资望浅，不署状。无何，维翰休沐数日，玉独奏行之，维翰由是不乐，与玉有间矣。己亥，幸繁台观马，遂幸李守贞第。庚子，以晋州节度使张从恩为潞州节度使。吏部侍郎张昭远加阶爵，酬修《唐史》之劳也。《宋史·张昭远传》：加金紫阶，进爵邑。戊申，升曹州为节镇，以威信军为军额。诏李守贞率兵屯澶州。己酉，月掩昴宿。以宣徽北院使焦继勋为宣徽南院使，以内客省使孟承诲为宣徽北院使。壬子，以前太子詹事王居敏为鸿胪卿，李专美为大理卿，以太子宾客致仕马裔孙为太子詹事。甲寅，移泰州理所于满城县。乙卯，诏相州节度使张彦泽率兵屯恆州。

冬十月戊寅，以河阳节度使何建为泾州节度使，以许州节度使李从温为河阳节度使，以前郑州节度使石赟为曹州节度使。庚午，遣使太子宾客罗周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济册两浙节度使钱宏佐为守太尉。辛未，右金吾卫上将军杨彦询卒，赠太子太师。丁丑，高丽遣使贡方物。庚辰，以前延州节度使王令温为灵州节度使。庚寅，以邢州兵马留后刘在明为晋州兵马留后，以前河阳留后方太为邢州留后。癸巳，升陈州为节镇，以镇安军为军额。

十一月戊戌，以邠州节度使冯晖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充北面行营先锋马步军都指挥使；以权知高丽国事王武为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癸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戊申，两浙奏，顺化军节度使钱铎卒。甲寅，以寿州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为陈州节度使，典军如故。丙申，前商州刺史李俊除名，坐受财枉法也。

十二月乙丑，以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宏佐兼东南面兵马都元帅。丙寅，以吴越国金马左厢都指挥使、湖州刺史胡思进遥领虔州昭信军节度使，以吴越国金马右厢都指挥使、明州刺史阚璠遥领宣州宁国军节度使，并典军如故。左羽林统军丁审琪卒，赠太尉。辛未，以工部侍郎卢价为礼部侍郎，以右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司徒诩为工部侍郎，依前充职；以前中书舍人殷鹏为给事中，充枢密直学士；以给事中刘知新为右散骑常侍。乙亥，陕府节度使刘景岩来朝。丁丑，狩于近郊，猎也。己卯，光禄卿致仕陈元卒于太原。庚辰，命使册高丽国王王武。癸未，以前兖州节度使安审信为华州节度使。丁亥，以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为开封尹；以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刘昫判三司；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崧为守侍

中，充枢密使；以开封尹赵莹为中书令、宏文馆大学士；以宣徽南院使焦继勋知陕州军州事。《宋史·焦继勋传》：西人寇边，朝议发师致讨，继勋抗疏请行，拜秦州观察使兼诸蕃水陆转运使。既至，推恩信，设方略，招诱诸部，相率奉玉帛牛酒乞盟，边境以安。俄徙知陕州。己丑，邠州节度使冯晖准诏来朝。

是岁，帝每遇四方进献器皿，多以银于外府易金而入，谓左右曰：“金者贵而且轻，便于人力。”识者以为北迁之兆也。《宋史·刘涛传》：少帝奢侈，常以银易金，广其器皿。李崧判三司，令上库金之数。及崧以原簿校之，少数千镒。崧责曰：“帑库通式，一日不受虚数，毫厘则有重典。”涛曰：“帑司常有报不尽数，以备宣索。”崧令有司劾涛，涛事迫，以情告枢密使桑维翰，乃止罚一月俸。

开运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诏改铸天下合同印、书诏印、御前印，并以黄金为之。己亥，贝州梁汉璋奏，蕃寇屯聚，将谋入寇。诏符彦卿屯荆州口。《宋史·符彦卿传》：再出河朔，彦卿不与，易其行伍，配以羸师数千戍荆州口。癸卯，以前华州节度使刘继勋为同州节度使，以陕州节度使刘景岩为邓州节度使。丙午，以宣徽南院使、知陕州事焦继勋为陕州留后。丁未，刑部员外郎王洧赐自尽，坐私用宫钱经营求利故也。右司郎中李知损贬均州司户，员外置，驰驿发遣，坐前任度支判官日与解县榷盐使王景遇交游借贷故也。己酉，诏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李守贞率师巡抚北边。辛亥，以皇弟秦州节度使重睿为许州节度使，以许州节度使安审琦为兖州节度使，以兖州节度使赵在礼为晋昌军节度使。癸丑，以泾州节度使何建为秦州节度使，以前贝州节度使史威为泾州节度使。乙卯，定州奏，契丹入寇。己未，二王后守太仆少卿、袭鄴国公杨延寿除名配流威州，终身勿齿。延寿奉命于磁州检

苗，受赃二百余匹，准律当绞，有司以二王后入议，故贷其死。

二月壬戌朔，日有蚀之。诏滑州皇甫遇率兵援粮入易、定等州。甲子，以沧州留后王景为本州节度使。右仆射和凝逐月别给钱五万、俸粮刍粟等，优旧相也。辛未，鲁国大长公主史氏薨，辍朝三日。丙子，光禄卿致仕王宏贄卒，赠太常卿。回鹘遣使贡方物。升桂州全义县为溇州，仍隶桂州，其全义县改为德昌县，从湖南马希范所请也。壬午，以前晋昌军节度使安彦威充北面行营副都统，以宣徽北院使兼太府卿孟承诲为右武卫大将军充职；是日幸南庄，命臣僚泛舟饮酒，因幸杜威园，醉方归内。甲申，河阳节度使李从温薨，辍朝，赠太师。

三月壬辰朔，以权知河西节度使张遵古为河西留后。乙未，以御史中丞颜衎为户部侍郎，以户部侍郎赵远为御史中丞。丙申，以邠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冯晖为河阳节度使，以前泾州节度使李德瓌为邠州节度使。李守贞奏，大军至衡水。己亥，奏获郑州刺史赵思恭。癸卯，奏大军回至冀州。户部侍郎颜衎上表，以母老乞解官就养。从之。戊申，以皇子齐州防御使延煦为澶州节度使。辛亥，密州上言，饥民殍者一千五百。庚申，以瓜州刺史曹元忠为沙州留后。

夏四月辛酉朔，李守贞自北班师到阙。太原奏，吐浑白可久奔归契丹，诸侯咸有异志。乙亥，宰臣诣寺观祷雨。曹州奏，部民相次饥死凡三千人。时河南、河北大饥，殍名甚众，沂、密、兖、郓寇盗群起，所在屯聚，剽劫县邑，吏不能禁。兖州节度使安审琦出兵捕逐，为贼所败。戊寅，幸相国寺祷雨。皇子延煦与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结婚，令宗正卿石光贄主之。

五月庚寅朔，以兵部郎中刘皞为太府卿。戊戌，以前同州节度使冯道为邓州节度使。定州奏，部民相次掳杀流移，约五千余户。青州奏，全家殍死者一百一十二户。沂州奏，淮南遣

海州刺史领兵一千五百人，应接贼头常知及。诏兖州安审琦领兵捕逐。甲辰，以前太子宾客韦勋为太子宾客。兖州安审琦奏，淮贼抽退，贼头常知及与相次首领武约等并乞归命。丁未，幸大年庄，游船习射。帝醉甚，赐群官器帛有差，夜分方归内。戊申，以鄜州留后李殷为定州节度使。辛亥，诏皇甫遇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张彦泽为副，李殷为都监，领兵赴易、定等州，寻止其行。甲寅，以贝州留后梁汉璋为贝州节度使，以左神武统军郭谨为鄜州节度使。

六月庚申朔，登州奏，文登县部内有铜佛像四、瓷佛像十，自地踊出。狼山招收指挥使孙方简叛，据狼山归契丹。乙丑，诏诸道不得横荐官僚，如本处幕府有阙，即得奏荐。丙寅，以前昭义军节度使李从敏为河阳节度使，以河阳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冯晖为灵州节度使。壬午，以郢州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高行周为宋州节度使，加兼中书令，充北面行营副都统；以宋州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案：以下有阙文。定州奏，蕃寇压境。诏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滑州皇甫遇为副，相州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定州李殷充步军都指挥使。

七月壬辰，以礼部尚书王延为刑部尚书，以工部尚书王松为礼部尚书，以太常卿龙敏为工部尚书，以左丞李慎仪为太常卿，以吏部侍郎张昭远为左丞，以右丞李详为吏部侍郎，以前义州刺史李 为右丞。前晋昌军节度使安彦威薨，辍朝，赠太师。丙申，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宏佐加守太师，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北平王刘知远加守太尉。沧州奏，蕃寇攻饶安县。杨刘口河决西岸，水阔四十里。以前邓州节度使刘景岩为太子太师致仕。辛亥，宋州谷熟县河水雨水一概东流，漂没秋稼。丁巳，大理卿李专美卒。戊午，诏伪清泰朝经削夺官爵硃宏昭、冯贇、康义诚、王思同、药彦稠等，并复其官爵。自夏初至是，

河南、河北诸州郡饿死者数万人，群盗蜂起，剽略县镇，霖雨不止，川泽泛涨，损害秋稼。

八月己未朔，以左谏议大夫裴羽为给事中。庚申，李守贞、皇甫遇驻军定州。辛酉，幸南庄，召从臣宴乐，至暮还宫。诏潞州运粮十三万赴恆州。癸亥，以右散骑常侍张煦为青州刺史。李守贞奏，大军至望都县，相次至长城北，遇敌千余骑，转斗四十里，斩蕃将嘉哩相公。丁卯，诏班师。庚午，以前亳州防御使边蔚为户部侍郎；以刑部侍郎李式为户部侍郎，充三司副使；以礼部侍郎卢价为刑部侍郎；以枢密直学士、左散骑常侍边光范为礼部侍郎充职。《宋史·边光范传》：少帝以光范藩邸旧僚，待遇尤厚。因游宴，见光范位翰林学士下，即日拜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仍直枢密使院。辛未，以右龙武统军周密为延州节度使。癸酉，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奏，诛吐浑大首领白承福、白铁匱、赫连海龙等，并夷其族凡四百口，盖利其孳畜财宝也，人皆冤之。甲戌，以大理少卿剧可久为大理卿。棣州刺史慕容彦超削夺在身官爵，房州安置，坐前任濮州擅出省仓麦及私卖官面，准法处死，太原节度使刘知远上表救之，故贷其死。丙戌，灵州冯晖奏，与威州刺史药元福于威州土桥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余人，大破之，斩首千余级。是月，秦州雨，两旬不止，鄴都雨水一丈，洛京、郑州、贝州大水，鄴都、夏津临清两县，饿死民凡三千三百。盗入临濮、费县。

秋九月壬辰，郢州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守贞加兼侍中，滑州节度使皇甫遇进封邠国公，相州节度使张彦泽加检校太尉。甲午，以权知威武军节度使李宏达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节度使，知闽国事。乙未，前商州刺史李俊赐死，坐与亲妹奸及行剑斫杀女使，又杀部曲孙汉荣，强奸其妻，准法弃市，诏赐死于家。己亥，张彦泽奏，破蕃人于定州界，斩

首二十余级，追袭百余里，生擒蕃将四人，摘得金耳环二副进呈。癸卯，太原奏，破契丹于杨武谷，杀七千余人。甲辰，以天策上将军、江南诸道都统、楚王马希范兼诸道兵马都元帅。诏开封府，以霖雨不止，应京城公私僦舍钱放一月。乙巳，诏安审琦率兵赴鄴都，皇甫遇赴相州。丙午，以太子少保杨凝式为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王延为太子少保，前颍州团练使窦贞固为刑部尚书。是月，河南、河北、关西诸州奏，大水霖雨不止，沟河泛滥，水入城郭及损害秋稼。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诈为书与乐寿将军王峦，愿以本城归顺，且言城中蕃军不满千人，请朝廷发军袭取之，己为内应。又云：“今秋苦雨，川泽涨溢，自瓦桥已北，水势无际。契丹已归本国，若闻南夏有变，地远阻水，虽欲奔命，无能及也。”又，峦继有密奏，苦言瀛、鄴可取之状。先是，前岁中车驾驻于河上，曾遣边将遗书于幽州赵延寿，劝令归国，延寿寻有报命，依违而已。是岁三月，复遣鄴都杜威致书于延寿，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洛州军将赵行实赍书而往，潜申款密。行实曾事延寿，故遣之。七月，行实自燕回，得延寿书，且言：“久陷边庭，愿归中国，乞发大将遣接，即拔身南去。”叙致恳切，辞旨绵密，时朝廷欣然从之，复遣赵行实计会延寿大军应接之所。有瀛州大将遣所亲赍蜡书至阙下，告云欲谋翻变，以本城归命。未几，会彼有告变者，事不果就。至是，瀛州守将刘延祚受契丹之命，诈输诚款，以诱我军，国家深以为信，遂有出师之议。

少帝纪五

开运三年冬十月甲子，正衙命使册皇太妃安氏。己丑，以枢密直学士、礼部侍郎边光范为翰林学士，以给事中边归谔为左散骑常侍，以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知制诰张沆为右谏议大夫。辛未，以鄴都留守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郢州节度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兖州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徐州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滑州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贝州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阵使，前邓州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洺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案：《通鉴》载，当时敕榜曰：“先取瀛、鄆，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盖狃于阳城之役而骤骄也。癸酉，册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乙亥，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权知侍卫司事。丙戌，凤翔节度使秦王李从 严薨，辍朝，赠尚书令。丁亥，邠州节度使李德琬卒，辍朝，赠太尉。

十一月戊子朔，以给事中卢撰为右散骑常侍，以尚书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陈观为左谏议大夫。观以祖讳“义”，乞改官，寻授给事中。庚寅，枢密使、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冯玉加尚书右仆射，以皇子镇宁军节度使延煦为陕州节度使，以陕州留后焦继勋为凤翔留后，以前定州留后安审琦为邠州留后，以右仆射和凝为左仆射。甲午，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宏佐起复旧任。丁酉，诏李守贞知幽州行府事。戊申，日

南至，御崇元殿受朝贺。是月，北面行营招讨使杜威率诸将领大军自鄴北征，师次瀛州城下，贝州节度使梁汉璋战死。杜威等以汉璋之败，遂收军而退。行次武强，闻契丹入寇，欲取直路，自冀、贝而南。会张彦泽领骑自镇定至，且言契丹可破之状，于是大军西趋镇州。

十二月丁巳朔，案：以下有阙文。据《通鉴》云：丁巳朔，李穀自书密奏，且言大军危急之势，请车驾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彦卿扈从，及发兵守澶州、河阳，以备敌之奔冲。遣军将关勋走马上之。己未，杜威奏，驻军于中渡桥。庚申，以前司农卿储延英为太子宾客。诏徐州符彦卿屯澶州。辛酉，诏泽潞、鄴都、邢洛、河阳运粮赴中渡，杜威遣人口奏军前事宜，势迫故也。壬戌，又遣高行周屯澶州，景延广守河阳。博野县都监张鹏入奏蕃军事势。丙寅，定州李殷奏，前月二十八日夜，领捉生四百人往曲阳嘉山下，逢敌军车帐，杀千余人，获马二百匹。诏宋州高行周充北面行营都部署，符彦卿充副，邢州方太充都虞候，领后军驻于河上，以备敌骑之奔冲也。时契丹游骑涉滹水而南，至栾城县。自是中渡寨为蕃军隔绝，探报不通，朝廷大恐，故委行周等继领兵师守扼津要，且以张其势也。己巳，邢州方太奏，此月六日，契丹与王师战于中渡，王师不利，奉国都指挥使王清战死。庚午，幸沙台射兔。壬申，始闻杜威、李守贞等以此月十日率诸军降于契丹。是夜，相州节度使张彦泽受契丹命，率先锋二千人，自封丘门斩关而入。癸酉旦，张彦泽顿兵于明德门外，京城大扰。前曹州节度使石赟死，帝之堂叔也。时自中渡寨隔绝之后，帝与大臣端坐忧危，国之卫兵，悉在北面，计无所出。十六日闻滹水之降。是夜，侦知张彦泽已至滑州，召李崧、冯玉、李彦韬入内计事，方议诏河东刘知远起兵赴难，至五鼓初，张彦泽引蕃骑入京。宫中相次火起，

帝自携剑驱拥后妃已下十数人，将同赴火，为亲校薛超所持。俄自宽仁门递入契丹主与皇太后书，帝乃止，旋令扑灭烟火。大内都点检康福全在宽仁门宿卫，登楼规贼，彦泽呼而下之。癸酉，帝奉表于契丹主曰：

孙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寅时，相州节度使张彦泽、都监富珠哩部领大军入京，赍到翁皇帝赐太后书示，于滹沱河下杜威一行马步兵士，见领蕃汉步骑来幸汴州者。

往者，唐运告终，中原失驭，数穷否极，天缺地倾。先人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兵连祸结，力屈势孤。翁皇帝救患摧锋，兴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场。犯露蒙霜，度雁门之险；驰风掣电，行中冀之诛。黄钺一麾，天下大定。势凌宇宙，义感神明，功成不居，遂兴晋祚，则翁皇帝有大造于石氏也。

旋属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遗旨，缙绍前基。谅暗之初，荒迷失次，凡有军国重事，皆委将相大臣。至于擅继宗祧，既非禀命；轻发文字，辄敢抗尊。自启衅端，果贻赫怒，祸至神惑，运尽天亡。十万师徒，皆望风而束手；亿兆黎庶，悉延颈以归心。臣负义包羞，贪生忍耻，自贻颠覆，上累祖宗，偷度晨昏，苟存食息。翁皇帝若惠顾畴昔，稍霁雷霆，未赐灵诛，不绝先祀，则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门衔无报之恩，虽所愿焉，非敢望也。臣与太后并妻冯氏及举家戚属，见于郊野面缚俟罪次。所有国宝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长子陕府节度使延煦、次子曹州节度使延宝管押进纳，并奉表请罪，陈谢以闻。

甲戌，张彦泽迁帝与太后及诸宫属于开封府，遣控鹤指挥使李荣将兵监守。是夜，开封尹桑维翰、宣徽使孟承诲皆遇害。帝以契丹主将至，欲与太后出迎，彦泽先表之，禀契丹主之旨报云：“比欲许尔朝觐上国，臣僚奏言，岂有两个天子道路相见！今赐所佩刀子，以慰尔心。”己卯，皇子延煦、延宝自帐

中回，得敌诏慰抚，帝表谢之。时契丹主以所送传国宝制造非工，与载籍所述者异，使人来问。帝进状曰：“顷以伪主王从珂于洛京大内自焚之后，其真传国宝不知所在，必是当时焚之。先帝受命，旋制此宝，在位臣僚，备知其事。臣至今日，敢有隐藏”云。时移内库至府，帝使人取帛数段，主者不与，谓使者曰：“此非我所有也。”又使人诣李崧求酒，崧曰：“臣有酒非敢爱惜，虑陛下杯酌之后忧躁，所作别有不测之事，臣以此不敢奉进。”丙戌晦，百官宿封禅寺。

明年正月朔，契丹主次东京城北。百官列班，遥辞帝于寺，诣北郊以迎契丹主。帝举族出封丘门，肩輿至野，契丹主不与之见，遣泊封禅寺。文武百官素服纱帽，迎谒契丹主于郊次，俯伏俟罪，契丹主命起之，亲自慰抚。契丹主遂入大内，至昏出宫，是夜宿于赤墀。契丹主下诏，应晋朝臣僚一切仍旧，朝廷仪制并用汉礼。戊子，杀郑州防御使杨承勋，责以背父之罪，令左右齧割而死。《辽史》：以其弟承信为平卢军节度使，袭父爵。己丑，斩张彦泽于市，以其剽劫京城，恣行屠杀也。《辽史》：以张彦泽擅徙重贵开封，杀桑维翰，纵兵大掠，不道，斩于市。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广自扼吭而死。辛卯，契丹制，降帝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黄龙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国界。癸巳，迁帝于封禅寺，遣蕃大将崔廷勋将兵守之。癸卯，帝与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冯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宝俱北行，以宫嫔五十人、内官三十人、东西班五十人、医官一人、控鹤官四人、御厨七人、茶酒三人、仪鸾司三人、军健二十人从行。宰臣赵莹、枢密使冯玉、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随帝入蕃，契丹主遣三百骑援送而去。所经州郡，长吏迎奉，皆为契丹主阻绝，有所供馈亦不通。《宋史·李穀传》：少帝蒙尘而北，旧臣无敢候谒者，穀独拜迎于路，君臣

相对泣下。穀曰：“臣无状，负陛下。”因倾囊以献。尝一日，帝与太后不能得食，乃杀畜而啖之。帝过中渡桥，阅前杜威营寨之迹，慨然愤叹，谓左右曰：“我家何负，为此贼所破，天乎！天乎！”于是号恸而去。至幽州，倾城士庶迎看于路，见帝惨沮，无不嗟叹。《宣政杂录》：徽宗北狩，经蓟县梁鱼务，有还乡桥，石少帝所命名也，里人至今呼之。驻留旬余，州将承契丹命，犒帝于府署，赵延寿母以食饌来献。自范阳行数十程，过蓟州、平州，至榆关沙塞之地，略无供给，每至宿顿，无非路次，一行乏食，宫女、从官但采木实野蔬，以救饥弊。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契丹迫帝与妃后往拜安巴坚遗像，帝不胜屈辱，泣曰：“薛超误我，不令我死，以至今日也。”又行数十程，渡辽水，至黄龙府，即契丹主所命安置之地也。

六月，契丹国母召帝一行往怀密州，州在黄龙府西北千余里。行至辽阳，皇后冯氏以帝陷蕃，过受艰苦，令内官潜求毒药，将自饮之，并以进帝，不果而止。又行二百里，会国母为永康王所执，永康王请帝却往辽阳城驻泊，帝遣使奉表于永康，且贺克捷，自是帝一行稍得供给。

汉乾祐元年四月，永康王至辽阳，帝与太后并诣帐中，帝御白衣纱帽，永康止之，以常服谒见。帝伏地雨泣，自陈过咎，永康使左右扶帝上殿，慰劳久之，因命设乐行酒，从容而罢。永康帐下从官及教坊内人望见故主，不胜悲咽，内人皆以衣帛药饵献遗于帝。及永康发离辽阳，取内官十五人、东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并令随帐上陞，陞即契丹避暑之地也。有绰诺锡里者，即永康之妻兄也，知帝有小公主在室，诣帝求之，帝辞以年幼不可。又有东西班数辈善于歌唱，绰诺锡里又请之，帝乃与之。后数日，永康王驰取帝幼女而去，以赐绰诺锡里。至八月，永康王下陞，太后驰至霸州，诣永康，求于汉兒城寨

侧近赐养种之地，永康许诺，令太后于建州住泊。

汉乾祐二年二月，帝自辽阳城发赴建州。行至中路，太妃安氏得疾而薨，乃焚之，载其烬骨而行。帝自辽阳行十数日，过仪州、灞州，遂至建州。节度使赵延晖尽礼奉迎，馆帝于衙署中。其后割寨地五千余顷，其地至建州数十里。帝乃令一行人员于寨地内筑室分耕，给食于帝。是岁，舒噜王子遣契丹数骑诣帝，取内人赵氏、聂氏疾驰而去。赵、聂者，帝之宠姬也，及其被夺，不胜悲愤。

汉乾祐三年八月，太后薨。周显德初，有汉人自塞北而至者，言帝与后及诸子俱无恙，犹在建州，其随从职官役使人辈，自蕃中亡归，物故者大半矣。《郡斋读书志》云：《晋朝陷蕃记》，范质撰。质，石晋末在翰林，为出帝草降表，知其事为详。记少帝初迁于黄龙府，后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案：契丹丙午岁入汴，顺数至甲子岁为十八年，实太祖乾德二年也。《五代史补》：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广辱其使。契丹怒，举国南侵。以驸马都尉杜重威等领驾下精兵甲御之于中流渡桥。既而契丹之众已深入，而重威等奏报未到朝廷。时桑维翰罢相，为开封府尹，谓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钳口之时。”乃叩内阁求见，欲请车驾亲征，以固将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后苑调鹰，至暮竟不召。维翰退而叹曰：“国家阽危如此，草泽逋客亦宜下问，况大臣求见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几，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少主遂北迁。

史臣曰：少帝以中人之才，嗣将坠之业，属上天不祐，仍岁大饥，尚或绝强敌之欢盟，鄙辅臣之谋略。奢淫自纵，谓有泰山之安；委托非人，坐受平阳之辱。族行万里，身老穷荒。自古亡国之丑者，无如帝之甚也。千载之后，其如耻何，伤哉！

列传一 后妃

案：《晋后妃传》，《永乐大典》已佚，今采《五代会要》、《通鉴》、《契丹国志》、《文献通考》所载晋后妃事，分注以补是书之阙。

高祖皇后李氏。《五代会要》：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第三女。天成三年四月，封永宁公主；长兴四年九月，进封魏国公主；清泰二年九月，改封晋国长公主；至天福六年十一月，尊为皇后；七年六月，尊为皇太后。开运四年三月，与少帝同迁于契丹之黄龙府。汉乾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崩于蕃中之建州。《文献通考》云：天福二年，有司请立皇后，帝以宗庙未立，谦抑未遑。帝崩，出帝即位，乃尊为皇太后。《契丹国志》载皇太后降表云：“晋室皇太后媳妇李氏妾言：张彦泽、富珠哩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书安抚者。妾伏念先皇帝顷在并、汾，适逢屯难，危同累卵，急若倒悬，智勇俱穷，朝夕不保。皇帝阿翁发自冀北，亲抵河东，跋履山川，逾越险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晋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厌代，嗣子承祧，不能继好息民，而反亏恩辜义，兵戈屡动，驷马难追，戚实自贻，咎将谁执。今穹旻震怒，中外携离，上将牵羊，六师解甲。妾举宗负衅，视景偷生。惶惑之中，抚问斯至，明宣恩旨，曲赐含容，慰谕丁宁，神爽飞越。岂谓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责躬，九死未报。今遣孙男延煦、延宝奉表请罪，陈谢以闻。”又，《帝纪》云：会同十一年正月朔，出帝、

太后迎辽帝于封丘门外，帝辞不见，馆于封禅寺，遣其将崔廷勋以兵守之。是时雨雪连旬，外无供亿，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岂不相悯耶？”僧辞以辽帝之意难测，不敢献食。少帝阴祈守者，乃稍得食。辽降少帝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迁于黄龙府，即慕容氏和龙城也。帝使人谓太后曰：“吾闻尔子重贵，不从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与俱行。”太后答曰：“重贵事妾甚谨，所失者违先君之志，绝两国之欢。然重贵此去，幸蒙大惠，全身保家，母不随子，欲何所归？”于是太后与冯氏、皇弟重睿。子延煦延宝，举族从晋侯而北。天禄元年四月，帝至辽阳，晋侯白衣纱帽与太后、皇后上谒于帐中。五月，帝上陞，取晋侯所从宦者十五人、东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八月，帝下陞，太后自驰至霸州谒帝，求于汉兒城侧赐地耕牧以为生。许之。帝以太后自行十余日，遣与延煦俱还辽阳。二年，徙晋侯、太后于建州。三年秋八月，晋李太后病，无医药，仰天号泣，戟手骂杜重威、李守贞曰：“吾死不置汝。”病亟，谓晋侯曰：“吾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吾为边地鬼也。”

太妃安氏。《文献通考》：安太妃，代北人，不知其世家。生出帝，帝立，尊为皇太妃。《契丹国志》云：天禄二年春二月，徙晋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遗命晋侯曰：“焚骨为灰，南向扬之，庶几遗魂得返中国也。”

少帝皇后张氏。案《五代会要》：天福八年十月追册。考是书《少帝纪》云：追册故妃张氏为皇后。《张从训传》亦云，高祖镇太原，为少帝娶从训长女为妃。

皇后冯氏。案《五代会要》：开运三年十月册。《通鉴》云：天福八年冬十月戊申，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初，高祖爱少弟重允，养以为子。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冯濛女为其妇，重

允早卒，冯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见而悦之。高祖崩，梓宫在殡，帝遂纳之。群臣皆贺，帝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任大庆。”群臣出，帝与夫人酣饮，过梓宫前，醕而告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失笑，帝亦自笑，谓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与左右皆大笑。太后虽恚，而无如之何。既正位中宫，颇预政事。后兄玉，时为礼部郎中、盐铁判官，帝骤擢用至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与议政事。《文献通考》云：契丹入京师，后随帝北迁，不知所终。又，案《五代会要》载晋内职云：高祖颍川郡夫人蔡氏，天福三年八月敕。少帝宝省李氏封陇西郡夫人；张氏封春宫夫人，充皇后尚宫，并天福八年十二月二日敕。前左御正齐国夫人吴氏进封燕国夫人，书省魏国夫人崔氏进封梁国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赵氏封卫国夫人，司簿孟氏封汧国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陇西郡夫人，弟子院使齐氏、大使郭氏、副使贾氏并封本县君，太后宫尚宫陈留郡夫人何氏进封邹国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进封齐国夫人，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郡夫人，春宫姚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赵氏七人并超封郡夫人，宝省婉美赵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以下十一人并授春宫，天福八年十一月敕。清河郡夫人张氏、彭城郡夫人刘氏并充太后宫司宝，南阳郡夫人路氏、出使夫人赵氏白氏并充皇后宫司宾，开运二年八月敕。又，案是书不载外戚传，据《五代会要》云：晋高祖长女长安公主降杨承祚，天福二年五月封，至六年五月卒，追封秦国公主，至七年九月，又追封梁国长公主。从长女高平县主、第二女新平县主、第三女千乘县主、孙女永庆县主，并天福七年五月封。

列传二 宗室

案：《晋宗室列传》，《永乐大典》仅存四篇，余多残缺。

广王敬威，字奉信，高祖之从父弟也。父万谔，赠太尉，追封赵王。敬威少善骑射，事后唐庄宗，以从战有功，累历军职。明宗即位，擢为奉圣指挥使。天成、应顺中，凡十改军额，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赐忠顺保义功臣。清泰中，加兵部尚书、彰圣都指挥使，遥领常州刺史。及高祖建义于太原，敬威时在洛下，知祸必及，召所亲谓曰：“夫人生而有死，理之常也。我兄方图大举，余固不可偷生待辱，取笑一时。”乃自杀于私邸，人甚壮之。天福二年，册赠太傅，葬于河南县。六年，追封广王。

子训嗣，官至左武卫将军。敬威弟赞。赞，字德和，案：以下有阙文。为陕州节度使。少帝即位，加同平章事。赞性骄慢，每使者至，必问曰：“小侄安否？”恣为暴虐，陕人苦之。案：以下阙。是书《少帝纪》：开运三年十二月，前曹州节度使石赞死，帝之堂叔也。《欧阳史》作墮沙壕溺死。

韩王暉，字德昭，睿祖孝平皇帝之孙，高祖之从兄也。父万友，追封秦王。暉生而庞厚，刚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径，临事多智，故高祖于宗族之中，独厚遇之。初，张敬达之围晋阳也，高祖署暉为突骑都将，常引所部，出敌之不意，深入力战，虽夷伤流血，矢镞贯骨，而辞气益厉，高祖壮之。天福二年，遥授濠州刺史，充皇城都部署。四年，加检校司徒，授曹

州防御使，加检校太保。其莅任也，廉爱恤下，不营财利，不好伎乐，部人安之。岁余，以疾终于官，归葬太原。八年，册赠太师，追封韩王。

子曦嗣。《宋史·石曦传》：天福中，以曦为右神武将军历汉至周，为右武卫、左神武二将军。恭帝即位，初为左卫将军，会高丽王昭加恩，命曦副左骁卫将军戴交充使。淳化四年卒。

剡王重允。案：郟王以下诸王传，《永乐大典》原阙。《欧阳史》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为亲疏，然高祖爱之，养以为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齿诸子。《通鉴·齐王纪》：高帝少弟重允早卒。

虢王重英。案：《虢王传》，《永乐大典》原阙。考《五代会要》云：重英，高祖长子，天福四年四月追封。是书《唐纪》：清泰三年七月己丑，诛右卫上将军石重英。

楚王重信，字守孚，高祖第二子，后唐明宗之外孙也。少敏悟，有智思。天成中，始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俄加检校刑部尚书，守相州长史。未几，迁金紫光禄大夫，超拜检校司徒，守左金吾卫大将军。重信历事唐明宗及闵帝、末帝，不恃贵戚，能克己复礼，常恂恂如也，甚为时论所称。高祖即位，出镇孟津，到任逾月，去民病十余事，朝廷有诏褒之。是岁，范延光叛命于郟，诏遣前灵武节度使张从宾发河桥屯兵数千人，东讨延光。既而从宾与延光合谋为乱，遂害重信于理所，时年二十。远近闻者，为之叹惜。诏赠太尉。时执事奏曰：“两汉子弟，生死无历三公位者。”高祖曰：“此儿为善被祸，予甚愍之，自我作古，宁有例乎。”遂行册命。以其年十月，葬河南万安山。天福七年，追封沂王，少帝嗣位，改封楚王。妃南阳白氏，昭信军节度使奉进之女也。重信有子二人，皆幼，长于公宫，及少帝北迁，不知其所终。

寿王重义，字宏理，高祖第三子也。幼岐嶷，好儒书，亦通兵法，高祖素所钟爱。及即位，自北京皇城使拜左骁卫大将军。车驾幸浚郊，加检校司空，权东都留守。未几，鄴都范延光叛，遣杨光远讨之，诏前灵武节度使、洛都巡检使张从宾发盟津屯兵赴鄴下。会从宾密通延光，与娄继英等先劫河桥，次乱洛邑，因害重义于河南府，时年十九。从宾败，高祖发哀于便殿，辍视朝三日，诏赠太傅。是岁冬十月，诏遣庄宅使张颖监护丧事，葬于河南府万安山。天福中，追封寿王。妃李氏，汾州刺史之女也。重义无子，妃后落发为尼，开运中，卒于京师。

夔王重进。《五代会要》：重进，高祖第五子，天福七年四月追封。

陈王重杲。《欧阳史》：重杲小字冯六，未名而卒，赠太傅，追封陈王，赐名重杲。

重睿。案《契丹国志》：高祖忧悒成疾，一旦冯道独对，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怀中，盖欲冯道辅立之。高祖崩，道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奉齐王重贵为嗣。《五代会要》：重睿，高祖第七子，许州节度使，未封王。《欧阳史》云：从出帝北迁，不知其所终。

延煦。《五代会要》：延煦，少帝长子，遥领陕西节度使。

《通鉴》云：赵在礼家资为诸帅之最，帝利其富，为皇子镇宁节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礼自费缗钱十万，县官之费，数倍过之。

延宝。《五代会要》：延宝，少帝次子，遥领鲁州节度使。

《通鉴》云：延煦及弟延宝皆高祖诸孙，帝养以为子。《会要》引实录亦云皆帝之从子，养以为子。《欧阳史》云：延煦等从帝北迁，后不知其所终。

列传三

景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父建，累赠太尉。延广少习射，以挽强见称。梁开平中，邵王侁友诲节制于陕，召置麾下，友诲坐谋乱，延广窜而获免。后事华州连帅尹皓，皓引荐列校，隶于汴军，从王彦章拒庄宗于河上。及中都之败，彦章见擒，而延广被数创，归于汴。

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门，会侁守殷拒命，寻平之。延广以军校连坐，将弃市。高祖时为六军副使，掌其事，见而惜之，乃密遣遁去，寻收为客将。及张敬达之围晋阳，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功。高祖即位，授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遥领果州团练使，转检校太保，领夔州节度使。四年，出镇滑台。五年，加检校太傅，移镇陕府。六年，召为侍卫马步都虞候，移镇河阳。七年，转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检校太尉。其年夏，高祖晏驾，延广与宰臣冯道等承顾命，以少帝为嗣。既发表，都人不得偶语，百官赴临，未及内门，皆令下马，由是有骄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广独以为己功，寻加同平章事，弥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无表致书，去臣称孙。契丹怒，遣使来让，延广乃奏令契丹回国使乔荣《契丹国志》：先是，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辽，辽帝以为回国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凡辽国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大臣皆言辽国不可负，乃释荣，慰赐而遣之。告契丹曰：“先帝则北朝所立，今上则中国自策，为邻为孙则可，无

臣之理。”且言：“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当成后悔矣。”由是与契丹立敌，干戈日寻。初，高祖在位时，宣借杨光远骑兵数百，延广请下诏遣还，光远由此忿延广，怨朝廷，遣使泛海构衅。

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储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骇，亲率六师，进驻澶渊。延广为上将，凡六师进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众咸惮而忌之。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广唤我来相杀，何不急战！”一日，高行周与蕃军相遇于近郊，以众寡不敌，急请济师，延广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获免。及契丹退，延广犹闭栅自固，士大夫曰：“昔与契丹绝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气何惫也。”时延广在军，母凶问至，自澶渊津北移于津南，不信宿而复莅戎事，曾无戚容，下俚之士亦闻而恶之。时有太常丞王绪者，因使德州回，与延广有隙，因诬奏与杨光远通谋，遣吏繫于麾下，锻成其事。判官卢亿累劝解不从，寻有诏弃市，时甚冤之。少帝还京，尝幸其第，进献锡赆，有如酬酢，权宠恩渥，为一朝之冠。俄与宰臣桑维翰不协，少帝亦惮其难制，遂罢兵权，出为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郁郁不得志，亦意契丹强盛，国家不济，身将危矣，但纵长夜饮，无复以夹辅为意。《宋史·卢多逊传》：父亿。景延广镇天平，表亿掌书记，留守西洛，又为判官。时国用窘乏，取民财以助军。河南府计出二十万缗，延广欲并缘以图羨利，增为三十七万缗。亿谏曰：“公位兼将相，既富且贵，今国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资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广惭而止。

开运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诏遣屯孟津，将戒途，由府署正门而出，所乘马腾立不进，几坠于地，乃易乘而行，时以为不祥之甚。及王师降契丹，延广狼狈而还。时契丹主至安阳，

遣别部队长率骑士数千，与晋兵相杂，趋河桥入洛，以取延广。戒曰：“如延广奔吴走蜀，便当追而致之。”时延广顾虑其家，未能引决。契丹既奄至，乃与从事阎丕轻骑谒契丹主于封丘，与丕俱见繫焉。《辽史》：将军康祥执景延广来献。延广曰：“丕，臣之从事也，以职相随，何罪而亦为縲囚？”契丹释之。因责延广曰：“致南北失欢，良由尔也。”乃召乔荣质证前事，凡有十焉。始荣将入蕃时，给延广云：“某恐忽忘所达之语，请纪于翰墨。”延广信之，乃命吏备记其事。荣亦儉巧善事人者也，虑他日见诘，则执之以取信，因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广始以他语抗对，荣乃出其文以质之，延广顿为所屈。每服一事，则受牙筹一茎，此契丹法也。延广受至八茎，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锁延广臂，将送之北土。是日，至于陈桥民家草舍，延广惧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则引手自扼其吭，寻卒焉。虽事已穷顿，人亦壮之，时年五十六。《东都事略》：咎居润尝为枢密院小吏，景延广留守西京，补为右职。契丹犯京师，以兵围延广家。故吏悉避去，居润为全护其家，时论称之。汉高祖登极，诏赠中书令。

延广少时，尝泛洞庭湖，中流阻风，帆裂舵折，众大惧。顷之，舟人指波中曰：“贤圣来护，此必有贵人矣。”寻获济焉。竟位至将相，非偶然也。

李彦韬，太原人也。少事邢州节度使阎宝为阜隶，宝卒，高祖收于帐下。及起义，以少帝留守北京，因留彦韬为腹心。历客将、牙门都校，以纤巧故，厚承委用。及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为内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几，遥领寿州节度，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俄改陈州节度使，典军如故。每在帝侧，升除将相，但与宦官近臣缔结，致外情不通，陷君于危亡之地。尝谓人曰：“朝廷所设文官将何用也。”且欲澄

汰而除废之，则可知其辅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阙，迁少帝于开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彦韬，将与计事，彦韬辞不赴命，少帝怏恨久之，其负国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迁，戎王遣彦韬从行，洎至蕃中，隶于国母帐下。永康王举兵攻国母，以伟王为前锋，国母发兵拒之，以彦韬为排阵使，彦韬降于伟王，伟王置之帐下，其后卒于幽州。

张希崇，字德峰，幽州蓟县人。父行简，假蓟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复癖于吟咏。天祐中，刘守光为燕帅，性惨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掷笔以自效，守光纳之，渐升为裨将。俄而守光败，唐庄宗命周德威镇其地，希崇以旧籍列于麾下，寻遣率偏师守平州。安巴坚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安巴坚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帅府判官，后迁卢龙军行军司马，继改蕃汉都提举使。天成初，契丹平州节度使卢文进南归，契丹以希崇继其任，遣腹心总边骑三百以监之。希崇莅事数岁，契丹主渐加宠信。一日，登郡楼私自计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还，以承诏故也。我今入关，断在胸臆，何恬安于不测之地而自滞耶！”乃召汉人部曲之翘楚者，谓曰：“我陷身此地，饮酪被毛，生不见其所亲，死为穷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岁，尔辈得无思乡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则善矣，如敌众何？”《欧阳史》作“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因劝希崇独去。”希崇曰：“俟明日首领至牙帐，则先擒之，契丹无统领，其党必散。且平州去王帐千余里，待报至征兵，逾旬方及此，则我等已入汉界深矣，何用以众少为病！”众大喜。是日，希崇于郡斋之侧，坎隙地，贮石灰。明旦，首领与群从至，希崇饮以醇酎数钟，既醉，悉投于灰阱中毙焉。其徒营于北郭，遣人攻之，皆溃围奔去，希崇遂以管内生口二万余南归。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

御使。希崇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亲肩板舆行三十里，观者无不称叹。历二年，迁灵州两使留后。先是，灵州戍兵岁运粮经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乃告谕边士，广务屯田，岁余，军食大济。玺书褒之，因正授旄节。清泰中，希崇厌其杂俗，频表请觐，诏许之。至阙未久，朝廷以安边有闻，议内地处之，改邠州节度使。及高祖入洛，与契丹方有要盟，虑为其所取，乃复除灵武。希崇叹曰：“我应老于边城，赋分无所逃也。”因郁郁不得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时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三历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户，赐靖边奉国忠义功臣，亦人生之荣盛者也。《欧阳史》：赠太师。

希崇素朴厚，尤嗜书，莅事之余，手不释卷。不好酒乐，不蓄姬仆。祁寒盛暑，必俨具衣冠，厮养之辈，未尝闻褻慢之言。事母至谨，每食必侍立，俟盥漱毕方退，物议高之。性虽仁恕，或遇奸恶，则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与郭氏为义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愎戾不受训，遣之。郭氏夫妇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长，时郭氏诸亲与义子相约，云是亲子，欲分其财物，助而讼之，前后数政不能理，遂成疑狱。希崇览其诉，判云：“父在已离，母死不至。正称假子，孤二十年抚养之恩；僥曰亲儿，犯三千条悖逆之罪。颇为伤害名教，安敢理认田园！其生涯并付亲子，所讼人与朋奸者，委法官以律定刑。”闻者服其明。希崇亦善观象，在灵州日，见月掩毕口大星，经月复尔，乃叹曰：“毕口大星，边将也，月再掩之，吾其终欤！”果卒于郡。

子仁谦为嗣，历引进副使。

王庭允，字绍基，其先长安人也。祖处存，定州节度使。父鄴，晋州节度使。庭允，唐庄宗之内表也。性勇剽狡捷，鹰

瞬隼视，暗鸣眦睚，则挺剑而不顾。少为晋阳军校，以攻城野战为务，暑不息嘉树之阴，寒不处密室之下，与军伍食不异味，居不异适，故庄宗于亲族之中，独加礼遇。庄宗、明宗朝，累历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国初，范延光据鄴称乱，高祖以庭允累朝宿将，诏为魏府行营中军使兼贝州防御使。城降赏劳，授相州节度使，寻移镇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处直之子威为定州节度使，处直则庭允之叔祖也。处直为养子都所篡，时威北走契丹，契丹纳之。至是契丹遣使谕高祖云：“欲使王威袭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国将校自刺史、团练、防御使序迁，方授旄节。请遣威至此任用，渐令升进，乃合中土旧规。”契丹深怒其见拒，使人复报曰：“尔自诸侯为天子，有何阶级耶？”高祖畏其滋蔓，则厚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连升庭允，俾镇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沧州节度使，累官至检校太尉。开运元年秋，卒于位，年五十四。赠中书令。有子三人，长曰昭敏，仕至金吾将军卒。

史匡翰，字元辅，雁门人也。父建瑋，事庄宗为先锋将，敌人畏之，谓之“史先锋”，累立战功，《唐书》有传。匡翰起家袭九府都督，历代州辽州副使、检校太子宾客。同光初，为岚、宪、朔等州都游奕使，改天雄军牢城都指挥使，再加检校户部尚书，领浚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军步军都指挥使，岁余，迁侍卫彰圣马军都指挥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检校司空、怀州刺史。其妻鲁国长公主，即高祖之妹也。寻转控鹤都指挥使兼和州刺史、驸马都尉，俄授检校司徒、郑州防御使，未几，迁义成军节度、滑蒲等州观察处置、管内河堤等使。丁母忧，寻起复本镇。案：陶穀撰匡翰碑文云：“圃田待理，汉殿抡才，功臣旌佐国之名，出守奉专城之寄。”盖郑州即在义成军管内，

匡翰虽迁官，不离本镇也。

匡翰刚毅有谋略，御军严整，接下以礼，与部曲语，未尝称名，历数郡皆有政声。陶穀碑文云：“斋坛峻而金鼓严，麻案宣而油幢出。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抚国侨之遗俗，绰有政声。”尤好《春秋左氏传》，每视政之暇，延学者讲说，躬自执卷受业焉。时发难问，穷于隐奥，流辈或戏为“史三传”。既自端谨，不喜人醉。幕客有关彻者，狂率酣铤。一日使酒，怒目谓匡翰曰：“明公昔刺覃怀，与彻主客随至，事无不可，今领节钺，数不相容。且书记赵砺，险诋之人也，胁肩谄笑，黠货无厌，而明公待之甚厚，彻今请死。近闻张彦泽裔张式，未闻匡翰斩关彻，恐天下谈者未有比类。”匡翰不怒，引满自罚而慰勉之，其宽厚如此。天福六年，白马河决，匡翰祭之，见一犬有角，浮于水心，甚恶之。后数月遘疾而卒于镇，年四十。诏赠太保。

子彦容，历宫苑使、濮单宿三州刺史。

梁汉颢，太原人也。少事后唐武皇，初为军中小校，善骑射，勇于格战。庄宗之破刘仁恭、王德明，及与梁军对垒于德胜，皆预其战，累功至龙武指挥使、检校司空。梁平，授检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继岌统军伐蜀，以汉颢为魏王中军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许州兵马留后、检校太保，寻为邠州节度使，岁余加检校太傅，充威胜军节度、唐邓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在镇二年，移镇许州。长兴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师致仕。高祖素与汉颢有旧，及即位之初，汉颢进谒，再希任使，除左威卫上将军。天福七年冬，以疾卒于洛阳，年七十余。赠太子太保。

杨思权，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为军校，贞明二年，转弓箭指挥使、检校左仆射，累迁控鹤右第一军使。唐庄宗平梁，

补右厢夹马都指挥使。天成初，迁右威卫将军，加检校司空。会秦王从荣镇太原，明宗乃以冯贇为副留守、以思权为北京步军都指挥使以佐佑之。从荣幼骄很，不亲公务，明宗乃遣纪纲一人素善从荣者，与之游处，俾从容讽导之。尝私谓从荣曰：“河南相公恭谨好善，亲礼端士，有老成之风。相公处长，更宜自励，勿致声闻在河南之下。”从荣不悦，因告思权曰：“朝廷人皆推从厚，共非短我，吾将废弃矣。”思权曰：“请相公勿忧，万一有变，但思权在处有甲兵，足以济事。”乃劝从荣招置部曲，调弓砺矢，阴为之备。思权又谓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公，终日言弟贤兄弱何也？吾辈苟在，岂不能与相公为主耶？”使者惧，告冯贇，乃密奏之。明宗乃诏思权赴京师，以秦王之故，亦弗之罪也。长兴末，为右羽林都指挥使，遣戍兴元。闵帝嗣位，奉诏从张虔钊讨凤翔，泊至岐下，思权首倡倒戈以攻虔钊。寻领部下军率先入城，谓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与臣一镇，勿置在防御团练使内。”乃怀中出纸一幅，谓末帝曰：“愿殿下亲书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笔，书“可邠宁节度使”。及即位，授推诚奉国保义功臣、静难军节度、邠宁庆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保。清泰三年，入为右龙武军统军。高祖即位，除左卫上将军，进封开国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赠太傅。

尹晖，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帅杨师厚为军士，唐庄宗入魏，擢为小校，从征河上，每于马前步斗有功。庄宗即位，连改诸军指挥使。天成、长兴中，领数郡刺史，累迁严卫都指挥使。洎应顺中，王师讨末帝于岐下，晖与杨思权首归，末帝约以鄴都授之。末帝即位，高祖入洛，尝遇晖于通衢，晖马上横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后因谒谓末帝曰：“尹晖常才，以归命称先，陛下欲令出镇名藩，外论皆云不当。”末帝乃授晖

应州节度使。高祖即位，改右卫大将军。时范延光据鄴谋叛，以晖失意，密使人赍蜡弹，以荣利啖之。晖得延光文字，惧而思窜，欲沿汴水奔于淮南。高祖闻之，寻降诏招唤，未出王畿，为人所杀。

子勋，事皇朝，累历军职，迁内外马步都军头，见为郢州防御使。

李从璋，字子良，后唐明宗皇帝之犹子也。少善骑射，从明宗历战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乱军迎明宗为帝，从璋时引军自常山过邢，邢人以从璋为留后。逾月，明宗即位，受诏领捧圣左厢都指挥使，时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内皇城使，加检校司徒、彰国军节度使，赐竭忠建策兴复功臣。旋以达鞑诸部入寇，从璋率麾下出讨，一鼓而破，有诏褒之。三年四月，移镇滑台。时明宗驻蹕于大梁，从璋尝召幕客谋曰：“车驾省方，籓臣咸有进献，吾为臣为子，安得后焉。欲取仓廩羨余，以助其用。诸君以为何如？”内有宾介白曰：“圣上宽而难犯，行宫在近，忽致上达，则一幕俱罹其罪。”从璋怒。翌日，欲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骁卫上将军。长兴元年十月，出镇陕州。二年五月，迁河中节度使。三年，就加检校太傅，赐忠勤静理崇义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是岁，明宗厌代，闵帝嗣位，寻受命代潞王于岐上，会潞王举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即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胜军节度使，降封陇西郡公。二年九月，终于任，年五十一。邓人为之罢市，思遗爱也。诏赠太师。

从璋性贪黩，惧明宗严正，自滑帅入居环卫之后，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后历数镇，与故时幕客不足者相遇，无所憾焉。蒲、陕之日，政有善誉，改赐“忠勤静理”之号，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愈畏其法，故没于南阳，人甚惜之，亦明宗

宗室之白眉也。子重俊。

重俊，唐长兴、清泰中，历诸卫将军。高祖即位，遥领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贪鄙，常为郡人所讼，下御史台，抵赃至重，太后以犹子之故救之，乃归罪于判官高献，止罢其郡。未几，复居环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贫，重俊临之，割剥几尽。复御家不法，其奴仆若履汤蹈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杀从人孙汉荣，掠其妻。及受代归洛，汉荣母燕氏获其子妇，以诉于府尹景延广。牙将张守英谓燕曰：“重俊前朝枝叶，今上中表，河南尹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从其言，授三百缗而止。后以青衣赵满师因不胜楚毒，逾垣诉景延广，云重俊与妹私奸及前后不法事，延广奏之。诏遣刑部郎中王瑜鞠之，尽得其实，并以秽迹彰露，而赐死于家。

李从温，字德基，代州崞县人，后唐明宗之犹子也。明宗微时，从温执仆御之役，后养为己子。及历诸藩，署为牙校，命典厩库。唐同光中，奏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累加检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即位，授安国节度使、检校司徒。长兴元年四月，入为右武卫上将军。是岁，复出镇许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太平军节度使。五月，制封兖王。十一月，移镇定州，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寻又移镇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镇彭门。高祖即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书令。八年，再为许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赵国公，累加食邑一万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开运二年，改河阳三城节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赠太师，追封陇西郡王。

从温始以明宗本枝，历居藩翰，无文武才略资济代之用，凡临民以货利为急。在常山日，睹牙署池潭凡十余顷，皆立木

为岸，而以修篁环之，从温曰：“此何用为？”悉命伐竹取木，鬻于列肆，获其直以实用帑焉。高祖即位，从温时在兖州，多创乘舆器服，为宗族切戒，从温弗听。其妻关氏，素耿介，一日厉声于牙门云：“李从温欲为乱，擅造天子法物。”从温敬谢，悉命焚之，家无败累，关氏之力也。后以多畜驼马，纵牧近郊，民有诉其害稼者，从温曰：“若从尔之意，则我产畜何归乎？”其昏愚多此类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问。少帝嗣位，太后教曰：“吾只有此兄，慎勿绳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顺，终于牖下，乃天幸也。

张万进，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腊。万进白皙美髯，少而无赖。事唐武皇，以骑射著名，攻城野战，奋不顾命。尝与梁军对阵，持锐首短刀，跃马独进，及兵刃既割，则易以大锤，左右奋击，出没进退，无敢当者。唐庄宗、明宗素怜其英勇，复奖其战功，故累典大郡。天成、长兴中，历威胜、保大两镇节制。高祖有天下，命为彰义军节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群下。洎至泾原，凶恣弥甚。每日于公庭列大鼎，烹肥羜，割馘方寸以啖宾佐，皆流泪不能大嚼，俟其他顾，则致袂中。又命巨觥行酒，诉则辱之，乃有持杯伪饮，褰领袂而纳之者。既沉湎无节，唯妇言是用，其妻与幕使张光载干预公政，纳钱数万，补一豪民为捕贼将，领兵数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帅以其事上奏，有诏诘之，光载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万进疾笃，月余，州兵将乱，乃诏副使万庭圭委其符印。记室李升素憾凌虐，知其将亡，谓庭圭曰：“气息将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岂不宜乎！”庭圭从之。万进寻卒，遂以篮輦秘尸而出，即驰骑而奏之，诏命既至，而后发丧。其妻素很戾，谓长子彦球曰：“万庭圭逼迫危病，惊扰而死，不手戮之，奚为生也！”庭圭闻之，不敢往吊。万进假殡于精舍之下，至轲东

轅，凡数月之间，郡民数万，无一馈奠者。为不善者，众必弃之，信矣夫！

史臣曰：延广功扶二帝，任掌六师，亦可谓晋之勋臣矣。然而昧经国之远图，肆狂言于强敌，卒使邦家荡覆，宇县丘墟，《书》所谓“惟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谓欤！彦韬既负且乘，任重才微，盗斯夺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干，老于塞垣，未尽其才，良亦可惜。杨、尹二将，因倒戈而仗钺，岂义士之所为！其余盖以勋以亲，咸分屏翰，唯万进之丑德，又何暇于讥焉！

列传四

桑维翰，字国侨，洛阳人也。父珙，事河南尹张全义为客将。维翰身短面广，殆非常人，既壮，每对鉴自叹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辅之望。《三楚新录》：马希范入觐，途经淮上，时桑维翰旅游楚、泗间，知其来，遽谒之曰：“仆闻楚之为国，挟天子而令诸侯，其势不可谓卑也；加以利尽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来也，非倾府库之半，则不足以供刍粟之费。今仆贫者，敢以万金为请，惟足下济之。”希范轻薄公子，睹维翰形短而腰长，语鲁而且丑，不觉绝倒而笑。既而与数百缗，维翰大怒，拂衣而去。性明惠，善词赋。

《春渚记闻》：桑维翰试进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劝勿试，维翰持铁砚示人曰：“铁砚穿，乃改业。”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唐同光中，登进士第。《洛阳缙绅旧闻记》：桑魏公父珙为河南府客将，桑魏公将应举，父乘间告齐王张全义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齐王曰：“有男应举，好，可令秀才将卷轴来。”魏公之父趋下再拜。既归，令子侵早投书启，献文字数轴。王请见魏公，父教之趋阶，王曰：“不可，既应举便是贡士，可归客司。”谓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终以客礼见。王一见奇之，礼遇颇厚。是年王力言于当时儒臣，由是擢上第。

高祖领河阳，辟为掌书记，历数镇皆从，及建义太原，首预其谋。复遣为书求援于契丹，果应之。俄以赵德钧发使聘契

丹，高祖惧其改谋，命维翰诣幕帐，述其始终利害之义，其约乃定。《通鉴》：赵德钧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欲许德钧之请。帝闻之大惧，亟使维翰见契丹主，说之曰：“大国举义兵以救孤危，一战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栅，食尽力穷。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国之强，且素蓄异志，按兵观变，非以死殉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诞妄之辞，贪毫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尔见捕鼠者乎？不备之，犹或啮伤其手，况大敌乎！”对曰：“今大国已扼其喉，安能啮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约也，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对曰：“皇帝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义不终，臣窃为皇帝不取也。”跪于帐前，自旦之暮，涕泣争之。契丹乃从之，指帐前石谓德钧使者曰：“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及高祖建号，制授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寻改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高祖幸夷门，范延光据鄴叛，张从宾复自河、洛举兵向阙，人心恟恟。时有人候于维翰者，维翰从容谈论，怡怡如也，时皆服其度量。

及杨光远平鄴，朝廷虑兵骄难制，维翰请速散其众，寻移光远镇洛阳。光远由是怏怏，上疏论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高祖方姑息外将，事不获已，因授维翰检校司空、兼侍中，出为相州节度使，时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诏曰：“桑维翰佐命功全，临戎寄重，举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规，况贼盗

之徒，律令具载。比为抚万姓而安万国，岂忍罪一夫而破一家。闻将相之善言，成国家之美事，既资王道，实契人心。今后凡有贼人准格律定罪，不得没纳家资，天下诸州皆准此处分。”自是劫盗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岁余，移镇兖州。

时吐浑都督白承福为契丹所迫，举众内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纳。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患契丹之强，欲谋攻袭，戎师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潜害之，密与吐浑相结，至是遂纳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荣抗表请讨契丹，且言吐浑之请。是时安重荣握强兵，据重镇，恃其骁勇，有飞扬跋扈之志。晋祖览表，犹豫未决。维翰知重荣已畜奸谋，且惧朝廷违其意，乃密上疏曰：

窃以防未萌之祸乱，立不拔之基扃，上系圣谋，动符天意，非臣浅陋，所可窥图。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显，无功报国，省己愧心，其或事系安危，理关家国，苟或缄默，实负君亲，是以区区之心，不能自己。

近者，相次得进奏院状报：吐浑首领白承福已下举众内附，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讨契丹。臣方遥隔朝阙，未测端倪。窃思陛下顷在并、汾，初罹屯难，师少粮匱，援绝计穷，势若缀旒，困同悬磬。契丹控弦玉塞，跃马龙城，直度阴山，径绝大漠，万里赴难，一战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业。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欢，亭障无事。虽卑辞降节，屈万乘之尊，而庇国息民，实数万之利。今者，安重荣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请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强，将假手以报怨。恐非远虑，有感圣聪。

方今契丹未可与争者，有其七焉：契丹数年来最强盛，侵伐邻国，吞灭诸蕃，救援河东，功成师克。山后之名藩大郡，尽入封疆；中华之精甲利兵，悉归庐帐。即今土地广而人民众，

戎器备而战马多。此未可与争者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后，锋锐气雄；南军因败衄已来，心沮胆怯。况秋夏虽稔，而帑廩无余；黎庶虽安，而贫敝益甚；戈甲虽备，而锻砺未精；士马虽多，而训练未至。此未可与争者二也。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笃，虽多求取，未至侵袭，岂可先发衅端，自为戎首。纵使因兹大克，则后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机，则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苟议轻举，安得万全。此未可与争者三也。王者用兵，观衅而动。是以汉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单于之争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颉利之不道。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战伐之机，部族辑睦，蕃国畏伏，土地无灾，孳畜繁庶，蕃汉杂用，国无衅隙。此未可与争者四也。引弓之民，迁徙鸟举，行逐水草，军无馈运，居无灶幕，住无营栅，便苦涩，任劳役，不畏风雷，不顾饥渴，皆华人之所不能。此未可与争者五也。契丹皆骑士，利在坦途；中国用徒兵，喜于隘险。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步骑之便，较然可知。国家若与契丹相持，则必屯兵边上。少则惧强敌之众，固须坚壁以自全；多则患飞輓之劳，必须逐寇而速返。我归而彼至，我出而彼回，则禁卫之骁雄，疲于奔命，镇、定之封境，略无遗民。此未可与争者六也。议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亿，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微臣所见，则曰不然。且以汉祖英雄，犹输货于冒顿；神尧武略，尚称臣于可汗。此谓达于权变，善于屈伸，所损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兹交构，遂成衅隙，自此则岁岁征发，日日转输，困天下之生灵，空国家之府藏，此为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将帅擅权，武吏武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外刚内柔，上陵下替，此为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与争者七也。

愿陛下思社稷之大计，采将相之善谋，勿听嬖佞之空言，

宜纳恭敬之逆耳。然后训抚士卒，养育黔黎，积谷聚人，劝农习战，以俟国有九年之积，兵有十倍之强，主无内忧，民有余力，便可以观彼之变，待彼之衰，用己之长，攻彼之短，举无不克，动必成功。此计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

臣又以鄴都襟带山河，表里形势，原田沃衍，户赋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实国家之巨屏。即今主帅赴阙，军府无人，臣窃思慢藏诲盗之言，恐非勇夫重闭之意，愿回深虑，免起奸谋。欲希陛下暂整和銮，略谋巡幸。虽栉风沐雨，上劳于圣躬；而杜渐防微，实资于睿略。省方展义，今也其时。臣受主恩深，忧国情切，智小谋大，理浅词繁，俯伏惟惧于僭逾，裨补或希于万一，谨冒死于闻。

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内寝，传密旨于维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懣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

七年夏，高祖驾在鄴都，维翰自镇来朝，改授晋昌军节度使。少帝嗣位，征拜侍中，监修国史。频上言请与契丹和，为上将景延广所否。明年，杨光远构契丹，有澶渊之役，凡制敌下令，皆出于延广，维翰与诸相无所与之。及契丹退，维翰使亲党受宠于少帝者，密致自荐，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维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广守洛，以维翰守中书令，再为枢密使、宏文馆大学士，继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数月之间，百度浸理。然权位既重，而四方赂遗，咸凑其门，故仍岁之间，积货钜万，由是浇竞辈得以兴谤。未几，内客省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皆以亲旧用事，与维翰不协，间言稍入。维翰渐见疏忌，将加黜退，赖宰相刘昫李崧奏云：“维翰元勋，且无显过，不宜轻有进退。”少帝乃止。寻以冯玉为枢密使，以分维翰之权。后因少帝微有不豫，维翰曾密遣中使达

意于太后，请为皇弟重睿择师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冯玉作相，与维翰同在中书，会舍人卢价秩满，玉乃下笔除价为工部侍郎，维翰曰：“词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议。”因不署名，属维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维翰与玉尤不相协。俄因少帝以重睿择师傅言于玉，玉遂以词激少帝，寻出维翰为开封府尹。维翰称足疾，罕预朝谒，不接宾客。是岁，秋霖经月不歇。一日，维翰出府门由西街入内，至国子门，马忽惊逸，御者不能制，维翰落水，久而方苏。或言私邸亦多怪异，亲党咸忧之。及契丹至中渡桥，维翰以国家安危系在朝夕，乃诣执政异其议，又求见帝，复不得对。维翰退而谓所亲曰：“若以社稷之灵，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晋氏将不血食矣。”

开运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师既降契丹；十六日，张彦泽以前锋骑军陷都城。契丹遣使遗太后书云：“可先使桑维翰、景延广远来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军乱，宫中火发。维翰时在府署，左右劝使逃避，维翰曰：“吾国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时少帝已受契丹抚慰之命，乃谋自全之计，因思维翰在相时，累贡谋画，请与契丹和，虑契丹到京穷究其事，则显彰己过，故欲杀维翰以灭其口，因令图之。张彦泽既受少帝密旨，复利维翰家财，乃称少帝命召维翰。维翰束带乘马，行及天街，与李崧相遇，交谈之次，有军吏于马前揖维翰赴侍卫司，维翰知其不可，顾谓崧曰：“侍中当国，今日国亡，翻令维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彦泽遣兵守之，十八日夜，为彦泽所害，时年四十九。即以衣带加颈，报契丹主：维翰自经而死。契丹主曰：“我本无心害维翰，维翰不合自致。”契丹至阙，使人验其状，令殡于私第，厚抚其家，所有田园邸第，并令赐之。及汉高祖登极，诏赠尚书令。

维翰少时所居，恆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维翰往往被窃其衣，撮其巾栉，而未尝改容。当两朝秉政，出上将杨光远、景延广俱为洛川守；又尝一制除节将十五人，各领军职，无不屈而服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兗、海擒豪贼过千人，亦寇恂、尹翁归之流也。开运中，朝廷以长子坦为屯田员外郎，次子埒为秘书郎。维翰谓同列曰：“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行之，甚喧外议。”乃抗表固让不受。寻改坦为大理司直，埒为秘书省正字，议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时，诏废翰林学士院，由是并内外制皆归阁下，命舍人直内廷，数年之间，尤重其选。及维翰再居宿密，不信宿，奏复置学士院，凡署职者，皆其亲旧。时议者以维翰相业素高，公望所属，虽除授或党，亦弗之咎也。《五代史补》：桑维翰形貌甚怪，往往见之者失次。张彦泽素以骁勇称，每谒候，虽冬月未尝不雨汗。及中渡变生，彦泽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领众突入开封府，弓矢乱发，且问：“桑维翰安在？”维翰闻之，乃厉声曰：“吾为大臣，使国家如此，其死宜矣。张彦泽安得无礼！”乃升安坐谓彦泽曰：“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退曰：“吾不知桑维翰何人，今日之下，威棱犹如此，其再可见耶！”是夜，令壮士就府缢杀之。当维翰之缢也，犹瞋目直视，嘘其气再三，每一嘘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嘘之外，火尽灭，就视则奄然矣。

赵莹，字元辉，华阴人也。曾祖溥，江陵县丞。祖孺，秘书正字。父居晦，为农。莹风仪美秀，性复纯谨。梁龙德中，始解褐为康延孝从事。后唐同光中，延孝镇陕州，会庄宗伐蜀，命延孝为骑将。将行，留莹监修金天神祠。功既集，忽梦神召

于前亭，待以优礼，谓莹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爱。”因遗一剑一笏，觉而骇异。明宗即位，以高祖为陕府两使留后，莹时在郡，以前官谒之，一见如旧相识，即奏署管记。高祖历诸镇皆从之，累使阙下，官至御史大夫，赐金紫。高祖再镇并州，位至节度判官。高祖建号，授莹翰林学士承旨、金紫光禄大夫、户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寻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车驾入洛，使持聘谢契丹，及还，加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判户部。初，莹为从事，丁母忧，高祖不许归华下，以粗纩随幕，人或短之。及入相，以敦让汲引为务。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书令。明年，检校太尉本官，出为晋昌军节度使。是时，天下大蝗，境内捕蝗者获蝗一斗，给粟一斗，使饥者获济，远近嘉之。未几，移镇华州，岁余入为开封尹。

开运末，冯玉、李彦韬用事，以桑维翰才望素重，而莹柔而可制，因共称之，乃出维翰，复莹相位，加宏文馆大学士。及李崧、冯玉议出兵应接赵延寿，而以杜威为招讨都部署，莹私谓冯、李曰：“杜中令国之懿亲，所求未愜，心恆怏怏，安可更与兵权？若有事边陲，只李守贞将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迁少帝于北塞，莹与冯玉、李彦韬俱从。契丹永康王代立，授莹太子太保。周广顺初，遣尚书左丞田敏报命于契丹，遇莹于幽州。莹得见华人，悲怅不已，谓田敏曰：“老身漂零寄于此，近闻室家丧逝，弱子无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东京旧第本属公家，亦闻优恩特给善价，老夫至死无以报效。”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横流。先是，汉高祖以入蕃将相第宅遍赐随驾大臣，故以莹第赐周太祖。太祖时为枢密副使，召莹子前刑部郎中易则告之曰：“所赐第，除素属版籍外，如有别契

券为己所置者，可归本直。”即以千余缗遗易则。易则惶恐辞让，周太祖坚与之方受，故莹言及之。未几，莹卒于幽州，时年六十七。莹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愿归骨于南朝，使羸魂幸复乡里，契丹主闵而许之。及卒，遣其子易从、家人数辈护丧而还，仍遣大将送至京师。周太祖感叹久之，诏赠太傅，仍赐其子绢五百匹，以备丧事，令归葬于华阴故里。

刘昫，字耀远，涿州归义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马；父因，幽州巡官。句神彩秀拔，文学优赡，与兄暉、弟皞，俱有乡曲之誉。唐天佑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获免。后居上国大宁山，与吕梦奇、张麟结庵共处，以吟诵自娱。会定州连帅王处直以其子都为易州刺史，署昫为军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还乡，都招昫至中山。会其兄暉自本郡至，都荐于其父，寻署为节度衙推，不逾岁，命为观察推官。历二年，都篡父位。时都有客和少微素嫉 巨，构而杀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阳，节度使李存审辟为从事。庄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寻擢为翰林学士，继改膳部员外郎，赐绯；比部郎中，赐紫。丁母忧，服阕，授库部郎中，依旧充职。明宗即位，拜中书舍人，历户部侍郎、端明殿学士。明宗重其风仪，爱其温厚，长兴中，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时昫入谢，遇大祠，明宗不御中兴殿，阁门白：“旧礼，宰相谢恩，须正殿通唤，请稍候日。”枢密使赵延寿曰：“命相之制，下已数日，中谢无宜后时。”因即奏之，遂谢于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学士拜相，而谢于本殿，士子荣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时与同列李愚不协，动至忿争，时论非之。未几，俱罢知政事，昫守右仆射，以张延朗代判三司。初，唐末帝自凤翔至，切于军用，时王玫判三司，诏问钱谷，玫具奏其数，及命赏军，甚愆于素。《通鉴》：帝问王玫以府库之实，

对有数百万在。既而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末帝怒，用昫代玫。昫乃搜索簿书，命判官高延赏计穷诘勾，及积年残租，或场务贩负，皆虚系账籍，条奏其事，请可征者急督之，无以偿官者蠲除之。《通鉴》：清泰元年八月，免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万。吏民相与歌咏，唯主典怨沮。及罢相之日，群吏相贺，昫归，无一人从之者，盖憎其太察故也。天福初，张从宾作乱于洛阳，害皇子重义。诏为东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寻以本官判盐铁。未几，奉使入契丹，还迁太子太保兼左仆射，封谯国公，俄改太子太傅。开运初，授司空、平章事，监修国史，复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职。昫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授昫守太保。契丹主北去，留于东京。其年夏，以病卒，年六十。汉高祖登极，赠太保。

初，昫避难河朔，匿于北山兰若，有贾少瑜者为僧，辍衾袍以温燠之。及昫官达，致少瑜进士及第，拜监察御史，闻者义之。

冯玉。案：以下有阙文。《欧阳史》云：字景臣，定州人。少帝嗣位，纳冯后于中宫，后即玉之妹也。玉既联戚里，恩宠弥厚，俄自知制诰、中书舍人出为颍州团练使，迁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寻加右仆射，军国大政，一以委之。案：以下有阙文。《通鉴》云：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宠。尝有疾在家，帝谓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冯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势弄权，四方赂遗，辐辏其门，由是朝政日坏。张彦泽陷京城，军士争凑其第，家财巨万，一夕罄空。翌日，玉假盖而出，犹绕指以谄彦泽，且请引送玉玺于契丹主，将利其复用。玉从少帝北迁，契丹命为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广顺二年，其子杰自幽州不告父而亡归，玉惧谴责，寻以忧恚卒于蕃中。

《五代史补》：冯玉尝为枢密使，有朝使马承翰素有口辩，一

旦持刺来谒玉，玉览刺辄戏曰：“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应声曰：“明公姓冯，可谓死囚逢狱。”玉自以失言，遽延而谢之。

殷鹏，字大举，大名人也。以隽秀为乡曲所称，弱冠擢进士第。唐闵帝之镇魏州，闻其名，辟为从事。及即位，命为右拾遗，历左补阙、考功员外郎，充史馆修撰，迁刑部郎中。鹏姿颜若妇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书舍人，与冯玉同职。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词目，多托鹏为之。玉尝以“姑息”字问于人，人则以“辜负”字教之，玉乃然之，当时以为笑端。鹏之才比玉虽优、其纤佞过之。后玉出郡，借第以处之，分禄食之。及玉为枢密使，擢为本院学士，每有庶僚秉 郭谒玉，故事，宰臣以履见之，鹏多在玉所，见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简退而有言，鹏衔之。及契丹入汴，有人获玉与鹏有签记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则易简是其首焉。玉既北行，鹏亦寻以病卒。

史臣曰：维翰之辅晋室也，罄弼谐之志，参缔构之功，观其效忠，亦可谓社稷臣矣。况和戎之策，固非误计，及国之亡也，彼以灭口为谋，此掇殒身之祸，则画策之难也，岂期如是哉！是以韩非慨慷而著《说难》者，当为此也，悲夫！赵莹际会风云，优游藩辅，虽易箠于绝域，终归柩于故园，盖仁信之行通于遐迩故也。刘昫有真相之才，克全嘉誉；冯玉乘君子之器，终歿穷荒，其优劣可知矣。

列传五

赵在礼，字翰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元德，卢台军使。在礼始事燕帅刘仁恭为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逐浮阳节度使卢彦威，据其城，升在礼为军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为守光所害，守光子继威复为部将张万进所杀，在礼遂事万进。万进奔梁，在礼乃与沧州留后毛璋归太原。同光末，为效节指挥使，屯于贝州。会军士皇甫晖等作乱，推指挥使杨晟为帅，晟不从，为众所害，携晟首以胁在礼。在礼知其不可拒，遂从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众入鄴，在礼自称留后。《宋史·张锡传》：赵在礼举兵于鄴，濒河诸州多构乱，锡权知棣州事，即出省钱赏军，皆大悦，一郡独全，棣人赖之。唐庄宗遣明宗率师讨之，会城下军乱，在礼迎明宗入城，事具《唐书》。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制下，在礼密奏军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少顷，寻就改天雄军兵马留后、鄴都留守、兴唐尹。既而在礼将皇甫晖、赵进等相次除郡赴任，《欧阳史·皇甫晖传》：明宗即位，晖自军卒擢拜陈州刺史。《九国志·赵进传》：天成初，除贝州刺史、鄴都衙内指挥使。在礼乃上表乞移旌节。十二月，授沧州节度使。二年七月，移镇兖州。长兴元年，入为左骁卫上将军，俄改同州节度使。会高祖受明宗命统大军伐蜀，以在礼充西川行营步军都指挥使，收剑州而还。四年，移镇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极，移

镇郢州，加检校太师、兼侍中，封卫国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许州节度使。八年四月，移镇徐州，进封楚国公。开运元年，以契丹为患，少帝议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将，以在礼为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营副都统，都虞候如故。受诏屯澶州，再除兖州节度使，依前副都统。三年正月，授晋昌军节度使。时少帝为其子延煦娶在礼女为妻，礼会之日，其仪甚盛，京师以为荣观。五月，进封秦国公，累食邑至一万三千户，实封一千五百户。

在礼历十余镇，善治殖货，积财巨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飞蝗为害，在礼使比户张幡帜，鸣鞀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敛所得，唯以奉权豪、崇释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镇赴阙，时契丹首领、奚王伊喇等在洛下，在礼望尘致敬，首领等倨受其礼，加之凌辱，邀索货财，在礼不胜其愤。行至郑州，泊于逆旅，闻同州刘继勋为契丹所锁，大惊。丁未岁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带就马枥自绞而卒，年六十六。汉高祖即位，赠中书令。

在礼凡四子，虽历内职，皆早卒。孙延勋，仕皇朝，历岳、蜀二州刺史。《五代史补》：赵在礼之在宋州也，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镇永兴，百姓欣然相贺，曰：“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在礼闻之怒，欲报“拔钉”之谤，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时朝廷姑息勋臣，诏许之。在礼于是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一千，纳之于家，号曰“拔钉钱”，莫不公行督责，有不如约，则加之鞭朴，虽租赋之不若也。是岁获钱百万。

马全节，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军校，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以全节之贵，累赠太师。全节少从军旅，同光末，为捉生指挥使。赵在礼之据魏州也，为鄴都马步军都

指挥使。唐明宗即位，授检校司空，历博、单二州刺史。天成三年，赐竭忠建策兴复功臣，移刺郢州。长兴初，就加检校司徒，在郡有政声，俄授河西节度使。时明宗命高祖伐蜀，师次岐山，全节赴任及之，具军容谒于辕门，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还焉，移沂州刺史。清泰初，为金州防御使。会蜀军攻其城，州兵才千人，兵马都监陈知隐惧，托以他事出城，领三百人顺流而逸，贼既盛，人情忧沮。全节乃悉家财以给士，复出奇拒战，以死继之。贼退，朝廷嘉其功，诏赴阙，将议赏典。时刘延朗为枢密副使，邀其厚贿，全节无以赂之，谓全节曰：“絳州阙人，请事行计。”全节不乐，告其同辈，由是众口喧然，以为不当，皇子重美为河南尹，闻而奏焉。清泰帝召全节谓曰：“沧州乏帅，欲命卿制置。”翌日，授横海军两使留后。高祖即位，加检校太保，正授旌节。天福五年，授检校太傅，移镇安州。时李金全据州叛，引淮军为援，因命全节将兵讨平之，以功加检校太尉，改昭义军节度、泽潞辽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六年秋，移镇邢州，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重荣之叛也，授镇州行营副招讨兼排阵使，与重荣战于宋城，大败之。镇州平，加开府仪同三司，充义武军节度、易定祁等州观察处置、北平军等使。八年秋，丁母忧，寻起复焉。属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国家有所征发，全节朝受命而夕行，治生余财，必充贡奉。开运元年秋，授鄴都留守、检校太师、兼侍中、广晋尹、幽州道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寻加天雄军北面行营副招讨使，阳城之战，甚有力焉。全节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诣县庭谒拜，县令沈邁逡巡避之，不敢当礼。全节曰：“父母之乡，自合致敬，勿让之也。”州里荣之。二年，授顺国军节度使，未赴镇卒，年五十五。赠中书令。

全节事母王氏至孝，位历方镇，温清面告，毕尽其敬。政

事动与幕客谋议，故鲜有败事。镇中山日，杜威为恆州，方奏括境内民家粟，时军吏引恆州例，坚请行之，全节曰：“边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复扰之，则不堪其命矣。我为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称其德。先是，全节自上党携歌妓一人之中山，馆于外舍，有人以谗言中之，全节害之。及诏除恆阳，遇疾，数见其妓，厌之复来。妓曰：“我已得请，要公俱行。”全节具告家人，数日而卒。

子令威，历隰、陈、怀三州刺史，卒。

张筠，海州人也。父传古，世为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属江淮俶扰，遂徙家彭门。时彭门连帅时溥为东南面招讨使，据有数郡之地，擢筠为偏将，累有军功，奏授宿州刺史。后溥与梁祖不协，梁人进攻宿州，下之，获筠以归。梁方图霸业，以筠言貌辩秀，命为四镇客将，久之，转长直军使。梁唐革命，迁右龙武统军，历客省使、宣徽使，出为复、商二州刺史，复为宣徽使。梁室割相、卫为昭德军，命筠为两使留后。唐庄宗入魏，筠委城南归，授右卫上将军。会雍州康怀英以病告，诏筠往代之，比至，怀英已卒，因除筠为永平军节度使、大安尹。怀英在长安日，家财甚厚，筠尽夺之，复于大内掘地，继获金玉。时有泾阳镇将侯莫威，前与温韬同剽唐氏诸陵，大贮瑰异之物，筠乃杀威而籍其家，遂蓄积巨万。然性好施，每出遇贫民于路，则给与口食衣物，境内除省赋外，未尝聚敛，遂致百姓不挠，十年小康，秦民怀惠，呼为“佛子”。同光中，从郭崇韬为剑南安抚使，蜀平归洛，权领河南尹，俄镇兴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时有疾，军州官吏久不得见，副使符彦琳等面请问疾，筠又不诺，彦琳等疑其已死，虑左右有谋，遂请权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彦琳下狱，以叛闻。诏取彦琳等至洛，释而不问，因授筠西京留守，诱离兴元。及至长安，守兵闭门

不纳，筠东朝于洛，诏遣归第。筠前为京兆尹，奉诏杀伪蜀主王衍，衍之妓乐宝货，悉私藏于家。及罢归之后，第宅宏敞，花竹深邃，声乐饮膳，恣其所欲，十年之内，人谓“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归长安，俄而洛下张从宾之乱，筠独免其难，人咸谓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岁，卒于家。赠太子太师。弟箴。

箴，字慕彭，少嗜酒无节，为乡里所鄙。唐天复中，兄筠为大梁四镇客将，箴自海州省兄，兄荐于兖州连帅王瓚，用为裨校。箴性桀黠，善事人，累迁军职。后唐庄宗都洛，筠镇长安，自衙内指挥使授检校司空、右千牛卫将军同正，领饶州刺史、西京管内三白渠营田制置使。同光末，筠随魏王继岌伐蜀，奏箴权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驿，庄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驿骑尽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货，尽归于延嗣。俄闻庄宗遇内难，继岌军次兴平，箴乃断咸阳浮桥，继岌浮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宝妓乐，箴悉获之。俄而明宗使人诛延嗣，延嗣暗遁，《九国志》：明宗即位，忿阍竖辈怙势擅权，先敕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尽。衍之行装复为箴有，因为富家，积白金万镒，藏于窟室。明宗即位，箴进王衍犀、玉带各二，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球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为西卫将军。高祖即位之明年，加检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几，复居环卫。时湖南马希范与箴有旧，奏朝廷请命箴为使，允之。箴密赍蜀之奇货往售，又获十余万缗以归。箴出入以庖者十余人从行，食皆水陆之珍鲜，厚自奉养，无与为比。少帝嗣位，诏遣往西蕃，及回，以其马劣，为有司所纠，复当路有不足者，遂有诏征其旧价。箴上言请货故京田业，许之，因愤惋成疾而卒。

箴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游近郊，憩于大冢之上，忽有黄雀衔一铜钱置于前而去。未几，复于衙院昼卧，见二燕相

斗毕，各衔一钱落于箠首。前后所获三钱，尝秘于巾箱，识者以为大富之征。其后家虽厚积，性实鄙吝，未尝与士大夫游处。及令市马，利在私门，不省咎以输其直，郁郁致死，愚之甚耶！

华温琪，字德润，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农为业。父敬忠，后以温琪贵，官至检校尚书。温琪长七尺余，唐广明中，从黄巢为纪纲，巢陷长安，伪署温琪为供奉都知。巢败，奔至滑台，以形貌魁岸，惧不自容，乃投白马河下流，俄而浮至浅处，会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经，枝折坠地，不死。夜至胙县界，有田父见温琪非常人，遂匿于家。经岁余，会梁将硃友裕为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温琪往依之，友裕署为小校，渐升为马军都将。从友裕击秦宗权于曹南，有功，奏加检校太子宾客，梁祖擢为开道指挥使，加检校工部尚书，出屯鄆時。会延州胡璋叛命，来寇郡境，温琪击退之。寻奉诏营长安，以功迁绛州刺史。岁余，刺棣州。温琪以州城每年为河水所坏，居人不堪其苦，表请移于便地，朝廷许之。板筑既毕，赐立纪功碑，仍加检校尚书左仆射，继迁齐州、晋州节度使。温琪在平阳日，唐庄宗尝引兵攻之，逾月不下，梁人赏之，升晋州为定昌军，以温琪为节度使，加检校太保。既而温琪临民失政，尝掠人之妻，为其夫所诉，罢，入为金吾大将军。时梁末帝方姑息诸侯，重难其命，故责词云：“若便行峻典，谓予不念功勋；若全废旧章，谓我不安黎庶。为人君者，不亦难乎！”温琪大有愧色。俄转右监门卫上将军、右龙武统军。会河中硃友谦叛，权授温琪汝州防御使、河中行营排阵使，寻为耀州观察留后。庄宗入洛，温琪来觐，诏改耀州为顺义军，复以温琪镇之，加推忠向义功臣。同光末，西蜀既平，命温琪为秦州节度使。明宗即位，因入朝，顾留阙，明宗嘉而许之，除左骁卫上将军，逐月别赐钱粟，以丰其家。逾岁，明宗谓枢密使安重诲曰：“温琪旧人，

宜选一重镇处之。”重诲奏以天下无阙。他日又言之，重诲素强愎，对曰：“臣累奏未有阙处，可替者，唯枢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诲不能答。温琪闻其事，惧为权臣所怒，几致成疾，由是数月不出。俄拜华州节度使，依前光禄大夫、检校太傅，进封平原郡开国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户。温琪至任，以己俸补葺祠庙廡舍千余间，复于邮亭创待客之具，华而且固，往来称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归宋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终于家，年七十五。诏赠太子太保。

安崇阮，字晋臣，潞州上党人也。少倜傥，有词辩，善骑射。父文祐，为牙门将。唐光启中，潞州军校刘广逐节度使高浟，据其城，僖宗诏文祐平之，既杀刘广，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后孟方立据邢、洛，率兵攻上党，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义节度使，令讨方立，自蜀至泽州与方立战，败殁于阵。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祐殁于王事，荐崇阮于朝，自是累任诸卫将军。梁氏革命，以崇阮明辩，遣使吴越，回以所获橐装，悉充贡奉，梁祖嘉之，故每岁乘輶于江、浙间，及回贡献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客省使，知齐州事。时梁军与庄宗对垒于河上，冀王友谦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领军经略蒲、晋，诏崇阮监军，又知华、雍军府事。期年，授青州兵马留后，入为诸卫上将军。唐天成中，授黔南节度使、检校太保，寻移镇夔州。以蜀寇侵逼，弃城归阙，改晋州节度使，复为诸卫上将军。高祖登极之二年，诏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旧臣，令主葬事。崇阮尽哀致礼，以襄其事，时人义之。五年，以老病请告，授右卫上将军致仕。开运元年九月，卒于西京。赠太傅。

杨彦询，字成章，河中宝鼎人。父规，累赠少师。彦询年十三，事青帅王师范，有书万卷，以彦询聪悟，使掌之。及长，益加亲信，常委监护郡兵。及梁将杨师厚降下青州，彦询随师

范归命。洎师范见杀，杨师厚领鄴，召置麾下，俾掌宾客。唐庄宗入魏，复事焉。同光元年冬，从平大梁，升为引进副使，将命西川及淮南称旨，累迁内职。明宗时，为客省使、检校司徒，使两浙回，授德州刺史。末帝即位，改羽林将军。时高祖镇太原，朝廷疑贰，以彦询沉厚，择充北京副留守。清泰末，以宋审虔为北京留守，高祖深怀不足，以情告彦询。彦询恐高祖失臣节，乃曰：“不知太原兵甲刍粟几何，可敌大国否？请明公反覆虑之。”盖欲回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决矣。”彦询知其不可谏，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使一人我自保，明尔勿复言也。”及即位，授齐州防御使、检校太保，旋改宣徽使。从高祖入洛，加左骁卫上将军兼职。天福二年秋，出为邓州节度使，岁余，入为宣徽使。四年，使于契丹。六年春，授邢州节度使、检校太傅。时镇州安重荣有不臣之状，彦询忧其窥伺，会车驾幸鄴，表求入觐。高祖虑契丹怒安重荣之杀行人也，移兵犯境，复命彦询使焉，仍恐重荣要之，由沧州路以入。契丹主果怒重荣，彦询具言非高祖本意，盖如人家恶子，无如之何。寻闻重荣犯阙，乃放还。七年春，授华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在任二年，属部内蝗旱，道殣相望，彦询以官粟假贷，州民赖以存济者甚众。开运初，以风痺授右金吾卫上将军，俄卒于官，年七十四。赠太子太师。

李承约，字德俭，蓟州人也。曾祖琼，蓟州别驾，赠工部尚书。祖安仁，檀州刺史，赠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赠太子少师。承约性刚健笃实，少习武事，弱冠为幽州牙门校，迁山后八军巡检使。属刘守光囚杀父兄，名儒宿将经事父兄者，多无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时属唐武皇召募英豪，方开霸业，乃以所部二千归于并州，即补匡霸都指挥使、检校右仆射兼领贝州刺史。从破夹寨，及与梁人战于临清有功，再

迁洛、汾二州。庄宗即位，授检校司空、磁州刺史，为治平直，移授颍州团练使。天成中，以邠州节度使毛璋将图不轨，乃命为泾州节度副使，且承密旨往侦之。既至，以善言谕之，璋乃受代。明宗赏其能，加检校太保，拜黔南节度使。数年之间，巴、邛蛮蜚不敢犯境，外劝农桑，内兴学校，凶邪尽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数辈重趼诣阙，言其政化。又听留周岁，征为左卫上将军，自左龙武统军加特进、检校太傅，充昭义军节度使，赐推忠奉节翊戴功臣。岁余归朝，复为左龙武统军。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骁卫上将军，进封开国公，累上表请老，寻以病卒，时年七十五。赠太子太师。

陆思铎，澶州临黄人。父再端，赠光禄卿。思铎有武干，梁太祖领四镇，隶于麾下。及即位，授广武都指挥使，历突阵、拱辰军使，积前后战勋，累官至检校司徒、拱辰左厢都指挥使，遥领恩州刺史。初，梁军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思铎以善射，日预其战。尝于箭筈之上自镂其姓名，一日射中庄宗之马鞍，庄宗拔箭视之，睹思铎姓名，因而记之。及庄宗平梁，思铎以例来降，庄宗出箭以视之，思铎伏地待罪，庄宗慰而释之。寻授龙武右厢都指挥使，加检校太保。天成中，为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厢马军都指挥使。会南伐荆门，思铎亦预其行。时高季兴以舟兵拒王师，思铎每发矢中敌，则洞胸达掖，由是贼锋稍挫，不敢轻进，诸军咸壮之。高祖革命，拜陈州刺史，秩满，历左神武、羽林二统军，出为蔡州刺史，遇代归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时年五十四。思铎典陈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诸子曰：“我死则藏骨于宛丘，使我栖魂于所治之地。”及卒，乃葬于陈，从其志也。

安元信，朔州马邑人也。少善骑射。后唐庄宗为晋王时，元信诣军门求自效。寻隶明宗麾下，累从明宗征讨有功，明宗

即位，擢为捧圣军使，加检校兵部尚书。清泰三年，迁雄义都指挥使，受诏屯于代州，太守张朗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岁五月，高祖建义于太原，俄闻契丹有约赴难，元信入说朗曰：“张敬达虽围太原，而兵尚未合，代郡当雁门之冲，敌至其何以御？仆观石令公素长者，举必成事，若使人道意归款，俟其两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纳，元信悔以诚言之，反相猜忌。寻闻安重荣、安审信相次以骑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归高祖。《通鉴》：元信谋杀朗，不克，帅其众奔审信，审信遂帅麾下数百骑，与元信掠百井奔晋阳。高祖见之喜，谓元信曰：“尔睹何利害，背强归弱？”元信曰：“某非知星识气，唯以人事断之。夫帝王者，出语行令，示人以信。尝闻主上许令公河东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国之密亲，亲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见其亡也，何得为强也。”高祖知其诚，因开怀纳之，委以戎事。高祖即位之元年，授耀州团练使，加检校太保。四年，入为右神武统军，其年八月，复出牧洛州。少帝嗣位，寻迁宿州，九年，罢任来朝。开运初，授复州防御使。三年，卒于任，年六十三。赠太傅。

张朗，徐州萧县人。父楚，赠工部尚书。朗年十八，善射，膂力过人，乡里敬惮之，梁祖闻其名，就补萧县镇使，充吾县都游奕使，时朗年才二十三。岁余，补宣武军内衙都将，历洛州步军、曹州开武、汴州十内衙、郢州都指挥使。梁末，从招讨使段凝袭卫州，下之，遂授卫州刺史。事梁仅三年，凡有征讨，无不预之。同光三年，从魏王继岌伐蜀，为先锋桥道使。明宗朝，历兴、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边，补西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从高祖屯军于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高祖建义于太原，遣使以书谕之，朗曰：“为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斩其使。《通鉴》：帝以晋

安已降，遣使谕诸州，代州刺史张朗斩其使。盖晋祖初起，安元信劝朗归顺，不从，至是复斩其使也。洎高祖入洛，领全师朝觐，授贝州防御使，在任数岁。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统军，六年，授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庆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

李德珣，应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为边将。德珣少善骑射，事后唐武皇为偏校。及从庄宗战潞州、柏乡、德胜渡，继有军功，累加检校尚书左仆射，遥食郡俸。天成中，检校司空，领蔚州刺史。长兴元年，授雄武军节度、秦成阶观察处置等使，加检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镇定州，充北面副招讨使。高祖即位，改镇泾原，及受代归阙，会高祖幸鄴，授东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广晋尹，加检校太师。开运中，再领泾州，以病卒于镇。德珣幼与明宗俱事武皇，故后之诸将多兄事之，时谓之“李七哥”。所治之地，虽无殊政，然以宽恕及物，家无滥积，亦武将之廉者。

田武，字德伟，大名元城人。父简，累赠右仆射。武少有拳勇，初事庄宗为小校，历迁胜节指挥使。明宗登极，转帐前都指挥使，领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挥使，遥领宜州，充襄州都巡检使。三年，自汴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授曹州刺史。长兴初，迁齐州防御使，又移洺州。清泰中，历成、陇二州，充西面行军副部署。天福初，授金州防御使，及金州建节钺，武丁母忧，乃起复为节度使。开运元年，移镇沧州，兼北面行营右厢都指挥使。二年，授宁江军节度使，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岁内改昭义军节度、泽潞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检校太傅，封雁门郡开国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身戎行，性鯁正，御军治民，咸尽其善。及卒，朝廷惜之，诏赠太尉，辍视朝一日。

子仁朗、仁遇并历内职。《宋史》：仁朗以父任西头供奉官。

李承福，字德华，汉阳人。少寒贱，事元行钦掌卓棧之役，后为高祖家臣。高祖登极，历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将军，出为澶州刺史，迁齐州防御使、检校太保。承福性鄙狭，无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诋讦，虽小过不能恕，工商之业，舆隶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见，无所准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节度使，寻卒于镇。少帝以高祖佐命之臣，闻之嗟叹，赠物加等，辍视朝一日，诏赠太傅。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节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预其选。从庄宗攻下夹寨，得补为小校，后与梁师战于柏乡及胡柳陂，以功授黄甲指挥使。同光中，统帐前军拔中都，赐忠勇拱卫功臣、检校刑部尚书。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属，皆不令干预民事，但优其贍给，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声绩。应顺元年，为陇州防御使，会唐末帝起兵于凤翔，传檄于邻道，诸侯无应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来计事，末帝深德之。及即位，擢为陕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义于太原，唐末帝发兵来攻，以金为太原四面步军都指挥使。高祖即位，移镇晋州，及受代归阙，累为诸卫上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官至检校太尉。爵列开国公，勋登上柱国，以久居散地，优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赠太师。

史臣曰：在礼之起甘陵也，当鼎革之期，会富贵来逼，既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钺拥旄，积财败德，货之为累，可不诫乎！全节之佐晋氏也，平安陆之妖，预宗城之战，功既茂矣，贵亦宜然。张筠历事累朝，享兹介福，盖近代之幸人也。自温琪而下，皆服冕乘轩，苴茅煮土，垂名汗简，咏亦宜焉。

列传六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籍名于本军，为赤甲都官健。《玉堂闲话》：知温少年，与外弟徐某为盗于兖、郓之境。梁将葛从周镇其地，选置麾下。时部将牛存节屯于镇，好擣博，每求辨采者，知温以善博见推，因得侍左右，遂熟于存节。及王师范遣刘鄩据兖州，梁祖命存节将兵讨之，知温夕缒出奔，存节喜而纳焉。明夜，窃良马一驷，复入城，鄩乃擢为裨将。鄩降，隶于同州刘知俊，知俊补为克和军使。知俊奔岐，改隶魏州杨师厚，以为马步军校，渐升至亲随指挥使，继加检校司空。庄宗入魏，赐姓，名绍英，改天雄军马步都指挥使，加检校司徒、澶州刺史、行台右千牛卫大将军。庄宗平梁，历曹、贝州刺史，权充东北面蕃汉马步都虞候，遣戍瓦桥关。明宗自鄴入洛，知温与王晏球首赴焉。明宗自总管府署知温滑州两使留后。天成元年，授兖州节度使。明宗即位，诏充北面招讨，屯于卢台军。以卢文进来归，加特进、同平章事，赏招讨之功也。后除乌震为招讨副使，代知温归镇。知温怒震遽至，有怨言，因纵博，诱牙兵杀震于席上。会次将安审通保骑军隔河按甲不动，知温惧不济，乃束身渡水，复结审通，逐其乱军以奏。时朝廷姑息知温，下诏于鄴尽杀军士家口老幼凡数万，清漳为之变色。寻诏遣知温就便之镇，以安反侧。俄改徐州节度使，加兼侍中。会朝廷起兵伐高季兴，授荆南招讨使，知行府事。寻丁母忧，起复云麾将军，墨纁即戎，竟无功而还。长

兴中，节制文阳。越二年，除平卢军节度使，累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东平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三百户。天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于镇。赠太尉，归葬于瑕丘，诏立神道碑。

知温性粗犷，动罕由礼。每对待王人，不改戎服，寡言笑，多纵左右排辱宾僚，他日知误，亦无愧色。始与唐末帝尝失意于杯盘间，以白刃相恐，及末帝即位，知温忧甚，末帝乃封王爵以宁之也。知温径赴洛阳，申其宿过，且感新恩，末帝开怀以厚礼慰而遣之。及还郡，厚敛不已，积货数百万，治第于南城，出则以妓乐相随，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为务。有幕客颜衍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陈其利病，知温不能用焉。及高祖建义入洛，尚不即进献，耀兵于牙帐之下，衍正色谓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战，岂明公之比！而天运有归，坐成灰烬。今青州迁延不贡，何以求安？千百武夫，无足为恃，深为大王之所忧也。”知温遂驰表称贺，青人乃安。未几，以沈湎成疾而卒，部曲将吏分其所聚，例为富室。衍又劝其子彦儒进钱十万贯，以助国用，朝廷除彦儒为沂州刺史。其家幸获保全，皆衍之力也。

王建立，辽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赠太保。建立少鸷猛无检。明宗领代州刺史，擢为虞候将。庄宗镇晋阳，以诸陵在代郡，遣女使脩祭，其下有扰于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庄宗怒，令收之，为明宗所护而免，由是知名。明宗历迁藩镇，皆署为牙门都校，累奏加检校司空。及明宗为魏军所迫，时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杀其监护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属因而保全。及即位，以功授镇州节度副使，加检校司徒，旋为留后。未几，正授节旄，继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会王都据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通鉴》：王都阴与谋复河

北故事，建立阳许而密奏之。安重诲素与建立不协，知其事，奏之。明宗虑陷建立，寻征赴阙，《通鉴》：建立奏重诲专权，求入朝面言其状，帝召之。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判盐铁户部度支，充集贤殿大学士。天成四年，出为青州节度使。五年，移镇上党，辞不赴任，请退居丘园，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自是郁郁不得志。长兴中，尝欲求见，中旨不许，皆重诲蔽之也。清泰初，末帝召赴阙，授天平军节度使。建立少历军校，职当捕盗，及位居方伯，为政严烈。间里有恶迹者，必族而诛之，其刑失于入者，不可胜纪，故当时人目之为“王塚叠”，言杀其人而积其尸也。后闻末帝失势，杀副使李彦贇及从事一人，报其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即位，再为青州节度使，累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建立晚年，归心释氏，饭僧营寺，戒杀慎狱，民稍安之。天福二年，封临淄王。明年，封东平王。五年，入觐，高祖曰：“三纪前老兄，宜赐不拜。”仍许肩舆入朝，上殿则使二宦者掖之，论者荣之。寻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节度使，割辽、沁二州为上党属郡，加检校太师，进封韩王，以光其故里。至镇逾月而疾作，有大星坠于府署，建立即召宾介竺岳草遗章，又谓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养生，梓以送死。余生为寿宫，刻铭石室，死当速葬，葬必从俭，违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笃而卒，年七十。册赠尚书令。建立先人之坟在于榆社，其岗阜重复，松桧蔼然，占者云“后必出公侯”，故建立自为墓，恐子孙易之也。子守恩，《周书》有传。

康福，蔚州人，世为本州军校。祖嗣，蕃汉都知兵马使，累赠太子太师。父公政，历职至平塞军使，累赠太傅。福便弓马，少事后唐武皇，累补军职，充承天军都监。庄宗嗣位，尝谓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彼康福者，体貌丰厚，

宜领财货，可令总辖马牧。”由是署为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为乱兵所迫，将离魏县，会福牧小坊马数千匹于相州，乃驱而归。明宗即位，授飞龙使，俄转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马都监。寻以江陵叛命，朝廷举兵伐之，以福为荆南道行营兵马都监，俄以王师无功而还。福善诸蕃语，明宗视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谘访时之利病，福即以蕃语奏之。枢密使重诲恶焉，常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福惧。会灵武兵马留后韩洙，以人情不协，虑为所图，上表请帅，制加福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凉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军节度，灵威雄警甘肃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温池榷税等使。福之是拜，盖重诲嫉而出之，福泣而辞之。明宗宣重诲别与商议，重诲奏曰：“臣累奉圣旨，令与康福一事，今福骤升节镇，更欲何求！况已有成命，难于改移。”明宗不得已，谓福曰：“重诲不肯，非朕意也。”福辞，明宗曰：“朕遣兵援助，勿过忧也。”因令将军牛知柔领兵送赴镇。行次青岗峡，会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见川下烟火，吐蕃数千帐在焉，寇不之觉，因分军三道以掩之。蕃众大骇，弃帐幕而走，杀之殆尽，获玉璞、羊马甚多。到镇岁余，西戎皆款附，改赐福耀忠匡定保节功臣，累加官爵。福镇灵武凡三岁，每岁大稔，仓储盈羨，有马千驷，因为人所讐。安重诲奏曰：“累据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宝货，必负朝廷。”明宗密遣人谓曰：“朕何负于卿，而有异心耶！”福奏曰：“臣受国重恩，有死无贰，岂愿负于圣人，此必谗人之言也。”因表乞入覲，不允。及再上章，随而赴阙，移授彰义军节度使，又转邠州，检校太傅。清泰中，移镇秦州，加特进、开国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检校太尉、开国公。未几，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领河中，加兼侍中。以天和节入覲，改赐输忠守正翊亮功臣，加开府仪同三司，增食邑至

五千户，实封五百户。久之，受代归阙。天福七年秋，卒于京师，年五十八。赠太师，谥曰武安。

福无军功，属明宗龙跃，有际会之幸，擢自小校，暴为贵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饫腹，与士大夫交言，懵无所别。在天水日，尝有疾，幕客谒问，福拥衾而坐。客有退者，谓同列曰：“锦衾烂兮！”福闻之，遽召言者，怒视曰：“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因叱出之，由是诸客不敢措辞。复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

子三人：长曰延沼，历随、泽二州刺史；次曰延泽、延寿，俱历内职焉。

安彦威，字国俊，代州崞县人。少时以军卒得隶唐明宗麾下，彦威性善射，颇谙兵法，明宗爱之，累历藩镇。彦威常为衙将，所至以谨厚见称。明宗入立，秦王从荣镇鄴都，以彦威为护圣指挥使。从荣判六军，彦威入司禁卫，遥领镇州节度使。高祖即位，尤倚彦威，即拜为北京留守，加同平章事。《通鉴》：彦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与义。昔契丹以义救我，我今以信报之。闻其征求不已，公能屈节奉之，深称朕意。”对曰：“陛下以苍生之故，犹卑辞厚币以事之，臣何屈节之有！”上悦。移镇宋州。是时河决滑州，命彦威集丁夫塞之，彦威出私钱募民治堤，堤成，滑人赖之。迁西京留守。岁饥，彦威开仓廩赈饥，有犯法者，皆宽贷，民免于流散，彦威之力也。旋丁母忧，哀毁过制。少帝与契丹构衅，授彦威北面行营副都统，彦威悉率家财佐军，人称其忠。开运中，卒，赠太师。

彦威与太妃为同宗，少帝以舅事之，彦威未尝自以为言。及卒，太妃与少帝临丧，人始知为国戚，闻者益重其人焉。

李周，字通理，邢州内丘人也，唐潞州节度使抱真之后。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为内丘捕贼将，以任侠自负。时河朔群盗充斥，南北交兵，行旅无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卢岳，家于太原，携妻子囊橐寓于逆旅，进退无所保，唯与所亲相对流涕，周悯之，请援送以归。行经西山中，有贼夜于林麓间俟之，射卢岳，中其马。周大呼曰：“尔为谁耶？”贼闻其声，相谓曰：“李君至此矣。”即时散走。岳全其行装，至于家。周将辞去，岳谓周曰：“岳明历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颐隆准，眉目疏朗，身長七尺，乃将相之材也。河东李氏将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贵。”周辞以母老而归。既而梁将葛从周拔邢、洺，唐武皇麾兵南下，筑垒于青山口。周向背莫决，因思卢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将张污落，武皇赏之，补万胜黄头军使。武皇之平云州，庄宗之战柏乡，周皆有功，迁匡霸都指挥使。庄宗入魏，率兵屯临河、杨刘，所至与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备，一日奔母丧，以他将代之，既出，则其城将陷，庄宗即遣追之，使墨纛从事。会庄宗北征，周与寺人焦彦宾守杨刘城，《九国志·焦彦宾传》：彦宾字英服，沧州清池人。少聪敏，多智略，事武皇，尤所委信。及庄宗即位，迁左监门卫将军，充四方馆使，出护邢州军。梁将王彦章以数万众攻之。周日夜乘城，躬当矢石，使人驰告庄宗，请百里趋程，以纾其难。庄宗曰：“李周在内，朕何忧也！”遂日行二舍，不废畋猎，既至，士众绝粮三日矣。及攻围既解，庄宗谓周曰：“微卿九拒之劳，诸公等为梁人所掳矣。”同光中，历相、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节度副使。天成二年春，迁遂州两使留后，寻正授节旄，未几，受代归阙。三年秋，出为邠州节度使，会庆州刺史窦廷琬据城拒命，周奉诏讨平之。长兴、清泰中，历徐、安、雍、汴四镇，所至无苛政，人皆乐之。高

祖有天下，复镇邠州，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侍中。及罢镇赴阙，会少帝幸澶渊，以周累朝耆德，乃命为东京留守。车驾还京，授开封尹。及遘疾，梦焚旌旗铠甲，因自嗟叹，上章请退，寻卒于官，时年七十四。诏赠太师，陪葬于明宗徽陵之北。

张从训，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回鹘别派，随沙陀徙居云中，后从唐武皇家于太原，从训遂为太原人。祖君政，云州长史，识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东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武皇赐姓名，眷同亲嫡，前史有传。天福中，赠太师、中书令，追封赵国公。从训读儒书，精骑射，初为散员大将，天祐中，辖沙陀数百人，屯壶关十余岁，节度使李嗣昭委遇之。庄宗与梁人相拒于德胜口，征赴军前，补充先锋游奕使，俄转云捷指挥使、检校司空，赐名继鸾，从诸子之行也。明宗微时，尝在存信麾下为都押牙，与从训有旧，及即位，授石州刺史，复旧姓名。历宪、德二州刺史。高祖之镇太原也，为少帝娶从训长女为妃。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举义，从训奉唐末帝诏，征赴行在，分领乡兵，次于团柏谷，兵败宵遁，潜身民间。高祖入洛，有诏搜访，月余乃出焉，及见戚里之故，深加轸恻。寻授绛州刺史、检校太保，在任数年，天福中，卒于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赠太尉。

弟从恩仕皇朝，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卒。

李继忠，字化远，后唐昭义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嗣昭之第二子。嗣昭，《唐书》有传。继忠少善骑射，从父征讨有功，庄宗手制授检校兵部尚书，充感义马军指挥使，改潞府司马，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充安义都巡检使。天成中，自北京大内皇城使转河东行军司马，入为右骁卫将军。未几，授成德军司马，加检校司徒。高祖即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检校太保，寻移棣州刺史。继忠旧苦风痹，皆辞以地远，乃授单州刺史，

仍加输忠奉国功臣。三年，入为右神武统军。四年三月，出领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泽州。开运元年，复入为右监门大将军。三年秋，以疾卒于东京，年五十一。

始继忠母杨氏善治产，平生积财巨万。及高祖建义于太原，杨已终，继忠举族家于晋阳。时以诸军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复壁，取其旧积，所获金银纨素甚广，至于巾屨琐屑之物，无不取足。高祖既济大事，感而奇之，故车驾入洛，继忠虽有旧恙，连领大郡，皆杨氏之力也。

李顷，陈州项城人，即河阳节度使、兼侍中罕之子也。罕之，《梁书》有传。唐光启中，罕之与河南张全义为仇，交相攻击，罕之兵败，北投太原，武皇以泽州处之，罕之将赴任，留顷为质焉。时庄宗未弱冠，因与顷游处，甚相昵狎。光启初，罕之自泽州袭据潞州，送款于梁，武皇以顷父叛，将杀之，庄宗密与骏骑，使逃出境，顷遂奔河南。梁祖以其父子归己，委遇甚厚。天复中，梁祖自凤翔送唐昭宗归长安，留军万人，命侄友伦与顷总之，以宿卫为名。及梁祖逼禅，累掌禁兵，倚为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顷检校尚书右仆射、右羽林统军。梁末帝之诛友珪，顷预其谋，寻历随州刺史，复为右羽林统军。同光初，庄宗入汴，召顷见之，庄宗忻然，授卫州刺史，加光禄大夫、检校太保。明宗朝，授衍州刺史。长兴中，检校太傅、右神武统军。高祖即位之二年，加特进、检校太尉、右领军卫上将军。三年，进封开国伯。五年，迁左领军卫上将军。寻以病卒，年七十。制赠太师。顷性温雅，不暴虐，凡刺郡统众，颇有畏爱，及卒，人甚惜之。

子彦弼，在太原日，因顷走归梁朝，武皇怒，下蚕室加熏腐之刑，后籍于内侍省，卒焉。

周光辅，太原人，后唐蕃汉马步总管、幽州节度使德威之

长子也。德威，有传在《唐书》。光辅年甫十岁，补幽州中军兵马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军委之，麾下咸取决焉。及长，体貌魁伟，练于戎事。父卒，授岚州刺史，从庄宗平梁，迁检校尚书左仆射、汝州防御使，仍赐协谋定乱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为右监门卫大将军。长兴、清泰中，历陈、怀、磁三郡，继加检校司徒。高祖即位，授蔡州刺史，岁余，卒于郡，时年三十五。赠太保。光辅以功臣子，历数郡皆无滥政，竟善终于官，虽享年不永，亦可嘉也。

光辅有弟数人，光贞历义、乾二州刺史，入为诸卫将军。光逊继为蔡州刺史。光赞任青州行军司马，及杨光远叛灭，贬商州司马，会赦征还，寻卒于家。

符彦饶，唐庄宗朝蕃汉总管存审之第二子也。存审，《唐书》有传。彦饶少骁勇，能骑射。唐天祐十五年冬，庄宗与梁大战于胡柳陂，彦饶与弟彦图俱从其父血战，有功，庄宗壮之，因用为骑将。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明宗即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园，会起军北戍塞下，时有偏校以宣武之帅，迫彦饶为之，彦饶给许其请，明日，杀为恶者奏之，时人嘉其方略。长兴中，为金州防御使，为政甚有民誉，其后略迁节镇。天福初，为滑州节度使，累官至检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据鄴都叛，朝廷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白奉进率骑军三千，屯于州之开元寺。一日，彦饶与奉进因事忿争于牙署，事具奉进传中。是时，奉进厉声曰：“尔莫是与范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彦饶不留，帐下介士大噪，擒奉进杀之。奉进从骑散走，传呼于外。时步军都校马万、次校卢顺密闻奉进被害，即率其部众攻滑之子城，执彦饶以出。遣裨校方太拘送阙下，行及赤冈南，高祖遣中使害于路左。

罗周敬，字尚素，鄴王绍威之第三子也。绍威，《梁书》

有传。周敬幼聪明，八岁学为诗，往往传于人口，起家授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节制滑台，卒于官，乃以周敬继之，命为两使留后，寻正授旄钺，时年十岁。未几，改授许州节度使，继加检校尚书左仆射。逾三年，征授秘书监、检校司空、驸马都尉，尚梁普安公主，旋移光禄卿。庄宗即位，历左右金吾大将军。初，唐天祐中，绍威尝建第于洛阳福善里，及庄宗入洛，以梁租庸使赵岩宅赐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趋内稍远，乃召周敬议易其第，周敬诺之。后明宗即位，一日梦中见一人，仪形瑰秀，若素识者，梦中问曰：“此得非前宅主罗氏子？”及寤，访其子孙，左右对曰：“周敬见列明廷。”召至，果符梦中所见。明宗谓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勋之后久无土地。”因授同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长兴中，入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四迁诸卫上将军。天福二年卒，时年三十二。赠太傅。

郑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为五院军小校，屡有军功。庄宗在河上，为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睹不忘，凡所诘问，应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从明宗伐魏州，时军情有变，明宗退守魏县，未知趋向。安重诲将征兵于四方，琮在帐前，历数诸道屯军及主将姓名，附口传檄，相次而至。明宗即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满，父老请留。三年，授左羽林统军。唐长兴二年二月，出刺武州。高祖即位，复居环卫。久之，以俸薄家贫，郁郁不得志。天福中，以疾终于官。赠司徒。

列传七

姚顛，字伯真，京兆万年人。曾祖希齐，湖州司功参军。祖宏庆，苏州刺史。父荆，国子祭酒。顛少蠢，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辈未之重，唯兵部侍郎司空图深器之，以女妻焉。顛性仁恕，多为仆妾所欺，心虽察之，而不能面折，终身无喜怒。不知钱百之为陌，黍百之为铢，凡家人市货百物，入增其倍，出减其半，不询其由，无担石之储，心不陨获。唐末，随计入洛，出游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侧，请为童仆。顛辞不纳。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则鬼也，将以托贤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无辞焉。昔余掌事阴府，承命摄人之魂气，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寿算，复而归之，则筋骸已败，由是获谴，使不得为阳生。公中夏之相辅也，今为谒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许诺。”顛因为之虔祷而还，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谢而退。顛次年擢进士第。梁贞明中，历校书郎、登封令、右补阙、礼部员外郎，召入翰林，累迁至中书舍人。唐庄宗平梁，以例贬复州司马，岁余牵复，授左散骑常侍，历兵吏部侍郎、尚书左丞。唐末帝即位，讲求辅相，乃书朝中清望官十余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焚香而挟之，既而得卢文纪与顛，遂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来谒，谓顛曰：“公明日为相。”其言无差，冥数固先定矣。高祖登极，罢相为刑部尚书，俄迁户部尚书。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赠左仆射。子惟和嗣。顛疏于财，

而御家无术，既死，敛葬之资不备，家人俟贖物及鬻第方能举丧而去。士大夫爱其廉而鄙其拙。

吕琦，字辉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寿，瀛州景城主簿。父克，沧州节度判官，累至检校右庶子。刘守光攻陷沧州，琦父克被擒，族之。琦时年十五，为吏追摄，将就戮焉。有赵玉者，幽、蓟之义士也，久游于克之门下，见琦临危，乃给谓监者曰：“此子某之同气也，幸无滥焉。”监者信之，即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玉负之而行，逾数百里，因变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祸。年弱冠，以家门遇祸，邈无所依，乃励志勤学，多游于汾、晋。唐天祐中，庄宗方开霸府，翹伉贤士，墨制授琦代州军事判官，秩满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重琦器量，礼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中侍御史，迁驾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会河阳帑吏窃财事发，诏军巡院鞠之。时军巡使尹训怙势纳赂，枉直相反，俄有诉冤于阙下者，诏琦按之，既验其奸，乃上言请治尹训，沮而不行。琦连奏不已，训知其不免，自杀于家，其狱遂明，蒙活者甚众，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直。高祖建义于太原，唐末帝幸怀州，赵德钧驻军于团柏谷，末帝以琦尝在德钧幕下，因令赉都统使官告以赐之，且犒其军焉。及观军于北陲，馆于忻州，会晋祖降下晋安寨，遣使告于近郡，琦适遇其使，即斩之以闻，寻率郡兵千人间道而归。高祖入洛，亦弗之责，止改授秘书监而已。天福中，预修《唐书》，权掌选部，皆有能名焉。累迁礼部、刑部、户部、兵部侍郎，阶至金紫光禄大夫，爵至开国子。

琦美风仪，有器概，虽以刚直闻于时，而内实仁恕。初，高祖谋求辅相，时宰臣李崧力荐琦于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数召琦于便殿，言及当世事，甚奇之，方将倚以为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梁文矩，字德仪，郢州人。父景，秘书少监。梁福王友璋好接宾客，文矩少游其门，初试太子校书，转秘书郎。友璋领郢州，奏为项城令，及移镇徐方，辟为从事。友璋卒，改兖州观察判官。时庄宗遣明宗袭据郢州，文矩以父母在郢，一旦隔越，不知存亡，为子之情，恋望如灼，遂间路归郢，寻谒庄宗。庄宗喜之，授天平军节度掌书记，在明宗幕下。明宗历汴、恆二镇，皆随府迁职。天成初，授右谏议大夫，知宣武军军州事，历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礼部尚书、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继改兵部尚书。文矩以尝事霸府，每怀公辅之望。时高祖自外镇入觐，尝荐于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劳，未升相辅，外论嫌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过也。”寻有旨降命，会丁外忧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祖即位，授吏部尚书，改太子少师。文矩喜清静之教，聚道书数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尽其善。后因风痹，上章请退，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洛阳久之。天福八年，以疾卒，时年五十九。赠太子太傅。

史圭，常山人也。其先与王武俊来于塞外，因家石邑。高祖曾，历镇阳牙校。父钧，假安平、九门令。圭好学工诗，长于吏道。唐光化中，历阜城、饶阳尉，改房子、宁晋、元氏、乐寿、博陆五邑令。为宁晋日，擅给驿廩，以贷饥民，民甚感之。及为乐寿令，里人为之立碑。同光中，任圜为真定尹，擢为本府司录，不应命。郭崇韬领其地，辟为从事，及明宗代崇韬，以旧职縻之。明宗即位，入为文昌正郎，安重诲荐为河南少尹，判府事，寻命为枢密院直学士。时圭以受知于重诲，重诲奏令圭与同列阎至俱升殿侍立，以备顾问，明宗可之。寻自左谏议大夫拜尚书右丞，有入相之望。圭敏于吏事，重诲本不知书，为事刚愎，每于明宗前可否重务，圭恬然终日，不能剖

正其事。长兴中，重诲既诛，圭出为贝州刺史，未几罢免，退归常山。由是闭门杜绝人事，虽亲戚故人造者不见其面，每游别墅，则乘妇人氈车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高祖登极，征为刑部侍郎，判盐铁副使，皆宰臣冯道之奏请也。始圭在明宗时为右丞，权判铨事，道在中书，尝以堂判衡铨司所注官，圭怒，力争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为道所举，方愧其度量远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铨事，而圭素保廉守节，大著公平之誉。

圭前为河南少尹日，有嵩山术士遗圭石药如斗，谓圭曰：“服之可以延寿，然不可中辍，辍则疾作矣。”圭后服之，神爽力健，深宝惜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秘琼之乱，时贮于衣笥，为贼所劫，后不复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间，常如火灼，圭知不济，求归乡里，诏许之。及涉河，竟为药气所蒸，卒于路，归葬石邑，时年六十八。

裴皞，字司东，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东为望族。皞容止端秀，性卞急，刚直而无隐，少而好学，苦心文艺，虽遭乱离，手不释卷。唐光化三年，擢进士第，释褐授校书郎，历谏职。梁初，当路推其文学，迁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唐庄宗时，擢为礼部侍郎，后以语触当事，改太子宾客，旋授兵部尚书，以老致仕。天福初，起为工部尚书，复告老，以右仆射致仕。皞累知贡举，称得士，宰相马裔孙、维翰皆其所取进士也。后裔孙知贡举，率新进士谒皞，皞喜，为诗曰：“词场最重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礼闈年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当世荣之。维翰尝私见皞，皞不为迎送，人问之，皞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僚也；今见我于私第，门生也。”闻者以为允。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

吴承范，字表微，魏州人也。父琼，右金吾卫将军，累赠

太子少保。承范少好学，善属文，唐闵帝之镇鄴都也，闻其才名，署为宾职，承范恳求随计，闵帝许之。长兴三年春，擢进士第。及闵帝即位，授左拾遗。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馆修撰，与同职张昭远等共修《明宗实录》，转右补阙，依前充职。高祖革命，迁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制诰。天福三年，改枢密院直学士，未几，自祠部郎中、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赐金紫。少帝嗣位，迁礼部侍郎，知贡举，寻遘疾而卒，年四十二。赠工部尚书。

承范温厚寡言，善希人旨，桑维翰、李崧尤重之，尝荐于高祖，云可大用。承范知之，持重自养，虽遇盛夏，而犹服襦袴，加之以纯绵，盖虑有寒湿之患也。然竟不获其志，其命也夫！

卢导，字熙化，其先范阳人也。祖伯卿，唐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国子监丞，赠户部侍郎。导少而儒雅，美词翰，善谈论。唐天祐初，登进士第，释褐除校书郎，由均州郟乡县令、入为监察御史，三迁职方员外郎，充史馆修撰，改河南县令礼部郎中，赐紫，转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以病免，闲居于汉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征还，拜右谏议大夫。长兴末，为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明年春，潞王自凤翔拥大军赴阙，唐闵帝奔于卫州，宰相冯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宫寺，将出迎潞王。时军众离溃，人情奔骇，百官移时未有至者。导与舍人张昭远先至，冯道请导草劝进笺，导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劝进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与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废或立，当从教令，安得不禀策母后，率尔而行！”冯道曰：“凡事要务实，劝进其可已乎？”导曰：“今主上蒙尘在外，遽以大位劝人，若潞王守道，以忠义见责，未审何词以对！不如率群臣诣宫门，取太后进止，即去就善矣。”道未及对，会京城巡检

安从进报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僚无班。”即纷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冯道等止于上阳门外，又令导草劝进笺，导执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辈信罪人矣。”导之守正也如是。晋天福中，由礼部侍郎迁尚书右丞，判吏部尚书铨事，秩满，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于东京，时年七十六。

郑韬光，字龙府，洛京清河人也。曾祖緡，为唐宰相。祖祗德，国子祭酒，《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祗德，兵部尚书。赠太傅。父颢，河南尹，赠太师。其先世居荥阳，自隋、唐三百余年，公卿辅相，蝉联一门。韬光，唐宣宗之外孙，万寿公主之所出也，生三日，赐一子出身，银章硃绂。及长，美容止，神爽气激，不妄喜怒，秉执名节，为甲族所称。自京兆府参军历秘书郎、集贤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员外郎、司门户部郎中、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谏议大夫、给事中。梁贞明中，恳求休退，上表漏名，责授宁州司马。庄宗平梁，迁工、礼、刑部侍郎。天成、长兴中，历尚书左右丞。国初，以户部尚书致仕。自襁褓迄于悬车，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载，所仕无官谤，无私过，三持使节，不辱君命，士无贤不肖，皆恭己接纳。晚年背伛，时人咸曰郑伛不迂。平生交友之中无怨隙，亲族之间无爱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简，及致政归洛，甚愜终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寝疾而卒，年八十。赠右仆射。

王权，字秀山，太原人，积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仆射、山南西道节度使，册赠太尉，谥曰文懿，唐史有传。祖龟，浙东观察使。父堯，右司员外郎。权举进士，解褐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历左拾遗、右补阙。梁祖革命，御史司宪崔沂表为侍御史，迁兼职方员外郎知杂事。岁余，召入翰林为学士，在院加户部郎中、知制诰，历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庄宗平梁，以例出为随州司马，

会赦，量移许州。月余，入为右庶子，迁户兵吏三侍郎、尚书左丞、礼部尚书判铨。清泰中，权知贡举，改户部尚书，华资美级，罕不由之。高祖登极，转兵部尚书。天福中，命权使于契丹，权以前世累为将相，未尝有奉使而称陪臣者，谓人曰：“我虽不才，年今耄矣，岂能远使于契丹乎！违诏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冯道使于契丹才回，权亦自凤翔册礼使回，故责词略曰：“若以道路迢遥，即鸾阁之台臣亦往；若以筋骸衰减，即凤翔之册使才回。既黜宪章，须从殿黜”云。其实权不欲臣事契丹，故坚辞之，非避事以违命也。逾岁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赠左仆射。

韩恽，字子重，太原晋阳人。曾祖俊，唐龙武大将军。祖士则，石州司马。父逵，代州刺史。恽世仕太原，昆仲为军职，惟恽亲狎儒士，好为歌诗，聚书数千卷。乾宁中，后唐庄宗纳其妹为妃，初为嫡室，故庄宗深礼其家，而恽以文学署交城、文水令，入为太原少尹。庄宗平定赵、魏，为魏州支使。庄宗即位，授右散骑常侍，从驾至洛阳，转尚书户部侍郎。天成初，改秘书监。俄而冯道为丞相，与恽有同幕之旧，以恽性谨厚，尤左右之，寻迁礼部尚书。丁内忧，服阕，授户部尚书。明宗晏驾，冯道为山陵使，引恽为副使。清泰初，以充奉之劳，授检校尚书右仆射、绛州刺史，逾年入为太子宾客。高祖登极，以恽先朝懿戚，深加礼遇，除授贝州刺史。时范延光有跋扈之状，恽惧其见逼，迟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悦，复授太子宾客，寻改兵部尚书。天福七年夏，车驾在鄴，恽病脚气，卒于龙兴寺，时年六十余。

李恽，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观察使。父昭，户部尚书。恽幼而能文，进士擢第，解褐为校书郎、集贤校理、清河尉。入梁，历监察御史、右补阙、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礼部员

外郎、知制诰，换都官郎中，赐绯，召入翰林为学士，正拜舍人，赐金紫，仍旧内职。庄宗平汴、洛，责授怀州司马，遇赦，量移孟州，入为卫尉少卿。天成初，复拜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在职转户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时常侍张文宝知贡举，中书奏落进士数人，仍请诏翰林学士院作一诗一赋，下礼部，为举人格样。学士窦梦徵、张砺辈撰格诗格赋各一，送中书，宰相未以为允。梦徵等请恠为之，恠笑而答曰：“李恠识字有数，顷岁因人偶得及第，敢与后生髦俊为之标格！假令今却称进士，就春官求试，落第必矣。格赋格诗，不敢应诏。”君子多其识大体。天福中，自工部尚书转太常卿，历礼部、刑部二尚书，以多病留司于洛下，不交人事。开运未，遇契丹入洛，家事罄空，寻以疾卒，年七十余。

列传八

卢质，字子徵，河南人也。曾祖偲，唐太原府祁县尉，累赠右仆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宾客，累赠太保。父望，唐尚书司勋郎中，累赠太子少傅。质幼聪慧，善属文。年十六，陕帅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养。又为同州澄城令，从私便也。秩满改秘书郎，丁母忧，归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游太原，时李袭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怜其才，承制授检校兵部郎中，充河东节度掌书记，赐绯鱼袋。武皇厌代，其弟克宁握兵柄，有嗣袭之望，质与张承业等密谋，同立庄宗为嗣，有翊赞之功。及庄宗四征，质皆从行。十六年，转节度判官、检校礼部尚书。十九年，庄宗将即帝位，命为大礼使，累加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二十年，授行台礼部尚书。庄宗既登极，欲相之，质性疏逸，不喜居高位，固辞获免。寻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户部尚书、知制诰，充翰林学士承旨。同光元年冬，从平大梁，权判租庸事，逾月随驾都洛，旋受诏权知汴州军府事。时孔谦握利权，志在聚敛，累移文于汴，配民放丝，质坚论之，事虽不行，时论赏之。俄又改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书、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仍赐论思匡佐功臣。会覆试进士，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侧，质所出韵乃五平三侧，由是大为识者所诮。天成元年，制授特进、检校司空、同州节度使。时宰相冯道以诗饯别，其警句云：

“视草北来唐学士，拥旄西去汉将军。”儒者荣之。明年，改赐耀忠匡定保节功臣，就加检校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尚书，判太仆卿事。四年，进封开国公。长兴二年，授检校太保、河阳节度使，未几，移镇沧州，入为右仆射。及秦王得罪，奉诏权知河南府事。应顺初，迁检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后改太子少师。清泰末，复为右仆射。高祖登极，质以微恙分司洛宅。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于洛阳，年七十六。累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五代会要》：汉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尚书兵部员外郎卢琼上章请谥，下太常议，谥曰文忠。

子十一人，唯第六子琼，仕至省郎，余历州县焉。

李专美，字翊商，京兆万年人也。曾祖随，光禄卿。祖正范，尚书库部郎中。专美少笃学文，以父枢唐昭宗时常应进士举，为覆试所落，不许再入，专美心愧之，由是不游文场。伪梁贞明中，河南尹张全义以专美名族之后，奏为陆浑尉，秩满，改舞阳令。专美性廉谨，大著政声。后唐天成中，安邑榷盐使李肃辟为推官，时唐末帝镇河中，见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曾召肃宴于衙署，专美亦预坐，末帝谓肃曰：“某夜来梦主上召去，与宋王同剃却头，何也？”坐客都无对者，专美屏人谓曰：“将来必为嗣主。”由是愈重焉。末帝留守长安，奏为从事，及移镇凤翔，迁为记室。末帝即位，除尚书库部郎中，赐金紫，充枢密院直学士。初，末帝起自凤翔，大许诸军厚赏。洎至洛阳，阅内库金帛不过二二万，寻又配率京城户民，虽行捶楚，亦所获无几，末帝忧之。会专美宿于禁中，末帝召而让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术，今致我至此，不能度运以济时事，留才术何施也！”专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弩劣，属当兴运，陛下猥垂录任，无以裨益圣朝，然府藏空竭，军赏不给，非臣之罪也。臣思明宗弃代之际，是时府库溢

赏已竭，继以鄂王临朝，纪纲大坏，纵有无限之财赋，不能满骄军溪壑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阳而得天下。臣以为国之存亡，不专在行赏，须刑政立于上，耻格行于下，赏当功，罚当罪，则近于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车之辙，以赏无赖之军，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见在财赋以给之，不必践前言而希苟悦。”末帝然之。及其行赏，虽不愜于军士，然洛阳户民获免鞭笞之苦，由专美之敷扬也。寻转给事中，明年，迁兵部侍郎、端明殿学士，未几，改检校尚书右仆射、守秘书监，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除名。三年，复授卫尉少卿，继迁鸿胪、大理卿。开运中，以病卒，时年六十二。

专美之远祖本出姑臧大房，与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卢氏、昭国郑氏为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轩冕为贵，虽布衣徒步，视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杂他姓，欲聘其族，厚赠金帛始许焉。唐太宗曾降诏以戒其弊风，终莫能改。其间有未达者，必曰：“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耶！”其远者，则邈在天表，复若千里，人罕造其门，浮薄自大，皆此类也。唯专美未尝以氏族形于口吻，见寒素士大夫，恆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专美职岐下，曾梦具裳筒立嵩山之顶。及为端明殿学士，学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因以所梦告崧，且言：“某非德非勋，安可久居此位，处吾子之首乎！”因恳求他官，寻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高祖临朝，崧为枢密使，与桑维翰同列，维翰与专美亦有旧，乃协力以奏之，遂复朝序，位至九卿。专美曾使闽中，遇风水漂至两浙，逾岁无恙而还，至是善终，人以为神道福谦之所致也。

卢詹，字楚良，京兆长安人也。唐天祐中，为河中从事。庄宗即位，擢为员外郎、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天成中，拜礼部侍郎、知贡举，历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尚书左丞、工部尚

书。詹性刚直，议论不避权贵，执政者常恶之。天福初，拜礼部尚书，分司洛下，与右仆射卢质、散骑常侍卢重俱在西都，数相过从。三人俱嗜酒，好游山水，塔庙林亭花竹之地，无不同往，酣饮为乐，人无间然，洛中朝士目为“三卢会”。常委顺性命，不营财利。开运初，卒于洛阳。詹家无长物，丧具不给，少帝闻之，赐布帛百段，粟麦百斛，方能襄其葬事。赠太子少保。

崔棣，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受，举进士，直史馆。祖铢，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棣少好学，梁贞明三年，举进士甲科，为开封尹王瓚从事。棣性至孝，父涿有疾，谓亲友曰：“死生有命，无医为也。”棣侍之衣不解带，有宾至，必拜泣告于门外，请方便劝其进药，涿终莫之从。及丁忧，哀毁过制。明宗朝，授监察御史，不应命，逾年诏再下，乃就列焉。累迁都官郎中、翰林学士。天福初，以户部侍郎为学士承旨。尝草制，为宰相桑维翰所改，棣以唐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者，当罢职，乃引经据争，维翰不能诘，命权知二年贡举。时有进士孔英者，素有丑行，为当时所恶，棣受命往见维翰，维翰语素简，谓棣曰：“孔英来矣。”棣不谕其意，以谓维翰以孔英为言，乃考英及第，物议大以为非，遂罢学士，拜尚书左丞，迁太常卿。后以风痹改太子宾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

棣平生所著文章、碑诔、制诏甚多，人有借本传写者，则曰：“有前贤，有来者，奚用此为！”凡受托而作者，必亲札致之，即焚其藁，惧泄人之假手也。棣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接新进后生，未尝无诲焉。群居公会端坐寡言，尝云非止致人爱憎，且或干人祖祢之讳。指命仆役，亦用礼节，盛暑祁寒，不使冒犯。尝自话于知友云：“某少时，梦二人前引行路，一

人计地里，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当更进三十有八里。’复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惊觉。” 祝常识是梦，以为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请退，明年果终焉。

兄榆，有隐德，好释氏，闲居滑州。尝欲访人于白马津北，及临岸，叹曰：“波势汹涌如此，安可济乎！”乃止。后征拜左拾遗，辞疾不赴。

薛融，汾州平遥人。性纯和，以儒学为业。初从云州帅李存璋为幕职，唐庄宗平河南，历郓、徐二镇从事。明宗初，授华州节度判官。长兴四年，入为右补阙，直宏文馆，岁余，改河东观察判官，会高祖镇太原，遂居于幕府。清泰末，高祖将举义，延宾席而历问之，次及融，对曰：“融本儒生，只曾读三五卷书，至于军旅之事，进退存亡之机，未之学也。”座中耸然。及登极，迁尚书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天福二年，自左谏议大夫迁中书舍人，自以文学非优，不敢拜命，复为谏议。时诏修西京大内，融以鄴下用兵，国用不足，上疏复罢之，《通鉴》：薛融谏曰：“今宫室虽经焚毁，犹侈于帝尧之茅茨；所费虽寡，犹多于汉文之露台。况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诚非陛下修宫馆之日。俟海内平宁，修之未晚。优诏嘉许。俄转御史中丞，秩满改尚书右丞，分司西都。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余。

曹国珍，字彦辅，幽州固安人也。曾祖蔼，祖蟾，父绚，代袭儒素。国珍少值燕蓟乱离，因落发被缁，客于河西延州，高万兴兄弟皆好文，辟为从事。国珍常以文章自许，求贡礼闈，且掌书奏，期年，入为左拾遗，累迁至尚书郎。每与人交，倾财无吝。性颇刚僻，经艺史学，非其所长，好自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误，数数有之，为缙绅所诮。高祖在藩时，尝通私谒，以兄事之。及即位，国珍自比于严陵，上表叙旧，由是自

吏部郎中拜左谏议大夫、给事中。《欧阳史·张彦泽传》：国珍与御史中丞王易简率三院御史诣阁门，连疏论张彦泽，不报。又求为御史中丞，时宰政不复为请，国珍衔之。李崧之母薨，遣诸弟护丧归葬深州，崧既起复，乃出北郊路隅设奠，公卿大夫皆送丧而出，国珍固争不行，众咸推其说直。高祖晏驾，朝廷以宰臣冯道为山陵使，及灵輶既发，国珍上疏言：“冯道既为山陵使，不得复入都城，请除外佐，以桑维翰入辅。李崧请罢相位，俾持丧制。”少帝览奏，以所言侵越，出为陕州行军司马。至任悒悒，遘疾而卒。

张仁愿，字善政，开封陈留人也。祖晟，唐右武卫大将军。父存敬，梁河中节度观察留后，累赠中书令，《梁书》有传。仁愿梁贞明初，以勋臣之子起家为卫尉寺主簿，改著作佐郎、左赞善大夫，赐绯鱼袋。唐同光初，迁大理正。天成元年，自将作少监转大理少卿。长兴中，历昭武、归德两镇节度判官。四年，复入为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监。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转光禄卿。仁愿性温雅，明法书，累居详刑之地，议讞疑狱，号为称职。兄仁颖，梁朝仕至诸卫将军，中年以风恙废于家凡十余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严父焉，士大夫推为孝友。仁颖善理家，勤而且约，妇女衣不曳地，什物多历年所，如新市焉。仁愿开运元年再为大理卿，时隰州刺史王澈犯赃，朝廷以澈功臣之后，欲宥之，仁愿累执奏不移，竟遣伏法，议者赏之。开运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赠秘书监。

赵熙，字绩巨，唐宰相齐国公光逢之犹子也。起家授秘书省校书郎，唐天成中，累迁至起居郎。数上章言事，以称旨寻除南省正郎。天福中，承诏与张昭远等修《唐史》，竟集其功。开运中，自兵部郎中授右谏议大夫，赏笔削之功也。及契丹入汴，遣使于晋州率配豪民钱币，以实行橐。始受命之日，条制

甚严，熙出于衣冠之族，性素轻急，既畏契丹峻法，乃穷力搜索，人甚苦之。及晋之三军杀副使骆从朗，《通鉴》：契丹以节度副使骆从朗知晋州事，大将药可侑杀从朗。百姓相率持仗害熙于馆舍，识者伤之。

李遐，兖州人也。少为儒，有节操。历数镇从事，及升朝，累迁尚书库部员外郎。高祖即位，以皇子重义保釐洛邑，知遐强干有守，除为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复重其廉勤，兼委监西京左藏库。会张从宾作乱，使人鞬取缙帛以赏群逆，遐曰：“不奉诏书，安敢承命！”遂为其下所害。高祖闻而叹惜，赠增加等，仍赠右谏议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给遐所食月俸，终母余年。其子俟服阕与官。后又遣兖州节度使李从温就其旧业，赐牲币绵帛等物，以旌其忠也。

尹玉羽，京兆长安人。唐天福中，随计京师，甚有文称。会有苴杖之丧，累岁羸疾，冬不释菅屨，期不变倚庐。制阍，隐居杜门，无仕宦之意。梁贞明中，刘鄩辟为保大军节度判官，历雍、汴、滑、兖从事。案：以下有阙。考宋黎持《移石经纪》：石经旧在务本坊，自天祐中韩建筑新城，而石经委弃于野。至硃梁时，刘鄩守长安，从幕吏尹玉羽之请，鞬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书省之西隅也。唐清泰中，为光禄少卿，退归秦中，以林泉诗酒自乐，自号自然先生。宰臣张延朗手书而召，高卧不从，谓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洛，即受诏而来，以所著《自然经》五卷贡之，且告其老。即日玺书褒美，颁其器币，授少府监致仕，月给俸钱及冬春二时服。天福中，卒，有《武库集》五十卷行于世。

郑云叟，本名邀，云叟其字也，以唐明宗庙讳，故世传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学，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尝应进士举，不第，因欲携妻子隐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云叟乃

薄游诸郡，获数百缗以贍其家，辞诀而去。寻入少室山，著《拟峰诗》三十六章，以导其趣，人多传之。后妻以书达意，劝其还家，云叟未尝一览，悉投于火，其绝累如此。俄闻西岳有五鬣松，沦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于华阴。与李道殷、罗隐之友善，时人目为“三高士”。道殷有钓鱼之术，钩而不饵，又能化易金石，无所不至，云叟恆目睹其事，信而不求。云叟与梁室权臣李振善，振欲禄之，拒而不诺，及振南迁，云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识者高焉。后妻兒继谢，每闻凶服，一哭而止。时惟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鹤，从其游处。好棋塞之戏，遇同侣则以昼继夜，虽寒风大雪，临檐对局，手足皲裂，亦无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遗，不起。与罗隐之朝夕游处，隐之以药术取利，云叟以山田自给，俱好酒能诗，善长啸。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经时味不坏，日携就花木水石之间，一酌一咏。尝因酒酣联句，郑曰：“一壶天上有名物，两个世间无事人。”罗曰：“醉却隐之、云叟外，不知何处是天真。”高祖即位，闻其名，遣使赍书致礼，征为右谏议大夫，云叟称疾不起，上表陈谢。高祖览表嘉之，赐近臣传观，寻赐号逍遥先生，以谏议大夫致仕，月给俸禄。云叟好酒，尝为《咏酒诗》千二百言，海内好名者书于缣缃，以为赠贐。复有越千里之外，使画工潜写其形容列为屏障者焉。其为时望所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寿终，时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史臣曰：自古攀龙鳞，附凤翼，坐达于云衢者，岂独丰沛之士哉！苟怀才抱器，适会兴王，亦可以取贵于一时，如卢质而下数君子是也。至如国珍之说直，仁愿之友悌，赵、李二子没于王事，皆无忝于士林矣。唯玉羽之贞退，云叟之肥遁，足可以梃奔竞之风，激高尚之节也。

列传九

苾从简，陈州人也。世以屠羊为业，力敌数人，善用槊。初事后唐庄宗为小校，每遇攻城，召人为梯头，从简多应募焉，庄宗为其勇，擢领帐前亲卫兼步军都指挥使。一日，庄宗领大军与梁军对阵，登高丘而坐，敌人有执大帜扬其武者，庄宗指之谓左右曰：“猛士也。”从简曰：“臣为大王取之。”庄宗虑其不捷，不许。从简退，乃潜领十数骑挺身而入，夺帜以归，万众鼓噪，庄宗壮之，锡赀甚厚。又尝中箭而镞入于骨，使医工出之，以刃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摇动。从简瞋目谓曰：“何不沈凿？”洎出之，左右无不惻然，从简颜色自若，其勇壮皆此类也。从简所为多不法，庄宗以其战斗多捷，常屈法赦之。赐姓，名曰绍琼。后加竭诚匡国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景州刺史，历洛州团练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许州节度使，会庄宗晏驾，未及赴镇而止。明宗登极，例复本姓，历麟、汝、汾、金四州刺史。《北梦琐言》云：明宗尤恶贪货，面戒汝州刺史苾从简，为其贪暴。应顺初，举军伐凤翔，从简亦预其行，会军变，乃东还。道遇张廷蕴，为廷蕴所执，送于末帝。末帝数之曰：“人皆归我，尔何背我而去也？”从简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惟命。”末帝释之。清泰二年，授颖州团练使。高祖举义，末帝将议亲征，诏赴阙，充副招讨使，随驾至孟津，除河阳节度使。及赵延寿军败，断浮桥归洛，留从简守河阳。高祖自北而至，从简察军

情离散，遂渡河迎谒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许州节度使，改赐推忠佐运保国功臣。二年秋，移镇徐州。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进封开国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户。受代归阙，授左金吾卫上将军。

从简性忌刻而多疑，历州镇凡十余，所在竖棘于公署，才通人行，左右稍违足而忤，即加鞭笞，或至杀害，其意不可测，吏人皆侧行。其烦苛暴虐，为武臣之最。六年秋，随驾幸鄴都，遇疾请告，寻卒于乡里，年六十五。赠太傅。

潘环，字楚奇，洛阳人也。父景厚，以环贵，授左监门上将军致仕。环少以负贩为业，始事梁邢州节度使阎宝，为帐中亲校。及庄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宝遣环问道驰奏于梁，梁末帝用为左竖锐夹马都虞候，累迁左雄威指挥使。时梁人与庄宗对垒于河上，环每预战，先登陷敌，金疮遍体。《玉堂闲话》云：潘环常中流矢于面，骨衔其镞，故负重伤。医疗至经年，其镞自出，其疮成漏，终身不痊。庄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军。同光中，从明宗北御契丹，鄴军之乱，从明宗入洛。天成初，授棣州刺史。会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环为行营右厢步军都指挥使。贼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沿边都部署，后移刺庆州。受代归阙，明宗召对，顾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偕者。”寻除宿州团练使。清泰中，移耀州。天福中，预平范延光，授齐州防御使。四年，升金州为节镇，以环为节度使，久之，入为左神武统军。开运初，契丹入寇，王师北征，以环为北面行营步军左厢排阵使，预破契丹于阳城。军回，授澶州节度使，累官至检校太傅。三年，罢镇归阙，俄受诏洛京巡检。其年冬，契丹入汴，署刘晞为西京留守，环乞罢巡警，闲居洛阳。遇河阳军乱，晞出奔，未几，蕃将高牟翰以兵援晞入于洛，虑环有变，乃害之，尽取其家财。《通鉴》云：晞疑环构其众

逐己，使牟翰杀之。汉高祖至京，赠太尉。

环历六部两镇，所至以聚敛为务。在宿州时，有牙将因微过见怒，环给言答之，牙校因托一尼尝熟于环者，献白金两铤。尼诣环白牙校餽牟敖脚两枚，求免其责，环曰：“牟敖本几脚？”尼曰：“三角。”环复曰：“今两脚能成牟敖乎？”尼则以三数致之，当时号环为“潘牟敖脚”。

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也。少隶本军为小校，尝戍登州，劫海客，事泄，刺史淳于晏匿之，遇赦免。事定州节度使杨光远，光远领兵赴晋阳。本州军乱，太与马万、卢顺密等擒之，使太缚送至阙。寻从杜重威破张从宾于汜水，以功除赵州刺史。从杨光远平范延光于鄴，移刺莱州，迁安州防御使。从少帝幸澶州，与契丹战于戚城，中数创，改凤州防御使，行至中途，迁河阳留后，移邢州留后。契丹入汴，伪命遥领洋州节度使，充洛京巡检，与前洛州团练使李琼俱至郑州，其屯驻兵士迫请太在城巡检，以备外盗，号为“郑王”。时有嵩山贼帅张遇，领众万余，于僧众得梁朝故嗣密王硃乙，遂推为天子，取嵩山神冠冕之服以衣之。张遇以其众攻郑州，太与李琼击之，贼众败走，琼中流矢而死。太乃括率郡中财物以赏军士，因诱之欲同西去，其众不从，太乃潜奔于洛阳。《通鉴》云：戍兵既失太，反譖太于契丹，云胁我为乱。太遣子师朗自诉于契丹，契丹杀之。及刘晞南走许州，太杀晞牙校李晖，入河南府行留守事。既而嵩山贼帅张遇杀嗣密王，传首于太，悬于洛市。又有伊阙贼帅自称天子，领众万余，将入洛城，集郊坛之上，太率兵数百人逆击，破之，贼众遂溃。《通鉴考异》引实录《方太传》云：刘禧走许田，复有颍阳妖巫，姓硃，号嗣密王，誓众于洛南天坛，号万余人。太帅部曲与朝士辈虚张旗帜，一举而逐之，洛师遂安。河阳武行德遣使召太，诈言欲推之为帅，

寻为行德所害。

何建，其先回鹘人也，代居云、朔间。祖庆，父怀福，俱事后唐武皇为小校。建少以谨厚隶于高祖帐下，以掌厩为役，及即位，累典禁军，《九国志》云：重建初事晋祖为奉德马军都指挥使。遥领欢、睦二郡。天福中，自曹州刺史迁延州兵马留后，寻正授旄钺。《九国志》云：延州节度使丁审琪残暴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审琪遁去，晋祖即以重建权节度兵马留后，下车谕以威福，边民安堵，就加彰武军节度使。数年之间，历泾、邓、贝、澶、孟五镇节度使，《九国志》云：皆以廉俭简易称。累官至检校太傅。开运三年，移镇秦州。是冬，契丹入汴，其主遣人赍诏以赐建，建愤然谓将吏曰：“吾事石氏二主，累拥戎旂，人臣之荣，亦已极矣。今日不能率兵赴难，岂可受制于契丹乎！”即遣使赍表与其地送款于蜀，孟昶待之甚厚，伪加同平章事，依前秦州节度使。《九国志》云：时固镇与凤州未平，重建悉经略讨平之。岁余，移阆州保安军节度使，《九国志》云：昶大举兵北伐，遣张虔钊出大散关，以重建为招讨使，由陇州路以进师，无功而还。加伪官至中书令，后卒于蜀。

张廷蕴，字德枢，开封襄邑人也。祖立，赠骁卫将军。父及，赠光禄大夫。廷蕴少勇捷，始隶宣武军为伍长，唐天复中，奔太原，武皇收于帐下为小校。及庄宗救上党，战柏乡，攻蓊门，下邢、魏，皆从之。后战于莘县及胡柳陂，继为流矢所中，金疮之痕，盈于面首。庄宗宠之，统御营黄甲军，常在左右，累加检校兵部尚书、帐前步军都虞候，充诸军濠寨使。同光初，从明宗收汶阳，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充魏博三城巡检使。时皇后刘氏在鄴，每纵其下扰人，廷蕴多斩之，闻者壮焉。梁平，承诏入覲，改帐前都指挥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会潞州李继韬

故将杨立婴城叛，诏遣明宗为招讨使，元行钦为都部署，廷蕴为前锋。军至上党，日已暝矣，憩军方定，廷蕴首率劲兵百余辈，逾洹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御，寻斩关延诸军入焉。明宗、行钦达明而始至，其城已下，明宗甚嫌之。军还，改左右羽林都指挥使，加检校司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从皇子魏王继岌伐蜀，授行营中军都指挥使。蜀平，明宗嗣位，迁怀州刺史，赐竭忠建策兴后功臣，加检校司徒。旋移金州防御使，加检校太保，继授颍州团练使、沿淮招安使。应顺中，转陇州防御使。清泰中，进封清河郡公。高祖即位，入为右龙武统军，迁绛州防御使。少帝嗣位，领左军卫上将军，加特进。开运三年冬，以老病求归于宋城，明年卒于家，时年六十九。

廷蕴所识不过数字，而性重文士。下汶阳日，首获郢帅戴思远判官赵凤，讯之曰：“尔状貌必儒人也，勿隐其情。”凤具言之，寻引荐于明宗，明宗令送赴行台，寻除凤翰林学士。及凤入相，颇与廷蕴相洽，数言于近臣安重诲，重诲亦以廷蕴苦战出于诸将之右，力保荐之。明宗以廷蕴取潞之日，不能让功于己，故恆蓄宿忿，至使廷蕴位竟不至方镇，亦命矣夫！廷蕴历七郡，家无余积，年老耄期，终于牖下，良可嘉也。

长子光被，历通事舍人。

郭延鲁，字德兴，沁州绵上人也。父饶，后唐武皇时，以军功尝为本郡守，凡九年，有遗爱焉。延鲁少有勇，善用槊，庄宗以旧将之子，擢为保卫军使，频戍塞下，捍契丹有功。及即位，赐协谋定乱功臣，加检校兵部尚书、右神武都指挥都知兵马使。天成中，汴州殊守殷叛，延鲁从车驾东幸，至其地，坎垒先登。守殷平，以功授汴州步军都指挥使，加检校尚书左仆射。长兴中，累加检校司徒，历天雄军北京马步军都校，遥领梧州刺史。清泰中，迁复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尝敛货，庶

事就理，一郡赖焉。秩满，百姓上章举留，朝廷嘉之。高祖即位，迁单州刺史，加检校太保，赐输诚奉义忠烈功臣。到任逾月，以疾卒于理所，时年四十七。诏赠太傅。

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常从征伐。金海好酒，所为不法，自潞州过山东，入邢洛界为劫盗，嗣昭虽知之，然惜其拳勇，每优容之。天祐中，累职至昭义亲骑指挥使。同光二年，迁本道马军都指挥使。天成初，入为捧圣指挥使。长兴三年，改护圣都虞候。天福二年，从王师讨范延光于魏州，以功转本军都指挥使，领黄州刺史。高祖幸鄴，宣金海领部兵巡检东京。其年十一月，安从进谋犯阙，金海为襄州道行营先锋都指挥使，与李建崇等同于唐州湖阳遇从进军万余人，金海以一旅之众突击，大败之，策勋授检校太保、商州刺史，俄移庆州。秩满归阙，途中遇疾而卒，年六十一。《洛阳缙绅旧闻记》：从进与金海相遇于花山。金海蕃将，善用枪，时罕与敌，拳勇过人，喜战斗，欲立奇功。两阵相去数里。从进素管骑兵，金海久在麾下，从进亦待之素厚。乃跃马引数百骑乘高，去金海阵数百步，厉声呼“郭金海”。金海独鞭马出于阵数十步，免胄侧身，高声自称曰“金海”。从进又前行数十步，劳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尔厚，略不知恩，今日敢来共我相杀？”金海应声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负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旧事大王，乞与大王一箭地，大王回去，若不去，吃取金海枪。”言讫，援枪鞭马，疾趋其阵。从进惧，跃马而进，师遂相接，大为金海、焦继勋摧败。奏到，晋祖大喜，赏赐有差。从进自此丧气，婴城自固，王师为连城重堑以守之。月余，王师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师被伤者众。是日，金海为飞矢集身，扶伤归营。明日，从进用计污金海，欲使朝廷疑之。以金瓶贮酒，金合盛药，以索悬之，城上呼“郭金海”。

金海知之，力疾扶创而往。城上劳金海曰：“大王知尔中箭创甚，赐尔金瓶金合酒与风药。”金海目不知书，惟利是贪，取瓶与合归营，且不闻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驰驿奏。晋祖以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团练，并其兵于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乐，至于捐馆。

刘处让，字德谦，沧州人也。祖信，累赠太子少保。父喻，累赠太子少师。梁贞明初，张万进帅兖州，处让事之，为亲校。万进据城叛，梁遣大将刘鄩讨之。时唐庄宗屯军于麻口渡，万进密遣处让乞师于庄宗，庄宗未即应之，乃于军门截耳曰：“主帅急难，使我告援，苟不得请，死亦何避。”庄宗义之，将举兵渡河，俄闻城陷乃止。因以墨制授处让行台左骁卫将军，俄改客省副使。梁平，加检校兵部尚书，累将命称旨。天成初，转检校尚书右仆射，依前充职。岁余迁引进使。长兴三年，转检校司空、左威卫大将军，其职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扈，不通朝贡，朝廷方议怀柔，乃遣处让为官告国信使，复命，转检校司徒。应顺初，授忻州刺史、检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计度使，备北寇也。清泰二年，入为左骁卫大将军。三年夏，魏博屯将张令昭逐其帅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领兵讨之，以处让为河北都转运使。及高祖举义于太原，处让从至洛阳，乃授宣徽北院使。天福二年，转左监门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之据鄴也，高祖命宣武军节度使杨光远领兵讨之。时处让奉诏与光远同参议军政，会张从宾作乱于河阳，处让自黎阳分兵讨袭，从宾平，复与杨光远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将谋纳款，尚或迟留，处让首入其城，以祸福谕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检校太傅。先是，桑维翰、李崧兼充枢密使，处让以庄宗已来，枢密使罕有宰臣兼者，因萌心以觊其位。及杨光远讨伐鄴城，军机大事，高祖每命处让宣达。时光远恃军权，多有越体

论奏，高祖依违而已，光远嫌之，频与处让宴语及之，处让诉曰：“非圣旨也，皆出维翰等意。”及杨光远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执政之失，高祖知其故，不得已乃罢维翰等，以处让为枢密使。时处让每有敷奏，高祖多不称旨，会处让丁继母忧，高祖因议罢枢密使，其本院庶事并委宰臣分判。处让居丧期年，起复，授彰德军节度使、澶卫等州观察处置等使。

处让勤于公务，孜孜求理，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处让竭家财贡奉，至于薪炭膏沐之细，悉供亿焉。六年，除右金吾卫上将军，处让自以尝经重任，又历方镇，谓其入朝必重要职，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即位之初，处让与宰臣言，有协翼之论，覃恩之际，又未擢用。一日至中书，宰臣冯道、赵莹、李崧、和凝在列，处让因酒酣，历诋诸相，道笑而不答。月余称病。八年，从驾归汴，寄居于封禅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赠太尉，再赠太师。

子保勋，仕皇朝，位至省郎。

李琼，字隐光，沧州饶安人也。少籍本军为骑士，庄宗平河朔，隶明宗麾下，渐升为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诏，以本部兵送粮入蓟门，时高祖从行，至涿州与敌相遇，高祖陷于围中。琼顾诸军已退，密牵高祖铁衣，指东而遁。至刘李河，为敌所袭，琼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马倒，顺流而下，琼以所执长矛援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马奉高祖，琼徒步护之，奔十余里，乃入涿州。高祖荐于明宗，明宗赏之，寻超授军职。同光末，明宗讨赵在礼于鄴。鄴军既变，明宗退至魏县，遣高祖以骑士三百疾趋汴州。时庄宗遣骑将西方鄴守其城，高祖忧之，使琼以劲兵突封丘门而入，高祖踵之，鄴寻归命，浚郊遂定。及高祖领陕州，奏补云骑指挥使，俄改侍卫牙队指挥使。长兴中，从高祖讨东川，至剑州，使琼以部下兵破贼军数千，

身中重创，军还，改龙武指挥使。清泰中，屯云州，累擒获契丹人马，以功改右捧圣军指挥使。唐末帝以琼元事高祖，乃自塞下移授单州马步军副指挥使。高祖即位，补护圣都指挥使，又念畴昔辍马导护之力，前后所赐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琼亦郁郁然。久之，领横州刺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声。少帝嗣位，入为殿前散员都指挥使，遥领雷州，俄迁棣州刺史。遇杨光远以青州叛，自统本部兵攻其城，且以书诱琼，琼因拒之，以书上进，朝廷嘉之。开运二年，改洛州团练使，累官至加检校司空。三年，授护圣右厢都指挥使，领岳州团练使。时洛州吏民列状保留，朝廷不允。及杜重威降敌，改授琼威州刺史。行及郑州，遇群盗攻郡，与方太御贼，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

高汉筠，字时英，齐州历山人也。曾祖诣，尝为是邑令，故家焉。汉筠少好书传，尝诣长白山讲肄，会唐末齐、鲁交兵，梁氏方霸，乃擢笔谒焉，寻纳于军门。未几，出为卫州牙校。唐天祐中，庄宗入魏，分兵谕其属郡，时汉筠以利病说卫之牧守，俾送款于庄宗，以汉筠为功，寻移洛州都校。其后改常山为北京，以汉筠为皇城使，加检校兵部尚书、左骁卫将军同正。明宗即位，除成德军节度副使，俄以荆门用军，促诏汉筠移倅襄州，权知军州事。长兴中，历曹、亳二州刺史。秩满，加检校司徒，行左金吾卫大将军。清泰末，高祖建义于河东，唐末帝遣晋昌节度使张敬达率师围太原，委汉筠巡抚其郡。及敬达遇害，节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汉筠于府署，汉筠乃启关延承肇，谓曰：“仆与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欲扶公为节度使。”汉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为乱阶，死生系子筹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诸军投刃于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杀。”承肇以众意难拒，遂谢云：“与公

戏耳！”汉筠促骑以还。高祖入洛，飞诏征之，遇诸途，乃入觐，寻迁左骁卫大将军、内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遘疾，终东京之私第，时年六十六。

汉筠性宽厚，仪容伟如也。虽历戎职，未尝有非法之言出于口吻，多慕士大夫所为，复以清白自负。在襄阳，有孽吏常课外献白金二十镒，汉筠曰：“非多纳枿沉，则刻削鬻铁，吾有正俸，此何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复然，其白金皆以状上进，有诏嘉之。及莅济阴，部民安之，四邑饭僧凡有万八千人。在亳州三年，岁以己俸百千代纳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也。

长子贞文，仕皇朝，为开封少尹，卒。

孙彦韬，字德光，汴州浚仪人也。少以勇力应募从军。梁祖之兼领四镇，擢彦韬于行间，历诸军偏校。及唐庄宗与梁军对垒于河上，彦韬知梁运将季，乃间行渡河，北归庄宗，庄宗嘉而纳之，授亲从右厢指挥使。及庄宗平梁，出为晋州长步都校，加检校兵部尚书。天成初，迁绵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至郡逾年，以考课见称，就加检校司空。长兴、清泰中，历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检校太保，赐竭忠建策兴复功臣。高祖即位，复授密州刺史，寻卒于任，年六十四。

彦韬出于军旅，植性和厚，理绵州日，甚著绥怀之誉，故有赏典旌焉。在濮阳，属清泰末，群寇入郡，郡人大扰，彦韬率帐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感之。但不能守廉养正，以终令誉。长兴中，罢密州赴阙，苞苴甚厚。起甲第于洛阳，逾月而成，华堂广庑，亚王公之家，见者嗤之。故淹翔五郡，位不及廉察，抑有由也。

王傅拯，吴江人也。父绾，伪虔州节度使。傅拯初事杨溥，为黑云右厢都指挥使，领本军戍海州。唐长兴元年，傅拯杀海州刺史陈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来归。明宗喜而纳之，

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曹州刺史，寻移濮州。清泰中，迁贝州防御使，秩满有代，会范延光叛，以兵要傅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傅拯诸卫将军，出为宁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傅拯自下车，除去弊政数十件，百姓便之。不数月，移刺虢州。离宁州日，衙门聚数千人，折桥遮道以留之。及赴虢，治理清净，蒸民爱戴如宁州焉。开运中，历武州刺史，受代归洛，遇疾卒。傅拯家本多财，尤好宾客，及历数郡，不事生产，将即世，甚贫匮，物论惜之。

秘琼，镇州平山人也。父遇，以善射历本军偏校，累官至庆州刺史。琼亦有勇。清泰中，董温琪为镇州节度使，擢琼为衙内指挥，倚以腹心。及温琪陷蕃，琼乃害温琪之家，载其尸，都以一坎瘞之。温琪在任贪暴，积镪巨万，琼悉辇之，以藏其家，遂自称留后。高祖即位，遣安重荣代之，授琼齐州防御使。时重荣与蕃帅赵思温同行，部曲甚众，琼不敢拒命，寻囊其奇货，由鄴中以赴任。先是，鄴帅范延光将谋叛，遣牙将范鄴持书构琼，琼领书不答。使者还，具达其事，延光深忿之。及闻琼过其境，密使精骑杀琼于夏津，以灭其口，一行金宝侍伎，皆为延光所有，由是延光异志益露焉。

李彦珣，邢州人也。少为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镇其地，彦珣素无检节，因洽于左右，明宗即位，以为通事舍人。尝遣使东川，行至其境，其仆从为董璋所收，彦珣窜还，以失敬故也。朝廷攻璋，诏授行营步军都监。彦珣素不孝于父母，在乡绝其供馈，同列恶其鄙恶，旋出为外任。清泰中，迁河阳行军司马，遇张从宾为乱，因朋助之，从宾败，奔于魏州。范延光既叛，署为步军都监，委以守陴。招讨使杨光远以彦珣见用，欲挠延光而诱彦珣，乃遣人就邢台访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彦珣识其母，发矢以毙之，见者伤之。及随延光出降，

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彦珣之恶逆奏于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后不知其所终焉。《欧阳史》云：彦珣后以坐赃诛。

史臣曰：昔从简从庄宗战于河上，可谓勇矣，及其为末帝守于孟津，岂得为忠乎？忠既无闻，勇何足贵！潘环、方太，虽咸负雄干，而俱歿乱世，盖方略不足以卫其身故也。何建举秦、陇之封，附巴、邛之俗，守方之寄，其若是乎！其余皆僭珪析爵之流也，亦可以垂名于是矣。秘琼既覆董氏之族，旋为鄴帅所屠，何报应之速也！惟彦珣忍射其亲，殆非人类，晋祖宥之不戮，盖失刑之甚也。

列传十

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尝为遮塞军使。遇少好勇，及壮，虬髯，善骑射。唐明宗在藩时，隶于麾下，累从战有功。明宗即位，迁龙武都指挥使，遥领严州刺史，出讨东川，为行营左军都指挥使。应顺、清泰中，累历团练防御使，寻迁邓州节度使。所至苛暴，以诛敛为务，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领中山，俄闻与镇州安重荣为婚家，乃移镇上党，又改平阳，咸以儉人执事，政事隳紊。及镇河阳，部内创别业，开畎水泉，以通溉灌，所经坟墓悉毁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帅，莫之敢诉。少帝即位，罢归阙下。二年，契丹南寇，从至澶州，战于郟州北津，契丹众大败，溺死者数千人，以功拜滑州节度使。三年，契丹率众屯邯郸，遇与安审琦、慕容彦超等御之。遇将渡漳河，契丹前锋大至，遇引退，转斗二十里至鄴南榆林。遇谓审琦等曰：“彼众我寡，走无生路，不如血战。”遂自辰及未，战百余合，所伤甚众。遇所乘马中镞而毙，遇有纪纲杜知敏以马授遇，遇得马复战，久之稍解。杜知敏已为所获，遇谓彦超曰：“知敏苍黄之中，以马授我，义也，安可使陷于贼中！”遂与彦超跃马取知敏而还，敌骑壮之。俄而生军复合，遇不能解。时审琦已至安阳河，谓首将张从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为敌骑所围，若不急救，则成擒矣。”从恩曰：“敌甚盛，无以枝梧，将军独往何益？”审琦曰：“成败命也。设若不济，则与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将，将

何面目以见天子！”遂率铁骑北渡赴之。契丹见尘起，谓救军并至，乃引去。遇与彦超中数创得还，时诸军叹曰：“此三人皆猛将也！”遇累官至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契丹复至，从杜重威营滹水，重威送款于契丹，遇不预其议，及降，心不平之。时契丹欲遣遇先入汴，遇辞之，因私谓人曰：“我身荷国恩，位兼将相，既不能死于军阵，何颜以见旧主！更受命图之，所不忍也。”明日，行至赵郡，泊其县舍，顾从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无复南行。”因绝吭而殒，远近闻而义之。汉高祖登极，诏赠中书令。

周广顺三年正月，遇妻宋国夫人霍氏上言，请度为尼，周太祖许之，仍赐紫衣，号贞范大师，法名惠圆，又赐夏腊十。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父度，世为农。清少以勇力端厚称于乡里。后唐明宗领行台，置步直军，清预其募，渐升为小校。同光初，从战于河上有功，赐忠烈功臣。明宗即位，自天成至清泰末，历严卫、宁卫指挥使，加检校右散骑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义入洛，加检校刑部尚书，改赐扈跸忠孝功臣。三年，从杨光远平范延光于鄴，改奉国军都虞候。六年，襄州安从进叛，从高行周讨之，逾年不下。一日，清请先登，诸军继其后，会有内应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创，有诏褒慰。七年，改赐推忠保运功臣，加金紫光禄大夫，领溪州刺史。八年，诏遣以所部兵屯于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围其城，清与张从恩守之，少帝飞蜡诏勉谕，锡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继迁军额。开运二年春三月，从杜重威北征，解阳城之围，加检校司徒。是岁秋七月，诏遣与皇甫遇援粮入易州。十一月，从杜重威收瀛州，闻契丹大至，重威率诸军沿滹水而西，将保常山，及至中渡桥，契丹已屯于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军不能解。时契丹至，留骑之精者以御我，分其弱者，

自故灵都城缘其山足，涉滹沱之浅处，引众而南，至赵郡，凡百余里，断我飞輓，且扼归路。清知势蹙，谓重威曰：“军去常山五里，守株于此，营孤食尽，将若之何！请以步兵二千为前锋，夺桥开路，公可率诸军继之，期入常山，必济矣。”重威可之，遣宋彦筠俱行。清一击获其桥，契丹为之小却，重威犹豫不进，密已贰于国矣。彦筠退走，清列阵北岸，严戒部曲。日暮，酣战不息。契丹以生军继至，我军无寸刃以益之，清与其下歿焉，时年五十三。《通鉴》：清谓其众曰：“上将握兵，坐观吾辈困急而不救，此必有异志。吾辈当以死报国耳！”众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战不息。契丹以新兵继之，清及众士尽死，由是诸军皆夺气。契丹寻于所战之地，筑一京观。及汉高祖即位，使人平之，赠清太傅。是岁，清子守筠于本邑义化别业，招魂以葬之也。

梁汉璋，字国宝，应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历突骑、奉德指挥使。高祖即位之二年，遥领钦州刺史。三年，加检校司空，改护圣都指挥使。七年，迁检校司徒，遥领阆州团练使。八年，授陈州防御使，从少帝澶州还，改检校太保、郑州防御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旋除永清军兵马留后，俄正授节制。是岁，诏领千骑戍冀州，寻以杜重威北讨，诏以汉璋充北面马军都排阵使，遣收淤口关，与契丹骑五千相遇于浮阳之北界，苦战竟日，以众寡不侔，为流矢所中，歿于阵，即是岁十一月也，时年四十九。汉璋熟于戎马，累有军功，及为藩郡，所至好聚敛，无善政可纪。及镇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领偏师，骤逢勍敌，故有是衄焉。是月，其子海荣进汉璋所乘鞭马及器仗，帝伤之，乃赠太尉。

汉璋有弟汉塘，亦以善用槊有名于时。天成中，为魏府效节军使，攻定州王都，汉塘督所部一军首入其城，获王都及蕃

将托诺名马数驷。时范延光镇常山，欲其骏者，汉瑋不诺。后汉瑋屯兵赵郡，因事奏而杀之，时人冤之。

白奉进，字德升，云州清塞军人也。父曰达子，世居朔野，以弋猎为事。奉进少善骑射，后唐武皇镇太原，奉进谒于军门，以求自效，武皇纳于麾下。庄宗之破夹寨也，奉进挺身首犯贼锋，庄宗睹而壮之。后从战山东河上，继以功迁龙武指挥使。同光中，魏王继岌伐蜀，擢为亲军指挥使。天成、长兴中，统上军，加检校右散骑常侍。应顺中，转捧圣右厢都指挥使、检校刑部尚书，赐忠顺保义功臣，遥领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检校右仆射、唐州刺史，治郡逾年，甚有政绩。高祖即位，征赴阙，超加检校司徒，充护圣左厢都指挥使，遥领歙州刺史。始奉进有女嫁于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爱。二年，改护圣左右厢都指挥使。是岁，车驾幸夷门。五月，领昭信军节度，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六月，范延光据鄴为乱，诏遣率骑军三千北屯滑台。时符彦饶为滑州节度使，一夕，有军士夜掠居人，奉进捕之，凡获五盗，三在奉进本军，二在彦饶麾下，寻命俱斩之。彦饶怒其不先告，深衔之。明日，奉进左右劝奉进面谢，奉进然之，以从骑数人候彦饶于牙城，既入，且述其过。彦饶曰：“军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将滑州兵士一例处斩，殊无主客之义乎！”奉进曰：“军士抵法，宁有彼我，今仆以咎自陈，而公怒不息，莫是与范延光同反耶！”因拂衣而起，彦饶不留。其帐下介士大噪，擒奉进杀之。是日，步军都校马万、次校卢顺密闻奉进遇害，率其步众攻滑之子城，执彦饶送于京师，戮于班荆馆北。高祖以奉进仓卒遇祸，叹惜久之，诏赠太傅。

卢顺密，汶阳人也。初事梁将戴思远为步校。思远为郢州节度使，领部兵屯德胜渡，留顺密守其城，顺密睹北军日盛，

遂遁归庄宗，且言郟城方虚，可以袭而取之。庄宗信之，寻遣明宗率众趋郟，果拔之，由顺密之始谋也。庄宗寻以顺密列于帐下，累迁为军校。明宗即位，历数郡刺史。顺密性笃厚，临诸军，抚百姓，皆有仁爱之誉。及高祖车驾幸夷门，范延光据鄴城叛，高祖命诸将相次领军讨之，顺密亦预其行。时骑将白奉进屯于滑州，寻为滑帅符彦饶所杀，军众大乱，争荷戈拔刃，啖呼于外，时马万为步军都校，不为遏之。《通鉴》云：马万惶惑不知所为，率步兵欲从乱。顺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数百，趋谓诸军及万曰：“滑台去行阙二百里，我等家属在阙下，尔辈如此，不思血族乎？奉进见杀，过在彦饶，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顺我者赏之，不顺我者杀之。”万曰：“善。”诸军遂不敢动。《通鉴》云：万所部兵尚有呼跃者，顺密杀数人，众莫敢动。乃引军北攻牙城，执彦饶于楼上，使裨将方太押送赴阙，滑城遂定。朝廷即以马万为滑州节度使，时飞奏皆以万为首故也。后数日，高祖知功由顺密，寻以顺密为泾州留后，至镇未几而卒。高祖甚悼之，赠骁卫上将军。

周瑰，晋阳人也。少端厚，善书计，自高祖时历镇藩翰，用为腹心，累职至牙门都校，凡帑廩出纳，咸以委瑰，经十余年，未尝以微累见误，高祖甚重之。及即位，命权判三司事，未几，辞曰：“臣才轻任重，惧终不济，苟以避事，冒宠获罪。愿陛下哀其疲弩，优以散秩，臣之幸也。”高祖可之。寻命权总河阳三城事，数月改授安州节度使。临民有惠，御军甚严，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挥使王晖领部下兵屯于安陆，瑰至镇，待之甚厚。俄闻范延光叛于魏博，张延宾寇于汜水，晖以瑰高祖之元臣也，幸国朝方危，遂害瑰于理所，自总州事，以为延光胜则附之，败则渡江而遁，斯其计也。既而襄阳安从进遣行军司马张肱，会复州兵于要路以徼之，李金全承诏继至，晖遂

掠城中财帛士女，欲奔江南，寻为其下所杀。金全至，尽诛其党。高祖闻瑰遇害，叹息久之，诏赠太傅。

沈赞，字安时，徐州下邳人。少有胆气，初事梁太祖为小校。天祐三年，补同州左崇勇马军指挥使，入典卫兵，历龙骧、拱宸都指挥使，累有战功。及庄宗平梁，随段凝等降，不改其职。同光三年，从魏王继岌平蜀，属康延孝叛，魏王署赞为一行马步都虞候，领兵从任圜袭击延孝于汉州，擒之以献，未及策勋，会明宗登极。天成初，授检校司空、虢州刺史，其后历壁、随、石、卫、威、衍、忻、赵八州刺史，累官至检校太保，赐输忠宣力功臣。开运元年，为祁州刺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恆州回，以羸兵驱牛羊过其城下，赞乃出州兵以击之，契丹以精骑剡其门邀之，州兵陷贼。赵延寿知其无备，与蕃贼急攻之，仍呼谓赞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择祸莫若轻，早以城降，无自辱也。”赞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误计，陷于契丹，忍以氈幕之众，残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惭，反有德色。沈赞宁为国家死，必不效汝所为也。”翼日城陷，赞自刭而卒，家属为敌所掳。

吴峦，字宝川，汶阳卢县人也。少好学，以经业从乡试下第。唐长兴初，为沙彦珣从事，累迁大同军节度判官。高祖建号，契丹之援太原也，彦珣据云中，二三顾望，及契丹还塞，彦珣出城迎谒，寻为所掳。时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岂有礼义之人而臣于异姓乎！”即与云州将吏阖门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年不能下。高祖致书于契丹，乃解围而去。召峦归阙，授徐州节度使，再迁右谏议大夫，为复州防御使，数年罢归。初，国家以甘陵水陆要冲之地，虑契丹南侵，乃飞輓刍粟，以实其郡，为大军累年之备。王令温之为帅也，有军校邵珂者，性凶率悖慢，令温因事使人代之，不复齿用，闲居城中。其子

杀人，以重赔偿之，其事方解，寻为州吏所恐，又悉财以弥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无赖者亡入契丹，言：“州有积粟，内无劲兵，围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温入朝，执政者以峦云中之难，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轺而往，权知贝州军州事。既至，会大寒，军士无衣者悉衣之，平生廉俭，囊无资用，以至坏帐幕以爨之，其推心抚士如此。邵珂一见，因求自效，即听而任之。峦素为书生，旁无爪牙，珂慷慨自陈，愿效死左右，峦遣督义兵，守城之南门。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噪环其城，明日陈攻具于四墉，三日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渤海夷等四面进攻。峦众投薪于夹城中，继以炬火，敌之梯冲，焚蕪殆尽。是日，敌复合围，郡中丁壮皆登城守陴。俄而珂自南门引敌骑同入，峦守东门，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峦顾城中已乱，即驰马还公馆，投井而死，契丹遂屠其城。朝野士庶，闻者咸叹惜之。

翟璋，未详何许人也。好勇多力，时目为大虫，即“虎痴”之称也。后唐天成初，自鄴都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平州刺史，寻改复州防御使。三年三月，迁新州威塞军两使留后。四年五月，正授旄节。长兴元年二月，加检校太保，入为右领军卫上将军，转左羽林统军。清泰中，复领新州。高祖建义，割新州属契丹。时契丹大军归国，遣璋于管内配率犒宴之资，须及十万缗，山后地贫，民不堪命。始契丹以软语抚璋，璋谓必得南归，及委璋平叛奚、围云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郁郁不得志，遇疾不治，卒。

程福赉，未详何许人也。性沉厚，有勇力，累为军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讨镇州，与安重荣大战于宗城，以功迁洛州团练使、检校太保，未几，入为奉国左厢都指挥使。九年春，少帝将幸澶渊，福赉部下有关文荣等八人，潜谋作乱，于本

营纵火，福赆寻领腹心之士扑灭之，福赆亦有所伤。福赆性本纯厚，又以车驾顺动，秘而不奏。同列李殷，居福赆下无名，欲危福赆以自升，遂密陈其事，云：“福赆若不为乱，何得无言？”少帝至封丘，出福赆为商州刺史，寻下狱鞫之。福赆终不自明，以至见杀，人甚冤之。

郭璘，邢州人也。初事后唐明宗，渐升为军校。天福中，为奉国指挥使，历数郡刺史。开运中，移领易州，契丹攻其郡，璘率厉士众，同其甘苦，敌不能克。复以州兵击贼，数获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检校太保。契丹主尝谓左右曰：“吾不畏一天下，乃为此人所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耿崇美诱其民众，璘不能制，城既降，为崇美所害。汉高祖即位，诏赠太傅。

史臣曰：观前代人臣之事迹多矣，若乃世道方泰，则席宠恃禄者实繁；世运既屯，则效死输忠者无几。如皇甫遇愤激而歿，王清以血战而亡，近世以来，几人而已。其或临难捐躯，或守方遇害，比夫惑妖艳以丧其命，因醇酎以亡其身者，盖相去之远矣！唯顺密遏滑台之肇乱，救晋室之临危，亦可谓之忠矣。

列传十一

孔崇弼，唐僖宗宰相纬之子也。仕后唐，自吏部郎中授给事中，时族兄昭序繇给事中改左常侍，兄弟同居门下，时论荣之。崇弼，天福中迁左散骑常侍。无他才，但能谈笑，戏玩人物，扬眉抵掌，取悦于人。五年，诏令泛海使于杭越。先是，浙中赠贿，每岁恆及万缗，时议者曰：“孔常侍命奇薄，何消盈数，有命即无财，有财即无命。”明年使还，果海中船坏，空手而归。案：以下残缺。

陈保极，闽中人也。好学，善属文，后唐天成中擢进士第，秦王从荣闻其名，辟为从事。从荣素急暴，后怒保极不告出游宰相门，以马箠鞭之，寻出为定州推官。从荣败，执政知其屈，擢居三署，历礼部、仓部员外郎。初，桑维翰登第之岁，保极时在秦王幕下，因戏谓同辈曰：“近知今岁有三个半人及第。”盖其年收四人，保极以维翰短陋，故谓之半人也。天福中，维翰既居相位，保极时在曹郎，虑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游，将谋退迹。既而襄、邓长吏以行止入奏，维翰乃奏于高祖曰：“保极闽人，多狡，恐逃入淮海。”即以诏追赴阙，将下台锻成其事，同列李崧极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鞠之，贬为卫尉寺丞，仍夺金紫。寻复为仓部员外郎，竟以衔愤而卒。

保极无时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复鄙吝，所得利禄，未尝奉身，但蔬食而已。每与人奕棋，败则以手乱其局，盖拒所赌金钱不欲偿也。及卒，室无妻儿，帷囊中贮白金十铤，为他人

所有，时甚嗤之。

王瑜，其先范阳人也。父钦祚，仕至殿中监，出为义州刺史。瑜性凶狡，然隼辩骁果，骑射刀笔之长，亦称于当代。起家累为从事。天福中，授左赞善大夫。会濮郡秋稼丰衍，税籍不均，命乘使车，按察定计。既至郡，谓校簿吏胡蕴、惠鹞曰：“余食贫久矣，室无增资，为我致意县宰，且求假贷。”由是濮之部内五邑令长共敛钱五十万，私献于瑜。瑜即以书上奏，高祖览章叹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诚良臣也。”于是二吏五宰即时停黜，擢瑜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镇东平也，瑜父钦祚为节度副使，及重威移镇常山，瑜乃诡计于重威，使奏己为恆州节度副使，竟代其父位。岁余，入为刑部郎中。丙午岁，父钦祚刺举义州，瑜归宁至郡。会契丹据有中夏，何建以秦州归蜀，瑜说钦祚曰：“若不西走，当属契丹矣！”厉色数谏，其父怒而不从。因其卧疾涉旬，瑜仗剑而胁之曰：“老懦无谋，欲趋砲烙。不即为计，则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听之。时陇东屯兵扼其川路，将北趣蕃部假途，而因与郡盗酋长赵徽歃血为约，以兄事之。谓徽曰：“西至成都，余身为相，余父为将，尔当领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诺。”瑜虑为所卖，先致其妻孥，馆于郡中。行有期矣，徽潜召其党，伺于郊外。子夜，瑜举族行，而輜重络绎十有余里。徽之所亲，循沟浚而遁，至马峡路隅，举燧相应，其党起于伏莽，断钦祚之首，贯诸长矛。平生聚蓄金币万计，皆为贼所掠，少长百口，杀之殆尽。瑜尚独战千人，矢不虚发，手无射捍，其指流血。及窘，乃夜窜山谷，落发为僧。月余，为樵人所获，縶送岐州，为侯益所杀，时年三十九。

始瑜有姑寡居，来归其家，以前夫遗腹有子，经数年不产，每因事预告人吉凶，无不验者。时契丹入中原，前月余谓瑜曰：

“暴兵将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乱必及矣。”后瑜果死，此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追”也。

张继祚，故齐王全义之子也。始为河南府衙内指挥使，全义卒，除金吾将军，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检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顿使，复除西卫上将军。唐清泰末，丁母忧。天福初，丧制未阕，会张从宾作乱，发兵迫胁，取赴河阳，令知留守事。从宾败，与二子诏戮于市。始继祚与范延光有旧，尝遣人以马遗之。属朝廷起兵，将讨鄴城，为巡兵所获，奏之，高祖深忌之。及败，宰臣桑维翰以父珙早事齐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通鉴》：史馆修撰李涛上言：张全义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遂止诛继祚妻子。遂止罪继祚一房，不累其族。

郑阮，洺州人也。少为本部牙将，唐庄宗略地山东，以阮首归义旗，继迁军职。阮有子，自幼事明宗中门使安重诲，重诲以其桀黠，爱之。及明宗即位，擢阮至凤翔节度副使。会末帝镇其地，阮稍狎之。末帝嗣位，以阮为赵州刺史。而阮性贪浊，民间细务，皆密察而纪之，令纳赂以赎罪。有属邑令，因科釀拒命，密以束素募人阴求其过，后竟停其职，人甚非之。又尝以郡符取部内凶肆中人隶其籍者，遣于青州，舁丧至洺，郡人惮其远，愿输直百缗以免其行，阮本无丧，即受直放还。识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几，改曹州刺史，为政愈弊。高祖建义入洛，阮自郡来朝，旋为本州指挥使石重立所杀，举族无子遗。

胡饶，大梁人也。少事本镇连帅为都吏，历马步都虞候。会唐明宗镇其地，与部将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领常山，奏饶为真定少尹。饶本儉人，既在府幕，无士君子之风。尝因事赵郡，有平棘令张鹏者献策，请建立于境内每县所管乡置乡直一人，令月书县令出入行止，饶乃导而荐焉。建立行之弥年，

词讼蜂起，四郡大扰。天成末，王都构乱，阴使结建立为兄弟之国。时饶又曾荐梁时右庶子张澄为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书，每座则以《阴府》《鬼谷》为己任。建立时密以王都之盟告之，澄与饶俱赞成其事，会王师围中山，其事遂寢，而饶之凶戾如此。清泰初，冯道出镇同州，饶时为副使，道以重臣，稀于接洽，饶忿之，每乘酒于牙门诟道，道必延入，待以酒肴，致敬而退。道谓左右曰：“此人为不善，自当有报，吾何怒焉。”饶后闲居河阳。天福二年夏，会张从宾作乱，饶谒于麾下，请预其行。从宾败，饶以王建立方镇平卢，走投之，建立延入城，斩之以闻，闻者快焉。

刘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人，梁开封尹鄴之犹子也。父琪，以鸿胪卿致仕。遂清少敏惠，初仕梁为保銮军使，历内诸司使，庄宗入汴，不改其职。明宗即位，加检校尚书仆射，委以西都监守。逾岁，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迹，除遂清为易州刺史，俾遏其寇冲，既至郡，大有御侮之略，境内赖焉。王都平，加检校司空，迁棣州刺史。天成、长兴中，历典淄、兴、登三郡，咸有善政。《通鉴潞王纪》：帝之起凤翔也，召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至。闻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以归，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皆为蜀人所有。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归，乃赦之。高祖即位之二年，授凤州防御使，加检校司徒，会丁母忧，起复，授内客省使、右监门卫大将军。六年，驾幸鄴都，转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检校太保。七年，少帝嗣位，加右领军卫上将军，仍赐竭诚翊戴保节功臣。八年，出领郑州，加检校太傅。开运二年，迁安州防御使。未几，上表称疾，诏许就便，回至上蔡，终于邮舍，时三年四月也。

遂清性至孝，牧淄川日，自北海迎其母赴郡，母既及境，

遂清奔驰路侧，控辔行数十里，父老观者如堵，当时荣之。遂清素不知书，但多计画，判三司日，每给百官俸料，与判官议曰：“斯辈非尽有才能，多世禄之家，宜澄其污而留其清者。”或对曰：“昔唐朝浑、郭、颜、段，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为常制，且延赏垂裕，为国美谭，未有因月给而欲沙汰，恐未当也。”群论由此减之。

房皓，京兆长安人也。少为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后因乱，客于蒲州。天成中，唐末帝出镇河中，皓于路左迎谒，求事军门，末帝爱之，使治宾客。及末帝登极，历南北院宣徽使，寻与赵延寿同为枢密使。时薛文遇、刘延朗之徒居中用事，皓虽处密地，其听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随势可否，不为事先。每朝廷有大事，皓与端明学士等环坐会议，多于众中俯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即位，以皓濡足闰朝，不专与夺，故特恩原之，命为左骁卫大将军，留西京。开运元年春，卒于洛阳。

孟承诲，大名人也。始为本府牙校，遇高祖临其地，升为客将。后奏为宗城令，秩满，以百姓举留，为常山藁城令，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为阁门副使，累迁宣徽使，官至检校司空、太府卿、右武卫大将军。及少帝嗣位，以植性纤巧，善于希旨，复与权臣宦官密相表里，凡朝廷恩泽美使，必承诲为之，一岁之中，数四不已。由是居第华敞，财帛积累。及契丹入汴，张彦泽引兵逼宫城，少帝召承诲计之，承诲匿身不赴。少帝既出宫，寓于开封府舍，具以承诲背恩之事告彦泽，令捕而杀之，其妻女并配部族。汉高祖即位，诏赠太保。

刘继勋，卫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镇鄴都，继勋时为客将，高祖爱其端谨，籍其名于帐下，从历数镇。及即位，擢为阁门使，出为淄州刺史，迁澶州防御使，俄改郑州，自宣徽北院使拜华州刺史。岁余，移镇同州。始少帝与契丹绝好，继勋

亦预其谋，及契丹主至阙，继勋自镇来朝，契丹责之。时冯道在侧，继勋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为首相，与景延广谋议，遂致南北失欢。臣位至卑，未尝措言，今请问道，道细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闹人，无相牵引，皆尔辈为之。”继勋不敢复对。继勋时有疾，契丹主因令人候其疾状，云有风痺，契丹主曰：“北方地凉，居之此疾可愈。”乃命锁继勋。寻解之，以疾终于家。《通鉴》：契丹主闻赵在礼死，乃释继勋，继勋忧愤而卒。汉高祖入汴，赠太尉。

郑受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字谦光。唐宰相余庆之曾孙也。余庆生浣，浣生从说，两为太原节度使，再登相位。从说兄处海，为汴州节度使。家袭清俭，深有士风，中朝礼法，以郑氏为甲。处海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学致身，累历台阁，自尚书郎迁右谏议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张彦泽数为不道，上章请行国典，旬日不报。又贡表切言，讦直无所忌，执政稍恶之。俄而以病请告，归长安。高祖晏驾，以不赴国哀停任，会赦，拜京兆少尹。宰相赵莹出镇咸秦，以受益朝班旧僚，眷待甚至。属天下率借金谷，乃谓莹曰：“京兆户籍登耗，民力虚实，某备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莹信之，因使与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既经废弃，薄于仕宦，遂阿法射利，冀为生资；又素恃门望，陵轹同幕，内奸外直，群情无相洽者。及赃污事发，腾于众口，莹不得已，遂按之，其直百万。八年冬，赐死于家。受益数世公台，一朝自弃，士君子皆惜之。

程逊，字浮休，寿春人。案：此下有阙文。召入翰林充学士，自兵部侍郎承旨授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命使吴越，《十国春秋》云：礼部尚书程逊为加恩使。母羸老双瞽，逊未尝白执政以辞之。将行，母以手扞其面，号泣以送之。仲秋之夕，阴暝如晦，逊尝为诗曰：“幽室有时闻雁叫，空庭无路见蟾光。”

同僚见之，讶其诗语稍异。及使回，遭风水而溺焉。

李郁，字文纬，唐之宗属也。少历宗寺官，天成、长兴中，累迁为宗正卿。性平允，所历无爱憎毁誉。高祖登极，授光禄卿。一日昼寝，梦食巨枣，觉而有疾，谓其亲友曰：“尝闻‘枣’字重‘来’，呼魂之象也。余神气逼抑，将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赠太子太保。马重绩，字洞微。少学算术，明太一、五纪、八象、三统大历，居于太原。仕晋，拜太子右赞善大夫，迁司天监。天福三年，重绩上言：“历象，王者所以正一气之元，宣万邦之命，而古今所记，考审多差。《宣明》气朔正而星度不验，《崇元》五星得而岁差一日。以《宣明》之气朔，合《崇元》之五星，二历相参，然后符合。自前世诸历，皆起天正十一月为岁首，用太古甲子为上元，积岁愈多，差阔愈甚。臣辄合二历，创为新法，以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雨水正月中气为气首。”诏下司天监赵仁琦、张文皓等考核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绩历考之，皆合无舛。”乃下诏班行之，号《调元历》。行之数岁辄差，遂不用。重绩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昼夜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传，以午正为时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为午，由是昼夜昏晓，皆失其正，请依古改正。”从之。重绩卒年六十四。

陈元，京兆人也。家世为医，初事河中王重荣。乾符中，后唐武皇自太原率师攻王行瑜，路出于蒲中，时元侍汤药，武皇甚重之。及还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刚暴，乐杀人，无敢言者。元深测其情，每有暴怒，则从容启谏，免祸者不一，以是晋人深德之，勋贵赂遗盈门。性好酒乐施，随得而无私积。明宗朝，为太原少尹，入为太府卿。长兴中，集平生所验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药法百件，号曰《要术》，刊石置于太原府衙

门之左，以示于众，病者赖焉。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禄卿致仕，卒于晋阳，年八十余。

史臣曰：夫彰善瘴恶，《麟史》之为义也；瑜不掩瑕，虹玉之为德也。故自崇弼而下，善者既书之，其不善者亦书之，庶使后之君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也。至如重绩之历法，陈元之医道，亦不可漏其名而弗纪也。

列传十二

范延光，字子环，鄴郡临漳人也。少隶于郡牙，唐明宗牧相州，收为亲校。同光中，明宗下郢州，梁兵屯杨刘口以扼之，先锋将康延孝潜使人送款于明宗。明宗欲使人达机事于庄宗，方难其选，延光请行，遂以蜡书授之。延光既至，奏庄宗曰：“杨刘渡控扼已定，未可图也。请筑垒马家口，以通汶阳之路。”庄宗从之，复遣归郢州。俄而梁将王彦章攻马家口所筑新垒，明宗恐城中不备，又遣间行告庄宗，请益兵。中夜至河上，为梁兵所获，送夷门下狱，榜笞数百，威以白刃，终不泄其事。复为狱吏所护，在狱半年，不复理问。及庄宗将至汴城，狱吏即去其桎梏，拜谢而出之，乃见于路侧。庄宗喜，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明宗登极，擢为宣徽使。与霍彦威平青州王公俨，迁检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门也，至荥阳，闻硃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贼坚矣。请骑兵五百，臣先赴之，则人心必骇。”明宗从其请。延光自酉时至夜央，驰二百余里，奄至城下，与贼交斗。翌日，守陴者望见乘舆，乃相率开门，延光先入，与贼巷战，至厚戟门，尽歼其党，明宗喜之。明年，迁枢密使，权知镇州军府事，寻正授节旄，加检校太保。长兴中，以安重诲得罪，再入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既而以秦王从荣不轨，恐及其祸，屡请外任，明宗久之方许，遂出镇常山。清泰中，复诏为枢密使，未几，出为汴州节度使。会魏府屯将张令昭逐其帅刘延皓，据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讨而平之，遂

授鄴都留守，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门下有术士张生者，自云妙通术数，当延光微时，言将来必为将相，延光既贵，酷信其言。历数镇，尝馆于上舍，延光谓之曰：“余梦大蛇，自脐入腹，半而掣去之，是何祥也？”张生曰：“蛇者龙也，入腹为帝王之兆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窃之意。

及高祖建义于太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二万屯辽州，与赵延寿掎角合势，及延寿兵败，延光促还，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寻封临清王，以宽其反侧。后延光擅杀齐州防御使秘琼，而聚兵部下，复收部内刺史入城，高祖甚疑之，乃东幸夷门。时延光有牙校孙锐者，与延光有乡曲之旧，军机民政，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赋，无半钱上供，符奏之间，有不如意者，锐即对延光毁之，其凶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为临清王，因会僚属，延光暴得疾，伏枕经旬，锐乃密惑群小，召澶州刺史冯晖等，以不臣之谋逼于延光，延光亦惑于术者，因而听之。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锐与晖将步骑二万，南抵黎阳。《通鉴》云：延光以冯晖为都部署，以孙锐为兵马都监。时锐以女妓十余辈从之，拥盖操扇，必歌吹而后食，将士烦热，睹之解体，寻为王师所败，贼众退还鄴城。高祖继遣杨光远讨之，延光知事不济，乃杀孙锐以归其罪，发人赍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许。及经岁受围，城中饥窘，高祖以师老民劳，思解其役，遣谒者入谓之曰：“卿既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转规，改节归我，我当以大藩处之。如降而杀之，则何以享国？明明白白，可质是言。”因赐铁券，改封高平郡王，移镇太平。延光谓门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义，言无不践，许以不死，则不死矣。”因撤去守备，《通鉴》：延光犹迁延未决，宣徽南院使刘处让复入谕之，延光意乃决。素服请降。及赴汶上，逾月入觐。寻表请罢免，高祖再三答谕方允，制以延光为太子太师

致仕。居阙下期岁，高祖每召赐饮宴，待之与群臣无间。一日，从容上奏，愿就河阳私邸，以便颐养，高祖许之。延光携妻子犖奇货从焉，每过郡邑，多为关吏所纠。时杨光远居守洛下，兼领孟、怀，既利其财，复渐测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国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出塞，南入吴，请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远使其子承勋以兵环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赐金书许我不死，尔之父子何得胁制如此？”明旦，则以白刃驱之，令上马之浮桥，排于水中。光远给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运军使曹千获其尸于郡东繆家滩。高祖闻之，辍朝二日，诏许归葬于鄴，仍赠太师。

延光初为近臣，及领重镇，礼贤接士，动皆由礼，故甚获当时之誉。洎镇常山日，以部将梁汉塘获王都名马，入罪而取之；在魏州日，以齐州防御使秘琼获董温琪珠金妓妾，及经其境，复害而夺之。物议由是减之。及惧罪以谋叛，复忍耻以偷生，不能引决，遂至强死，何非夫之甚也！

张从宾，未详何许人也。始事唐庄宗为小校，从战有功。唐天成中，自捧圣指挥使领澄州刺史，迁左右羽林都校。从药彦稠讨杨彦温于河中，平之。长兴中，领寿州忠正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从宾素便佞，每进言，明宗多纳之。有供奉官丁延徽者，性贪狡，时奉诏监廩，以犯赃下狱，权贵多为救解，明宗怒，不许。从宾因奏他事，言及延徽，明宗曰：“非但尔言，苏秦说予，亦不得也。”延徽竟就戮。长兴末，从宾出镇灵武，加检校太傅。高祖即位，受代入觐，会驾东幸，留从宾警巡洛下。一日，逢留司御史于天津桥，从兵百人，不分路而过，排御史于水中，从宾给奏其酒醉，其凶傲如此。及范延光据鄴城叛，诏从宾为副部署使，从杨光远同讨延光。会延光使人诱从宾，从宾时在河阳，乃起兵以应之。

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义，取内库金帛以给部伍，因东据汜水关，且欲观望军势。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讨之，从宾大败，乘马入河，溺水而死焉。

张延播者，汶阳人也。始为郡之牙将，唐同光初，明宗下其城，因收隶左右。天成中，累授检校司空、两河发运营田使、柳州刺史。长兴元年，出牧蔡州，加检校司徒，入为左领军卫大将军，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为马军都监。三年，迁凤州防御使、西面水陆转运使。高祖即位，除东都副留守。车驾幸汴，遣兼洛京巡检使。张从宾作乱，令延播知河南府事。从宾败，伏诛。

杨光远，小字阿檀，及长，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为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远，字德明，其先沙陀部人也。父阿瞪啜，后改名城，事唐武皇为队长。光远事庄宗为骑将，唐天祐中，庄宗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讨刘守光于幽州，因令光远隶于德威麾下。后与德威拒契丹于新州，一军以深入致败，因伤其臂，遂废，罢于家。庄宗即位，思其战功，命为幽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尚书右仆射，戍瓦桥关久之。明宗朝，历妫、瀛、易、冀四州刺史。光远虽不识字，然有口辩，通于吏理，在郡有政声，明宗颇重之。长兴中，契丹有中山之败，生擒其将扎拉等数十人，送于阙下，其后契丹既通和，遣使乞归之，明宗与大臣谋议，特放还蕃。一日，召光远于便殿言其事，光远曰：“扎拉等北土之善战者，彼失之如丧手足；又在此累年，备谙中国事，若放还非便。”明宗曰：“蕃人重盟誓，既通欢好，必不相负。”光远曰：“臣恐后悔不及也。”明宗遂止，深嘉其抗直。后自振武节度使移镇中山，累加检校太傅，将兵戍蔚州。

高祖举义于太原，唐末帝遣光远与张敬达屯兵于城下，俄

而契丹大至，为其所败，围其寨久之，军中粮绝，光远乃与次将安审琦等杀敬达，拥众归命。从高祖入洛，加检校太尉，充宣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事。是时，光远每对高祖，常悒然不乐，高祖虑有不足，密遣近臣讯之。光远附奏曰：“臣贵为将相，非有不足，但以张生铁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内愧，是以不乐。”生铁，盖敬达之小字也。高祖闻其言，以光远为忠纯之最者也。其实光远故为其言，以邀高祖之重信也。明年，范延光据鄴城叛，高祖命光远率师讨之。将济河，会滑州军乱，时军众欲推光远为主。光远曰：“自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岂公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乃势所穷迫，今若为之，直反贼也。”由是其下惕然，无复言者。高祖闻之，尤加宠重。光远既围延光，寻授魏博行府节度使。兵柄在手，以为高祖惧己，稍干预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曲从之。复下诏以其子承祚尚长安公主，次子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为当时之冠。桑维翰为枢密使，往往弹射其事，光远心衔之。及延光降，光远入朝，面奏维翰擅权。高祖以光远方有功于国，乃出维翰镇相州，光远为西京留守，兼镇河阳，因罢其兵权。光远由此怨望，潜贮异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诉己之屈，又私养部曲千余人，挠法犯禁，河、洛之人，恆如备盗。寻册拜太尉、兼中书令。

时范延光致仕，辇囊装妓妾，居于河阳。光远利其奇货，且虑为子孙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籓，非南走淮夷，则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以许之不死，铁券在焉，持疑未允。光远乃遣子承勋以甲士围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桥，摈于流而溺杀之，矫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适会其意，弗之理。后逾岁入觐，高祖为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远暴敛重赋，

因陈戏讥之，光远殊无惭色。高祖谓光远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旌赏，今各与一郡，俾厘任以荣之。”因命为刺史者凡数人。

时王建立自青州移镇上党，乃以光远为平卢军节度使，封东平王。光远面奏，请与长子同行，寻授承勋莱州防御使。及赴任，仆从妓妾至千余骑，满盈僭侈，为方岳之最。下车之后，惟以刻剥为事。少帝嗣位，册拜太师，封寿王。《宋史·马仁镐传》：晋天福中，青州杨光远将图不轨，以仁镐为节度副使，伺其动静。历二年，或谮仁镐于朝，改护国军行军司马。仁镐至河中数月，光远反书闻。后因景延广上言，请取光远麾下所借官马二百匹，光远怒曰：“此马先帝赐我，何以复取？是疑我也。”遂遣人潜召取子承祚自单州奔归，朝廷乃就除淄州刺史，以从其便。光远益骄，因此构契丹，述少帝违好之短，且言大饥之后，国用空虚，此时一举可以平定。

开运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我博陵，少帝幸澶渊。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贞、符彦卿率师东讨。光远素无兵众，惟婴城自守，守贞以长连城围之。冬十一月，承勋与弟承信、承祚见城中人民相食将尽，知事不济，劝光远乞降，冀免于赤族。光远不纳，曰：“我在代北时，尝以纸钱驼马祭天池，皆沉没，人言合有天子分，宜且待时，勿轻言降也。”承勋虑祸在朝夕，与诸弟同谋，杀节度判官邱涛，亲校杜延寿、杨瞻、白延祚等，梟其首，乃遣承祚送于守贞。因纵火大噪，劫其父幽于私第，以城纳款，遣即墨县令王德柔贡表待罪，光远亦上章自首。少帝以顷岁太原归命，欲曲全之，执政曰：“岂有逆状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贞便宜处置。守贞遣人拉杀之，以病卒闻。《欧阳史》：守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杀之于其家。汉高祖即位，诏赠尚书令，追封齐王，仍令立碑。未几，其碑石无故自折，可

知其阴责也。《五代史补》：杨光远灭范延光之后，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节度，封东平王，奄有登、莱、沂、密数郡。既而自负强盛，举兵反，朝廷以宋州节度李守贞尝与光远有隙，乃命李讨之。李受诏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远见而惧之，度不能御，遂降。初，光远反书至，中外大震，时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扬言于众曰：“杨光远欲谋大事，吾不信也。光远素患秃疮，其妻又跛，自古岂有秃头天子、跛脚皇后耶？”于是人心顿安，未几，光远果降。

承勋，光远之长子也。始名承贵，避少帝名改焉。以父廕历光、濮州刺史，光远兼镇河阳，命制置三城事。光远移镇青州，授莱州防御使。在郡亦颇理，尝愤父侧之奸党，欲杀之，每省父，父为匿焉。及光远构衅，婴城以叛，承勋赴之，敌退，为王师所围。逾岁粮尽，与其弟承祚背父之命，出降王师，朝廷授汝州防御使，寻改郑州。《宋史·杨承信传》：光远死，承信与弟承祚诣阙请死。诏释之，以承信为右羽林将军，承祚为右骁卫将军，放归，服丧私第，寻安置郑州。及契丹入汴，遣骑士自圃田召至，责其害父背己，使齧其肉而杀之。以其弟承信为青州节度使。

卢文进，字国用，范阳人也。身長七尺，饮啖过人，望之伟如也。少事刘守光为骑将，唐庄宗攻燕，以文进首降，遥授寿州刺史。初，庄宗得山后八军，以爱弟存矩为新州围练使以总领之。庄宗与刘鄩对垒于莘县，命存矩于山后召募劲兵，又命山北居民出战马器仗，每鬻牛十头易马一匹，人心怨咨。时存矩团结五百骑，令文进将之，与存矩俱行。至祁沟关，军士聚谋曰：“我辈边人，弃父母妻子，为他血战，千里送死，固不能也。”众曰：“拥卢将军却还新州，据城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挥戈，趣传舍，害存矩于榻下。文进抚膺曰：“奴辈累

我矣。”因环尸而泣曰：“此辈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见王！”

《契丹国志》云：存矩取文进女为侧室，文进心常内愧，因与乱军杀存矩。因为乱军所拥。反攻新州，不克；马令《南唐书》：文进攻新州，不克，夜走坠堑，一跃而出，明日视之，乃郡之黑龙潭也，绝岸数丈，深不可测。又尝有大蛇，径至座间，引首及膝，文进取食饲之而去。由是自负。又攻武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将追讨，文进遂奔契丹，命为幽州兵马留后，部分汉军，常别为营寨。未几，文进引契丹寇新州。自是北师数至，驱掳数州士女，教其织纆任工作，中国所为者悉备，契丹所以强盛者，得文进之故也。《契丹国志》云：文进引契丹军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去。周德威援之，进攻新州，契丹众数万，德威不胜，大败奔归。文进与契丹攻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围困，晋王亲将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进为幽州节度使，又以为卢龙节度使。同光之世，为患尤深。文进在平州，率奚族劲骑，鸟击兽搏，倏来忽往，燕、赵诸州，荆榛满目。军屯涿州，每岁运粮，自瓦桥至幽州，劲兵猛将，援递粮车，然犹为契丹所钞，奔命不暇，皆文进导之也。

及明宗即位之明年，文进自平州率所部十余万众来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顷以新州团练使李存矩，提衡郡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则毒甚于豺狼，聚赋敛则贪盈于沟壑，人不堪命，士各离心，臣即抛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几年雁塞，徒向日以倾心；一望家山，每销魂而断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辞；石季伦之乐中，莫陈归引。近闻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在躬，握纪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大幸，有路朝宗，便贮归心，祇伺良会。臣十月十日，决计杀在城契丹，取十一日离州，押七八千车乘，领十五万生灵，十四日已达幽州”云。泊至洛阳，明宗宠待弥厚，授滑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岁余，移

镇邓州，累加同平章事，入为上将军。长兴中，复出镇潞州，擒奸恤隐，甚获当时之誉。清泰中，改安州节度使。及高祖即位，与契丹敦好，文进以尝背契丹，居不自安。马令《南唐书》：文进居数镇，颇有善政，兵民爱之。其将行也，从数骑至营中，别其裨将李藏机，告以避契丹之意，将士皆拜为诀。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杀行军司马冯知兆、节度副使杜重贵等，率其部众渡淮奔于金陵。李煜待之尤重，马令《南唐书》云：烈祖以文进为天雄统军。伪命为宣州节度使，后卒于江南。《金陵志》：文进自润州召还，以左卫上将军、兼中书令、范阳郡王奉朝请。

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竖也。其先出于吐谷浑。金全骁勇，善骑射，少从明宗征伐，以力战有功，明宗即位，连典大郡。天成中，授泾州节度使，在镇数年，以掇敛为务。长兴中，受代归阙，始进马数十匹，不数日又进之。明宗召而谓之曰：“卿患马多耶，何进贡之数也？”又谓曰：“卿在泾州日，为理如何，无乃以马为事否？”金全惭谢而退。四年夏，授沧州节度使，累官至检校太傅。清泰中，罢镇归阙，久留于京师。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将王晖杀节度使周瑰，诏遣金全以骑兵千人镇抚其地。未及境，而晖为部下所杀。金全至，乱军数百人皆不安，金全说遣赴阙，密伏兵于野，尽杀之，又擒其军校武彦和等数十人，斩之。初，金全之将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晖之乱，罪莫大焉，但虑封守不宁，则民受其弊。”因折矢飞诏，约以不戮一人，仍许以晖为唐州刺史。又谓金全曰：“卿之此行，无失吾信。”及金全至，闻彦和等当为乱之日，劫掠郡城，所获财货，悉在其第，遂杀而夺之。《通鉴》：彦和且死，呼曰：“王晖首恶，天子犹赦之；我辈胁从，何罪乎！”高祖闻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寻授以旄节。

金全有亲吏胡汉筠者，勇譎嗇褊，贪诈残忍，军府之政，

一以委之。高祖闻其事，遣吏贾仁绍往代其职，且召汉筠。汉筠内疚惶怖，金全乃列状称疾以闻。及仁绍至，汉筠鸩而杀之。马令《南唐书》：胡汉荣所为多不法，晋高祖患之，不欲因汉荣以累功臣，为选廉吏贾仁沼代之，且召汉荣。汉荣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庞令图谏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赏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颁赐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亲戚之贫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纳仁沼而遣汉荣。”汉荣闻之，夜使人杀令图而鸩仁沼。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马全节为安州节度使，以代金全。汉筠自以昔尝拒命，复闻仁沼二子将诉置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给谓金全曰：“邸吏刘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传其意，云受代之后，朝廷将以仁绍之事诘公之罪。”金全大骇，命从事张纬函表送款于淮夷。淮人遣伪将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即日南窜，其妓乐、车马、珍奇、帑藏，皆为承裕所夺。与其党数百人束身夜出，晓至义州，引领北望，泣下而去。及至金陵，李煜授以节镇。马令《南唐书》云：烈祖以金全为天威统军，迁润州节度使。后卒于江南。

史臣曰：延光昔为唐臣，绰有令誉，洎逢晋祚，显恣狂谋，既力屈以来降，尚覩颜而惜死，孟津之歿，乃取笑于千载也。从宾而下，俱怙乱以灭身，亦何足与议也。文进惧强敌之威，金全为舆台所卖，事虽弗类，叛则攸同，咸附岛夷，皆可丑也。

列传十三

安重荣，朔州人。祖从义，利州刺史。父全，胜州刺史、振武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重荣有膂力，善骑射。唐长兴中，为振武道巡边指挥使，犯罪下狱。时高行周为帅，欲杀之，其母赴阙申告，枢密使安重诲阴护之，奏于明宗，有诏释焉。张敬达之围晋阳也，高祖闻重荣在代北，使人诱之，重荣乃召边士，得千骑赴焉。高祖大喜，誓以土地。及即位，授成德军节度使，累加至使相。自梁、唐已来，藩侯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惑乱，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其实贿赂半归于下。惟重荣自能钩距，凡有争讼，多廷辩之，至于仓库耗利，百姓科徭，悉入于己，诸司不敢窥觊。尝有夫妇共讼其子不孝者，重荣面加诘责，抽剑令自杀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诟詈，仗剑逐之。重荣疑而问之，乃其继母也，因叱出，自后射之，一箭而毙，闻者莫不快意。由此境内以为强明，大得民情。重荣起于军伍，暴得富贵，复睹累朝自节镇遽升大位，每谓人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又以奏请过当，为权臣所否，心常愤愤，遂畜聚亡命，收市战马，有飞扬跋扈之志。《通鉴》：帝之遣重荣代秘琼也，戒之曰：“琼不受代，当别除汝一镇，勿以力取，恐为患滋深。”重荣由是以帝为怯，谓人曰：“秘琼匹夫耳，天子尚畏之，况我以将相之重、士民之众乎！”尝因暴怒杀部校贾章，以谋叛闻。章有女一人，时欲舍之，女曰：“我家三

十口，继经兵乱，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为？”再三请死，亦杀之。镇人由是恶重荣之酷，而嘉贾女之烈焉。

天福中，朝廷姑息契丹，务安边塞，重荣每见蕃使，必以箕踞慢骂。会有美稜数十骑由其境内，交言不逊，因尽杀之，契丹主大怒，责让朝廷。朝廷隐忍，未即加罪，重荣乃密构吐浑等诸族，以为援助，上表论之。其略曰：

臣昨据熟吐浑节度使白承福、赫连公德等，各领本族三万余帐，自应州地界奔归王化。续准生吐浑并浑彝苾两突厥三部落，南北将沙陀、安庆、九府等，各领部族老小，并牛羊、车帐、甲马，七八路慕化归奔，俱至五台及当府地界已来安泊。累据告劳，具说被契丹残害，平取生口，率略羊马，凌害至甚。又自今年二月后来，须令点检强壮，置办人马衣甲，告报上秋向南行营，诸蕃部等实恐上天不祐，杀败后随例不存家族，所以预先归顺，兼随府族，各量点检强壮人马约十万众。又准沿河党项及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诸族部落等首领，并差人各将契丹所授官告、职牒、旗号来送纳，例皆号泣告劳，称被契丹凌虐，愤惋不已，情愿点集甲马，会合杀戮。续又朔州节度副使赵崇与本城将校杀伪节度使刘山，寻已安抚军城，乞归朝廷。臣相次具奏闻。昨奉宣头及累传圣旨，令臣凡有往复契丹，更须承奉，当候彼生头角，不欲自起衅端，贵守初终，不愆信誓。仰认睿旨，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至务胜残去虐，须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窃以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伐以自归，盖系人情，尽由天意。更念诸陷蕃节度使等，本自勋劳，早居富贵，没身边塞，遭酷虐以异常，企足朝廷，冀倾输而不已，如闻传檄，但愿倒戈。如臣者虽是愚蒙，粗知可否，不思忌讳，罄写丹衷，细具敷陈，冀裨万一。

其表数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

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又以此意为书，遗诸朝贵及藩镇诸侯。高祖忧其变也，遂幸鄴都以诏谕之，凡有十焉。其略曰：“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而兴基业，尔因吾而致富贵，吾不敢忘，尔可忘耶！且前代和亲，只为安边，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重荣愈恣纵不悛，虽有此奏，亦密令人与契丹幽州帅刘晞结托。盖重荣有内顾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复欲侵吞中国，契丹之怒重荣，亦非本志也。时重荣尝与北来蕃使并轡而行，指飞鸟射之，应弦而落，观者万众，无不快抃，蕃使因辍所乘马以庆之，由是名振北方，自谓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也。又重荣素与襄州安从进连结，及闻从进将议起兵，而奸谋乃决。

天福六年冬，大集境内饥民，众至数万，扬旗向阙，声言入觐。朝廷遣杜重威帅师御之，遇于宗城。军才成列，有贼将赵彦之临阵卷旗来奔。重荣方战，闻彦之背己，大恐，退于鞞重中，王师因而击之，一鼓而溃。重荣与十余骑北走，其下部众，属严冬寒冽，杀戮及冻死者二万余人。重荣至镇，取牛马革旋为甲，使郡人分守夹城以待王师。《宋史·解晖传》：安重荣反镇州，因举兵向阙，至宗城，晋师逆战，大破之。晖募军中壮士百余人，夜捣贼垒，杀获甚众。晖频中流矢，而督战自若，颜色不挠，以功迁列校。杜重威至，有部将自西郭水门引官军入焉，杀守陴百姓万余人，重威寻害导者，自收其功。重荣拥吐浑数百，匿于牙城，重威使人袭而得之，斩首以进。高祖御楼阅其俘馘，宣露布讫，遣漆其头颅，函送契丹。《五代史补》：安重荣出镇，常怀不轨之计久矣，但未发。居无何，厩中产硃鬃白马，黑鸦生五色雏，以为凤，乃欣然谓天命在己，遂举兵反。指挥令取宗岭路以向阙。时父老闻之，往往窃议曰：“事不谐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稳，何不取路贝州？”

若由宗岭，是鞍及于鬃，得无危乎！”未几，与王师先锋遇，一战而败。

安从进。《欧阳史》：从进，其先索葛部人也。初事庄宗为护驾马军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明宗时为保义彰武军节度使。愍帝即位，徙领顺化。清泰中，徙镇山南东道。晋高祖即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福六年，高祖幸鄴，讨安重荣。少帝以郑王留守京师，时和凝请于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从进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将奈何？”凝曰：“臣闻之兵法，先人者夺人。愿陛下为空名宣敕十通授郑王，有急则命将往。”从进闻高祖往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郭金海讨之。从进引兵攻邓州，不克，进至湖阳，遇建崇等，大骇，以为神速，复为野火所烧，遂大败，从进自焚。

张彦泽，其先出于突厥，后为太原人也。祖、父世为阴山府裨将。彦泽少有勇力，目睛黄而夜有光色，顾视若鸷兽焉。以骑射事后唐庄宗、明宗，以从战有功，继领郡守。高祖即位，擢为曹州刺史。从杨光远围范延光于鄴，以功授华州节度使，寻移镇泾州，累官至检校太保。

有从事张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时彦泽有子为内职，素不叶父意，数行笞撻，惧其楚毒，逃窜外地，齐州捕送到阙，敕旨释罪，放归父所。彦泽上章，请行朝典，式以有伤名教，屡谏止之。彦泽怒，引弓欲射之，式仅而获免。寻令人逐式出衙。式自为宾从，彦泽委以庶务，左右群小恶之久矣，因此谗构，互来迫胁，云：“书记若不便出，断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寻医，携其妻子将奔衍州。彦泽遣指挥使李兴领二十骑追之，戒曰：“张式如不从命，即斩取头来。”式恳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节度使李周驿骑以闻，朝廷以姑息彦泽之故，有敕流式于商州。彦泽遣行军司马郑元昭诣阙论请，

面奏云：“彦泽若不得张式，恐致不测。”高祖不得已而从之。既至，决口割心，断手足而死之。式父铎诣阙诉冤，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任，奏彦泽在郡恶迹二十六条，逃散五千余户。彦泽既赴阙，刑法官李涛等上章请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夺一阶一爵而已，时以为失刑。

少帝即位，桑维翰复举之，寻出镇安阳。既至，折节于士大夫，境内称理，旋命领军北屯恆、定。时易州地孤，漕运不继，制令邢、魏、相、卫飞輓以输之，百姓荷担累累于路，彦泽每援之以行，见羸困者，使其部众代而助之。洎至北边，不令百姓深入，即遣骑士以马负粮而去，往来既速，且无邀夺之患，闻者嘉之。阳城之战，彦泽之功出于诸将之右，其后与敌接战，频献捷于阙下，咸谓其感高祖不杀之恩，补昔年之过也。开运三年冬，契丹既南牧，杜重威兵次瀛州。彦泽为契丹所啖，密已变矣。乃通款于契丹，请为前导，因促骑说重威，引军沿滹水西援常山，既而与重威通谋。及王师降于中渡，契丹主遣彦泽统二千骑趋京师，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抚之意。彦泽以是岁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丘门斩关而入，以兵圍宫城。翌日，迁帝于开封府舍，凡内帑奇货，悉辇归私邸，仍纵军大掠，两日方止。《东都事略·李处耘传》云：居京师，遇张彦泽之暴，处耘善射，独当里门，杀数十人，里中赖之。时桑维翰为开封尹，彦泽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礼。维翰责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复领大镇，授以兵权，何负恩一至此耶？”彦泽无以对。是夜杀维翰，尽取其家财。

彦泽自谓有功于契丹，昼夜以酒乐自娱。当在京巡检之时，出入骑从常数百人，旗帜之上题曰“赤心为主”，观者无不窃笑。又所居第，财货山积。楚国夫人丁氏，即少帝弟曹州节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彦泽使人取之，太后迟回未与，彦泽

立遣人载之而去，其负国欺君也如是。数日之内，恣行杀害，或军士擒获罪人至前，彦泽不问所犯，但瞋目出一手竖三指而已，军士承其意，即出外断其腰领焉。彦泽与阁门使高勋不协，因乘醉至其门，害其仲父、季弟，暴尸于门外。及契丹帐泊于北郊，勋往诉其冤，时契丹主已怒彦泽剽掠京城，遂令锁之。仍以彦泽罪恶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彦泽之罪，合诛与否？”百官连状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争投状，疏彦泽之罪。戎王知其众怒，遂令弃市，仍令高勋监决，断腕出锁，然后刑之。勋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争其肉而食之。《五代史补》：李涛常愤张彦泽杀邠州幕吏张式而取其妻，涛率同列上疏，请诛彦泽以谢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从。未几，契丹南侵，至中渡桥，彦泽首降。契丹喜，命以本军统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师。彦泽自以功不世出，乃挟宿憾杀开封尹桑维翰。涛闻之，谓亲知曰：“吾曾上疏请诛彦泽，今国家失守，彦泽所为如此，吾之首领容可保乎！然无可奈何，谁能伏藏沟渎而取辱耶！”于是自写门状，求见彦泽。其状云：“上疏请杀太尉人李涛，谨随状纳命。”彦泽览之，欣然降阶迎之。然涛犹未安，复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彦泽曰：“览公门状，见‘纳命’二字，使人怒气顿息，又何忧哉！”涛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戏为伶人词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将压惊绢来。”彦泽大笑，卒善待之。

赵德钧，本名行实，幽州人也。少以骑射事沧州连帅刘守文，守文为弟守光所害，遂事守光，署为幽州军校。及唐庄宗伐幽州，德钧知其必败，乃遁归庄宗。庄宗善待之，赐姓，名曰绍斌，累历郡守，从平梁，迁沧州节度使。同光三年，移镇幽州。明宗即位，遂归本姓，始改名德钧。其子延寿尚明宗女兴平公主，故德钧尤承倚重。天成中，定州王都反，契丹遣特

哩袞领精骑五千来援都，至唐河，为招讨使王晏球所败。会霖雨相继，所在泥淖，败兵北走，人马饥疲，德钧于要路邀之，尽获余众，擒特哩袞已下首领数十人，献于京师。明年，王都平，加兼侍中，顷之，加东北面招讨使。

德钧奏发河北数镇丁夫，开王马口至游口，以通水运凡二百里。又于阎沟筑垒，以戍兵守之，因名良乡县，以备钞寇。又于幽州东筑三河城，北接蓟州，颇为形胜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德钧镇幽州凡十余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北平王。《辽史》：天赞六年，遣人以诏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七年，赵德钧遣人进时果。盖德钧久在边境，尝与契丹通好也。清泰三年夏，晋高祖起义于晋阳。九月，契丹败张敬达之军于太原城下，唐末帝诏德钧以本军由飞狐路出贼后邀之。时德钧子延寿为枢密使，唐末帝命帅军屯上党，德钧乃以所部银鞍契丹直三千骑至镇州，率节度使华温琪同赴征行，自吴儿峪路趋昭义，与延寿会于西唐店。十一月，以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以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遣端明殿学士吕琦赉赐官告，兼令犒军。琦从容言天子委任之意，德钧曰：

“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时范延光领兵二万军于辽州，德钧欲并其军，奏请与延光会合。唐末帝谕延光，疑其奸谋，不从。德钧、延寿自潞州引军至团柏谷，德钧累奏乞授延寿镇州节度，末帝不悦，谓左右曰：“赵德钧父子坚要镇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毙。”朝廷继驰书诏，促令进军，德钧持疑不果，乃遣使于契丹，厚资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长镇太原，契丹主不之许。

及杨光远以晋安寨降于契丹，德钧父子自团柏谷南走潞州，一行兵士，投戈弃甲，自相腾践，死者万计。时德钧有爱将时赛，率轻骑东还渔阳，其部曲尚千余人，与散亡之卒俱集

于潞州。是日，潞州节度使高行周亦自北还，及至府门，见德钧父子在城闳上，行周谓曰：“某与大王乡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无斗粟可食，请大王速迎车驾，自图安计，无取后悔焉。”德钧遂与延寿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钧父子迎谒于马前，高祖不礼之。时契丹主问德钧曰：“汝在幽州日，所置银鞍契丹直何在？”德钧指示之，契丹尽杀于潞之西郊，遂锁德钧父子入蕃。及见国母舒噜氏，尽以一行财宝及幽州田宅籍而献之，国母谓之曰：“汝父子自觅天子何耶？”德钧俯首不能对。

《通鉴》：太后问曰：“汝近者何为在太原？”德钧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曰：“汝从吾儿求为天子，何妄语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榆关，亟须引归，太原不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所为如此，何面目复求生乎？”德钧俯首不能对。又问：“田宅何在？”曰：“俱在幽州。”国母曰：“属我矣，又何献也？”至天福二年夏，德钧卒于契丹。《契丹国志》：德钧郁郁不多食，逾年而死。德钧既卒，国主释延寿而用之。

延寿，本姓刘氏。父曰邠，常山人也，尝任彦令。梁开平初，沧州节度使刘守文陷其邑，时德钧为偏将，获延寿并其母种氏，遂养之为子。延寿姿貌妍柔，稍涉书史，尤好宾客，亦能为诗。《太平广记》引《赵延寿传》云：延寿幼习武略，即戎之暇，时复以篇什为意，尝在北庭赋诗曰：“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闻者传之。及长，尚明宗女兴平公主。初为汴州司马，明宗即位，授汝州刺史，历河阳、宋州节度使，入为上将军，充宣徽使，迁枢密使，兼镇徐州。及高祖起义于晋阳，唐末帝幸怀州，委延寿北伐。后高祖至潞州，

延寿与父德钧俱陷北庭。未几，契丹主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寻为枢密使兼政事令。

天福末，契丹与少帝绝好，契丹主委延寿以图南之事，许以中原帝之。延寿乃导诱蕃军，蚕食河朔。晋军既降于中渡，契丹主命延寿就寨安抚之，仍赐龙凤褚袍，使衣之而往。谓之曰：“汉儿兵士，皆尔有之，尔宜亲自慰抚。”延寿至营，杜重威、李守贞已下皆迎谒于马前。及契丹入汴，时降军数万，皆野次于陈桥，契丹主虑有变，欲尽杀之。延闻之，遽请见契丹主，曰：“臣伏见今日已前，皇帝百战千征，始收得晋国，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变色曰：“尔何言之过也！朕以晋人负义，举国南征，五年相杀，方得中原，岂不自要为主，而为他人耶？卿有何说，速奏朕来！”延寿曰：“皇帝尝知吴、蜀与晋朝相杀否？”曰：“知。”延寿曰：“今中原南自安、申，西及秦、凤，沿边数千里，并是两界守戍之所。将来皇帝归国时，又渐及炎蒸，若吴、蜀二寇交侵中国，未知许大世界，教甚兵马御捍？苟失堤防，岂非为他人取也。”契丹主曰：“我弗知也，为之奈何？”延寿曰：“臣知上国之兵，当炎暑之时，沿吴、蜀之境，难为用也。未若以陈桥所聚降军团并，别作军额，以备边防。”契丹主曰：“念在壶关失断阳城时，亦曾言议，未获区分，致五年相杀，此时入手，如何更不翦除？”延寿曰：“晋军见在之数，如今还似从前尽在河南，诚为不可。臣请迁其军，并其家口于镇、定、云、朔间以处之，每岁差伊分番，于河外沿边防戍，上策也。”契丹主忻然曰：“一取大王商量。”由是陈桥之众获免长平之祸焉。

延寿在汴久之，知契丹主无践言之意，乃遣李崧达语契丹主，求立为皇太子，崧不得已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

无所爱惜，但我皮肉堪与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况他事！我闻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岂得为之也！”因命与燕王加恩。时北来翰林学士承旨张砺，拟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燕王如故。契丹主览状，索笔围却“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之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以其子匡赞为河中节度使。延寿在汴州，复娶明宗小女为继室。先是，延州节度使周密为其子广娶焉，已纳财毕，亲迎有日矣，至是延寿夺取之。契丹主自汴回至邢州，命升延寿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寿下教于诸道，称权知南朝军国事。是岁六月一日，为永康王乌裕所锁，籍其家财，分给诸部。寻以延寿入国，竟卒于契丹。

匡赞历汉、周两朝，累授节镇及统军使。仕皇朝，历庐、延、邠、鄜等四镇焉。

张砺，字梦臣，磁州滏阳人也。祖庆，父宝，世为农。砺幼嗜学，有文藻。在布衣时，或睹民间争竞，必为亲诣公府，辨其曲直，其负气也如此。唐同光初，擢进士第，寻拜左拾遗，直史馆。会郭崇韬伐蜀，奏请砺掌军书。蜀平，崇韬为魏王继岌所诛，时崇韬左右亲信皆惧祸奔逃，惟砺诣魏王府第，恸哭久之，时人皆服其高义。及魏王班师，砺从副招讨使任圜东归。至利州，会康延孝叛，回据汉州，圜奉魏王命，回军西讨延孝。时砺献谋于圜，请伏精兵于后，先以羸师诱之，圜深以为然。延孝本骁将也，任圜乃儒生也，延孝闻圜至，又睹其羸师，殊不介意，及战酣，圜发精兵以击之，延孝果败，遂擒之以归。是岁四月五日至凤翔，内官向延嗣奉庄宗命，令诛延孝。监军李延袭已闻洛中有变，故留延孝，且害任圜之功故也。圜未决，砺谓圜曰：“此贼构乱，遂致凯旋差晚，且明公血战擒贼，安得违诏养祸，是破槛放虎，自贻其咎也。公若不决，余自杀此

贼。”任圜不得已，遂诛延孝。天成初，明宗知其名，召为翰林学士。再丁父母忧，服阕，皆复入为学士，历礼部、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充职。未几，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砺以久侍先人，颇亦敬奉，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砺疑其事，询于同僚，未有以对，砺即托故归于濠阳，闲居三年，不行其服，论情制宜，识者韪之。清泰中，复授尚书比部郎中、知制诰，依前充学士。

高祖起于晋阳，唐末帝命赵延寿进讨，又命翰林学士和凝与延寿偕行。砺素轻凝，虑不能集事，因自请行，唐末帝慰而许之。及唐军败于团柏谷，与延寿俱陷于契丹，契丹以旧职縻之，累官至吏部尚书。契丹入汴，授右仆射、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随至镇州。会契丹主卒，永康王北去，萧翰自东京过常山，乃引铁骑围其第。时砺有疾，方伏枕，翰见砺责之曰：“尔言于先帝，云不得任蕃人作节度使，如此则社稷不永矣；又先帝来时，令我于汴州大内安下，尔言不可；又我为汴州节度使，尔在中书，何故行帖与我？”砺抗声而对，辞气不屈，翰遂锁砺而去。《辽史》：砺抗声曰：“此国家大体，安危所系，吾实言之。欲杀即杀，奚以锁为！”镇州节度使满达勒寻解其锁，是夜以疾卒，家人焮其骨，归葬于濠阳。

砺素耿直，嗜酒无检。始陷契丹时，曾背契丹南归，为追骑所获，契丹主怒曰：“尔何舍我而去？”砺曰：“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刃。”契丹主顾通事高唐英曰：“我常戒尔辈善待此人，致其逃去，过在尔辈。”因笞唐英一百，其为契丹主善待也如此。砺平生抱义怜才，急于奖拔，闻人之善，必攘袂以称之，见人之贫，亦倒篋以济之，故死之日，中朝士大夫亦皆叹惜焉。

萧翰者，契丹诸部之长也。父曰阿巴。刘仁恭镇幽州，阿

巴曾引众寇平州，仁恭遣骁将刘雁郎与其子守光率五百骑先守其州，阿巴不知，为郡人所给，因赴牛酒之会，为守光所擒。契丹请赎之，仁恭许其请，寻归。阿巴妹为安巴坚妻，则契丹主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光，故国人谓翰为国舅。契丹入东京，以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契丹比无姓氏，翰将有节度之命，乃以萧为姓，翰为名，自是翰之一族皆称姓萧。契丹主北去，留翰以镇河南。时汉高祖已建号于太原，翰惧，将北归，虑京师无主，则众皆为乱，乃遣蕃骑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许王从益知南朝军国事。从益至，翰率蕃将拜于殿上。翌日，翰乃鞬其宝货鞍辔而北。汉人以许王既立，不复为乱，果中其狡计。翰行至镇州，遇张砺，翰以旧事致忿，就第数其失而锁之。翰归本国，为永康王乌裕所锁，寻卒于本土。

刘晞者，涿州人也。父济雍，累为本郡诸邑令长。晞少以儒学称于乡里，尝为唐将周德威从事，后陷于契丹，契丹以汉职縻之。天福中，契丹命晞为燕京留守，尝于契丹三知贡举，历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随契丹入汴，授洛京留守。会河阳军乱，晞走许州，又奔东京，萧翰遣兵援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复至东京，随萧翰北归，遂留镇州。汉初，与满达勒同奔定州，后卒于北蕃。《契丹国志》：刘珂，晞之子也，尚世宗妹燕国公主。

崔廷勋，不知何许人也。《通鉴注》引宋白曰：廷勋本河内人。形貌魁伟，美须髯。幼陷北庭，历仕至云州节度使，官至侍中。契丹入汴，迁少帝于封禅寺，遣廷勋以兵防守，寻授河阳节度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率军趋河阳，廷勋为行德所逐，乃与奚王伊喇保怀州，寻以兵反攻行德，行德出战，为廷勋所败。及契丹主死，遂归镇州。汉初，与满达勒同奔定州，后没于北蕃。

史臣曰：帝王之尊，必由天命。虽韩信、彭越之勇，吴凵、淮南之势，犹不可以妄冀，而况二安之庸昧，相辅为乱，固宜其自取灭亡也。后之拥强兵莅重镇者，得不以为鉴乎！彦泽狼子野心，盈贯而死，晚矣！德钧诸人，与晋事相终始，故附见于兹焉。